流沙河讲庄子

心斋与坐忘

流沙河 著

心斋：指心灵的大扫除

坐忘：是运用减法的智慧

文化大家流沙河
独与庄子精神往来的
会心之作

精读《庄子》内七篇
轻松读懂庄子的人生哲学

用庄子的智慧洞悉天道与人心
关照我们当下的身心与生活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流沙河讲庄子

心斋与坐忘

流沙河 著

心斋 · 指心灵的大扫除

坐忘 ◦ 是运用减法的智慧

文化大家流沙河
独与庄子精神往来的
会心之作

精读《庄子》内七篇
轻松读懂庄子的人生哲学

用庄子的智慧洞悉天道与人心
关照我们当下的身心与生活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 流沙河讲庄子：心斋与坐忘

作者： 流沙河

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01-01

ISBN： 978754556676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序言 闲吹庄子
第一讲 庄周与《庄子》
第二讲 《逍遥游》（上）
第三讲 《逍遥游》（中）
第四讲 《逍遥游》（下）
第五讲 《齐物论》
第六讲 《养生主》
第七讲 《人间世》
第八讲 《德充符》
第九讲 《大宗师》
第十讲 《应帝王》
附录
　　附录一 发挥二十二题
　　附录二 讲座问答
后记 四面看庄子

序言 闲吹庄子

闲吹庄子，只能是闲吹。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空，诸位有空，就叫闲。吹不同于讲，讲是讲课，是讲道理，吹就是大家读后感觉很好玩。这里我们来闲吹庄子。

想起我少年时，空气没有污染，大气透明度非常高，夜晚，特别是夏夜，我这样的少年就爱在老家的院坝里面看星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时候感觉天空就像倒扣的锅，星星就像是一个个钉子，白银做的钉子。小时候的歌谣说："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

那时候我想，长大以后一定要买一架望远镜，我要看看那些星星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是后来进入社会，忙于人事，难得再抬头看天空。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才买了一架双筒望远镜，放大七十五倍，四百多元。

我晚上看星星，有了两个惊人的发现。一天，我看上弦月，突然清楚地看到月亮上的环形山，月亮上有环形山是我早知道的，但是那次是我亲眼看见了。那时候我意识到，眼睛看到的是距离我三十六万公里的环形山，非常激动。

后来我又看到了金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阿芙洛狄忒，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我有了更惊人的发现。当时非常惊奇，以为把望远镜方向瞄错了——金星怎么会像镰刀形的月亮？但那的确是金星，因为金

星和月亮一样，有相位，即晦朔弦望，而我当时看到的是上弦。我一个小小的人居然能够看到这样遥远的距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空间的距离有很清楚的感觉，但是我们还生活在另一维，除了空间之外，还有时间。对时间的遥远我们忽略了，也不感到惊奇。这里我要讲的，距离我们有两千三百多年，很遥远。那时候的一个人叫庄周，我们应该感到惊异：这样遥远的一个人会这样近，好像就是在望远镜里面看他。读了《庄子》我们理解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奇人。

这样的一个人非常之奇特，至今仍然是不解之谜。他为什么要写《庄子》这部书？这部书包括《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共三十三篇。有人说《杂篇》和《外篇》是他的弟子写的，但是从文字看，应该还是他写的，《内篇》就不用说了。

我们奇怪，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的思想和文学想象力都是奇怪的。当时儒家、墨家、法家都在说社会应该怎样建设，只有庄子说这个社会已经建设得太多了，应该向后转，不能再向前去。他的学说，古往今来发人深省。他的事迹没有流传，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司马迁把他的传记附着在《老子传》的后面，而传记里的内容几乎都是从《庄子》里面摘录下来的，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难以厘清。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头看一看战国时期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中央政府完全失去了统治权，都城设置在洛阳，周朝天子只能管理至郊区，天子也只是象征性的，黄河和长江流域独立出很多小国，有些小到只有现在一个县那么大，这就是所谓的战国时期，社会是很不安定的。

不安定是因为失去了统一的政治领导和文化口径，各个小国可以自行其是。这样混乱不统一的状况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正是

这时候大家可以随便说话。处士横议，随便谁都可以随便说话，更不用说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了。

并不是说庄子这个人特别聪明，他之所以能产生那些思想实在是由于有当时的那个环境。当时最吃得开的有两派，一派是墨家，一派是儒家。墨家的资格比儒家还老一些，这两派在思想文化方向上经常发生冲突。儒家的另外一个代表孟子批判杨、墨二家，说杨子“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极端自私；对于墨家提倡兼爱，儒家说这样还有什么君、什么父，没有等级的差异，怎么体现君君臣臣？而墨家则说儒家完全是统治者的帮闲，墨家认为应该由自己出来改造社会，不必取得政府的支持，要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墨家组织十分严密，不像儒家那样松散。其领导被称为巨子，巨者，大也，就像后代的袍哥大爷。墨家想以他们组织的行动干预社会——有不平等的由他们铲除；哪里有灾难，首领带着弟子去救灾；哪里有战争，首领带着弟子去叫他们不要打。两千年后，我们看到这样做仍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墨家的威望高得多。儒家主张妥协，维护统治，于是跟墨家不能调和。

但是庄子既不信儒家也不信墨家，他信道家、老子，但是跟老子又不同。老子的全部著作是给统治者出点子，用一种温和的方法统治，不要把百姓惹毛了。庄子不同，他专门拆台。后人把老庄连起来，他们相同的是某些理论和概念，但不同的是目标。庄子的目标是倒退。庄子认为到他那个时代为止，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社会有了文明。他的整个理论是批判社会文明，拿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批判进步，因此历朝历代没有统治者支持庄子的理论，他们把儒家、法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因为庄子不合他们的口味。

庄子说社会发展只会越来越坏，因为人类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文明制度把人搞坏了，把大自然搞坏了，雀鸟都怕人了。他说远古时候雀鸟是不怕人的，人可以拉下树枝看鸟窝。在他的《外篇·马

蹄》里面讲马，把马作为标本说人类怎么破坏大自然。他说野马完全是自由的，吃草喝水，快活的时候用颈部互相摩擦，不愉快要打斗的时候就用蹄子踢对方。所以当马是很简单的，只要会吃草喝水、用颈部摩擦和用蹄子打斗就可以了，马的苦难从人类有了文明便开始了。人类抓了野马驯化成家马，使它们离开了草原，离开故乡，之后又训练马，在它身上捆了很多东西，那套马具有十多种，还有专业术语，就连马屁股后面的皮带都有专用的名称，叫“鞧”（qiū），其他的也有专门的名字。人类用各种东西捆起它们，加上马鞍、笼头，用鞭子打，使马的本性被扭曲，马的本性也变坏了，因为人用各种办法管束马，马也有各种办法反抗。比如偷吐嚼子，为什么要这样？因为马最柔软的地方就在嘴里。马听话并不是心服口服，它是被迫的，本性被改变了，它也会咬人踢人，偷偷把嚼子吐了，偷偷地攻击人。马一旦落到这样的境遇，就失去了自然的天性。这里表面说的是马，其实说的是人，人都是在各种社会关系和制度的约束之下的，人不得不遵守这些规章，所以从人类有了文明开始就有了两面派。庄子认为原始人绝对没有两面派，他们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他们互相开玩笑，吃饱了拍着肚子，跳舞唱歌，欢乐是人的本性。但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类就被管束，所以有了郁闷，有了神经衰弱。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如何标榜自己的社会进步，都不敢说自己国家里没有抑郁症，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日本人自杀的不是很多吗？因为每个日本人就像庄子笔下的马一样被管束了起来。

庄子就是这样批评人类的文明建设。他还讲过一个故事：在汉阴（“汉”是西汉水）的一个地方，可能是在陕南嘉陵江北岸的一个村庄，一个老头在种菜，需要灌溉用水，陕南跟四川交界的地方河流比较少，于是要打井。他就在自己的菜园里面打井。这个井十分奇怪：别人的井都是圆的眼，用水桶提水；他的是一条又深又窄的梯沟，有一个阶梯，他就走下去，他不用桶，用的是一个土陶烧的瓮，就是装

酒的坛子。他抱着这个瓮下到井底，把水灌满，然后再抱上来。有一次，子贡（孔子的学生，读书很多，后来下海经商发财了）说大爷你怎么这么笨？你应该与时俱进，有一种新发明是杠杆（古代叫桔槔，就是运用杠杆原理来提水的工具）。子贡说用这种办法功效会大大提高，你也不累。老头怎么回答呢？他笑了，说：用不着你说，难道我连这个还不知道吗？只是我不像你一样卑鄙无耻。使用了机械之后人就有了机心，会变得奸诈，世界之所以变得混乱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太多了。

接近五十年前，庄子的这个观点曾被认为是很反动的，说他是奴隶主思想家。当时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说所有的人类社会都经历五个阶段，最早是原始共产主义阶段；有了私有财产之后，就是奴隶社会，奴隶主是极其反动的，动不动就杀人，割耳朵之类；然后就是封建社会，当时还说孔夫子作为封建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进步性的。

只有庄子如此反动，对此只有一个解释，他拿了奴隶主的钱帮奴隶主说话。现在人们便不这样说了，前几天我看任继愈先生说先秦诸子的书，还是给庄子说了不少好话。

庄子连用桔槔提水都反对，确实有些不近情理。往往人们写书的时候为了讲清某个道理，将某种状况推到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不妨堪称游戏文章，不可当真。但是庄子的确认为文明是人类的灾难。我也不敢说这话，但是还是有一些感觉，我们的社会虽然在不断进步，吃得好、穿得漂亮了，然而社会走上这条发展的道路，究竟要走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一部分环保主义者就认为，人类可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国外一位学者说人类这样发展，很可能就像剑齿虎的命运。剑齿虎最初牙齿十分锋利，后来这个特长不断发展，到哪里都取得胜利，但是这样使它的基因失去控制，牙齿越来越长，最后造成了剑齿虎的灭亡。

人类万年来的文明建设，焉知不是发展到剑齿虎的错误道路上去了呢？我举个例子，我年轻的时候每天扫地，五六天的垃圾才够一撮箕，现在不行了，每天的垃圾都有一口袋，当然这个口袋小，就是王府井百货商场的口袋。后来我看一篇文章说，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人一年就产生两吨垃圾，而且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这样。

再以汽车举例，人均汽车拥有量中国与美国一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城市交通就会瘫痪，会全部塞车。

即便如此，现在人类的发展之路还没有回头反省的迹象。因此庄子的批判不失其片面深刻的意义。不必完全相信，但是仍然能启发我们思考：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办？

先秦诸子里唯一对人类命运作了悲观推测的就是庄子，所以他不被人喜欢，人们都觉得他专门给人泼冷水。但是我想，幸好我们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庄子，不时给我们敲一下，让我们反省。

《庄子》的内容很多，其中很多知识我想在本书中和读者分享，但篇幅所限，不太现实。同时，庄子这个人让我很惊异。我想，他哪里来的这些知识？《庄子》的《逍遥游》里面说大鹏鸟怎么飞翔，绝云气负青天，中间有一句我很意外："天之苍苍，其正色邪？"——我们看到的蓝天是它本来的颜色吗？"其远而无所至极邪？"——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叫天？古希腊人说天是玻璃做的锅，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说法。没有一个天，只有一个无限远？我很佩服，因为现在说空间是无限的，爱因斯坦说有边缘，但是却是无限的——有边缘，是说宇宙起源于一百多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迄今为止还在膨胀爆炸；为什么说无限？因为这种膨胀根据我们对遥远恒星的光谱红移分析，这些恒星逃逸的速度不是越来越慢而是越来越快，这种大爆炸是否有一个终极，还很难说。庄子怎么会怀疑天不是一个玻璃罩子？他说也许是太远太远，所以永远不能达到终点，这说的不就是无限吗？谁告诉他的？先秦没有任何人这样说。更奇怪的是，他认为，站

在天空看地球，也是只见一片蓝色的天空——这是我很佩服的，他的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他的身世绝对是一个谜。很多学者考证，但是没有结果。战国时代，文化最发达的是齐国、鲁国，其次是楚国。庄子所在的宋国，最穷而且最落后，战国时代遭嘲笑的蠢人尽是宋国人。在那个环境，我们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战国时代，只有宋国值得单独拿来说。

武王伐纣，灭亡了商朝，商朝的人就被称为殷顽民。周朝处理他们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弄到现在的河南东部，以商丘为都城，建立了一个宋国。包括现在山东的西南、安徽的西北角，兰考、凤阳就在宋国，周朝把当时自然条件最差的地拿来安置殷顽民。

当然，没有记载庄子就是殷顽民的后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周灭了商朝，是落后的灭亡了先进的，商朝的文化远远高于周朝，周朝起源于现在陕西的一个部族，文化水平非常低，商朝从盘庚迁都之后，地理条件、农业灌溉技术远远比周朝好。两个事件可以证明，一个是甲骨文，商朝的甲骨文十分精美，小的可以只有一粒米那么大，放大之后十分美观，而周朝的字又大又丑；第二个就是青铜器，商朝留下了许多非常精美的青铜器，是现在水准极高的文物，而周朝初年青铜器质量非常差。因此，我怀疑，这些殷顽民，在全部被押送到这个最荒凉的地方的时候，可能把原有的一些文化传承下来了，庄子也许就是在那个文化环境当中，接受了后来为周朝人所不知道的文化知识，包括天空方面的知识。对天空产生怀疑的，一个是屈原，他的《天问》提了一百多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空和地球。庄子的《天运》也提出了类似问题：天空是什么？雷声是不是雷车在响？风是神仙吹的吗？抑或不是？

这些科学知识庄子全部具备，因此他是那个时代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他书中奇奇怪怪的道理是儒家不议论的，儒家只是议论怎么治国，但是庄子要议论，他天生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比如他写槐树：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庄子》佚文一则）他说春天来了槐树萌芽，生嫩叶子，五天就有兔子的眼睛那么大，十天就有老鼠的耳朵那么大，这些比喻是非常鲜活的。如果不是一个心灵很敏感细致、精神世界异常丰富的人，是不会这样去探索人类的本性，不会去探索制度对人类的扭曲的。很可能殷商时期留下来的文化，就体现在了庄子身上。

庄子为我们全体中国人作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现在还在为我们作贡献，为我们赚了不少钱，那就是他发明了神仙。先秦关于神仙的样子，最早写出来的就是庄子，而且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庄子用几句话就把神仙形象勾画出来了。

“肌肤若冰雪”，古代的冰只有一点，这里有两点，读níng，即凝，老百姓把冰叫níng冰，今作凌冰，意思是凝聚，神仙身体上的肌肉与皮肤就像白雪凝结起来的。“绰约若处子”，处子就是处女。神仙在庄子这里大概是没有性别的，就像外星人一样。绰约就是柔美，是联绵形容词，叠韵联绵形容词，指姿态飘逸。神仙的肌体不但像白雪凝结，在空中活动的时候，姿态非常之飘逸，西域壁画的飞天大概就是这样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神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后代的道家的修炼就是这样，就是叫沆气瀣气，神仙不喝茶，只饮露水。神仙的形象，古代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乘云气，御飞龙”，就是说乘云驾雾，坐在龙上面，而游于四海之外，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是在地球引力之外，在太空中，这种形象不是人人都能想象得出来的，不仅要有文学功底，还要有超脱的思想，这个神仙的形象就是庄子给我们留下来的。

庄子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个词我们大量使用，那就是天籁，形容音乐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天籁之音”，这也是庄子提供的。但是你真正读了《庄子》之后，你理解了他所说的天籁、地籁、

人籁后，便会发现到现在为止没有谁使用天籁是正确的，因为庄子说天籁是没有声音的。

庄子说人籁是人发出的，不论多么美好都是人籁，演奏的声音也是人籁。地籁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例如风声、雨声、雷声、江声、潮声、禽声、兽声、虫声。天籁本无声，潜藏在人籁和地籁里，作为第一动因，神秘而不可知。《齐物论》非常漂亮，写风的文字——风来了，所有东西都发出共鸣，包括树洞、山洞都发出声音。这里写了风的形象，风是看得见的，树枝在摇晃，这些全部叫地籁。

庄子说：所有的人籁和地籁都是由于某种运动发出的声音，是什么东西使它们运动产生声音的？是一个不可知的叫自然的东西，那就是天籁。天籁是不可听、不可闻、不可见、不可知的东西，庄子还通过其他的比喻多次来阐发。大家心细的话，在出太阳的时候可以在阳光下看见自己的影子，但是古人看到的是两个影子，一个是身体的本影，黑色的，另外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也是读书之后才注意到的。在影子的边缘有半明半暗的一圈，叫魍魉。庄子说，有一天魍魉问：影子你到底干什么，一会儿动一会儿停？影子说：能怪我吗？是因为主人在那里动啊。我一动，才带动你，你质问我，我质问谁？于是问主人，主人说：我也弄不清楚，就像那里说“流沙河接电话”，于是我就去接了，因此主人本身也不自由。去问那个喊我接电话的人，他说：我怎么知道，铃声响了于是我喊他……于是我们永远追寻下去找不到第一动因。庄子说第一动因就是天籁，就是道，说不清、看不见，就是道。庄子说一切的东西都不是真正自由的，《庄子》第一篇讲大鹏鸟，鲲鹏转化，所有读的人，包括我在读中学的时候，还要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后人很多人取名叫鹏，但是没有一个人取对了，全是耳食之徒听来的，四川话说的“拿起半截就开跑”。

庄子未说过大鹏逍遥，而是说它不逍遥，它跟人类的影子和伴影一样都是不自由的，是世上的不可知的因素使它动的，它要飞九万里

高空，六个月才飞到。为什么说它不自由？因为它“有所待”，它的飞翔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凡是我们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我们就是不自由的。凡“有所待”，皆非逍遥。

大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庄子写得很明白：风，风又起于气流运动，雷暴天气会有强烈的气流，从而生成龙卷风。那么大鹏不自由，谁自由呢？有人说列子自由，他学神仙已经能够御风而行，据说他一次可以飞半个月，但是他还是有所待，要有空气和风，没有就无法飞。

庄子说人怎么样才能自由，就是要做到“无所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去求人。但是哪一件事能不求人？所以庄子的观点就是：退后一步，自己回去休息，只要你投入社会，你就是不自由的。所以他说人生就是不自由，你的生命一旦由于你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子结合，你就不自由了，你想死都不行，只有活到自己完蛋的那一天。你长大了，和客观世界相摩擦，你和世界的矛盾冲突就没有停止的一天，就像骑上了一匹快马，没有缰绳，你想停一分钟也不行。他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难道就是这样糊涂的吗？是我一个人这样糊涂还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结论当然是所有的人。你想退都退不出来。

庄子说，你和外界冲突，弄得十分痛苦，越是痛苦，越是失眠，最后你还是得罪很多人，还被别人收拾，人的这种不自由，退回去又是怎样？庄子说，只是退回去还不行，你还要向一种树学习，这种树木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黄葛树，千万不要学习木质好的，比如我们现在说的红木，因为做那种树绝对没有好的下场，人家会砍了它做家具，所以要做散木。什么叫散木？就是木材的纤维组织是混乱的，黄葛树就是，从来没有木匠砍了它做家具。还有桉树，我当过木匠，还锯过桉树，非常麻烦，因为它的纤维是混乱的、粗糙的，怎么加工都不行。要当成都人说的“散眼子”（方言，意为自由散漫的人；《庄子》里的“散焉者”）。只有变成这样的树才能得到平安，不然伐木工人天

天提着斧头，你越有用越挨刀。没有用的树能长到多大呢？新津的五津镇一棵黄葛树很大，有半座房子那么大，有一年吹大风倒了，老百姓还出钱扶。但是其他的优质树，如从前到处都有的楠木，现在很少能看到了。

这样的话是多么的沉痛。当时那些敏感的知识分子莫不有这样的痛苦。屈原就是一棵结甜果的橘树，他的《橘颂》把自己比喻成天地之间最美好的树，但是有人要摘，还要剪它的枝，最后橘树不能尽天年，没有了橘子就被砍了。屈原比庄周小二十九岁，他们不认识，如果认识的话，庄子会劝他：你怎么这么瓜哦，还要管那个楚国，跟上官大夫争夺宪法的起草权，结果还被流放。庄子本身也是这样做的，他一辈子从来没有红过，当时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一个叫庄周的人。他只比孟子小三岁，生于同一个时代，孟子活动的范围与庄子相距不过几百里，孟子是逮谁骂谁的，但是没有骂过庄子，因为他不知道庄子。孟子周游列国，别人给他的待遇都很高，他的随员都有车辆百乘，只有庄子，穷得饔飧难继。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他坚持自己的花岗岩脑袋，不去当官（庄子所做过的漆园吏恐怕是管理员）。读书人就是应该把本事贩卖给国君啊，而庄子他只当过一个吏，漆园吏，不是官，相当于科员。有人说漆园是地名，但是在庄子那个时代，漆园不是地名，而是国家林场。宋国栽种了大量的漆树，很多山上都是，漆这个东西在战国时代是战略物资，所有武器战车都要上漆，武器没有漆很快会坏，战车没有漆遇到下雨也很快会坏，漆在宋国大量生产。庄周就是漆园的一个管理员，当然也算是吃皇粮的。庄子的书里面写他给学生上课，经常是在山里一边走一边上课，很可能那就是他的漆园。

庄子做了一个没有用的人，活了八十三岁，一直活到宋国灭亡之后。《庄子·外篇》有一篇很清楚地写着“旧国旧都，望之畅然”。因为已经亡国了，所以叫“旧国旧都”，庄子写得非常之可怜，说城市很荒凉了，但是他看见城市的代表性建筑还在，于是心中感到安慰。这样

的穷国，换一个人是绝对不会这样爱的，苏秦、张仪之类根本就没有祖国，到处游说，谁给他长官待遇就把自己卖给谁，包括孔子、孟子也是如此，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庄子说楚国一个国王不知道怎么发疯了，脑壳有包，听说庄子很了不起，于是派人去请他。庄子当时在濮水钓鱼，他钓鱼不是为了好玩，他那个公务员多半没有当多久，便失业了，吃的是野菜，在家里打草鞋。就是这样他都不去当官，这样的人绝对是有志气的。

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当庄子的门徒，他会吐我一脸口水。为什么这样？因为吃了皇粮，野鸡就变家鸡，就没有自由了。庄子穷到什么程度？有一年粮食吃完了，他去找黄河管理委员会主任，主任说：老同学好说，等人家欠我的粮食还给我就给你！庄子说：我走在路上，有声音叫我，我回头看见车辙里面水中有一条小鱼，我问它有什么事情，小鱼说我要干死了，你赶快给我要一碗水。我说我自己还在旅游，我先去考察长江，回头给你修一条水渠，引黄河之水给你。鱼说，这样的话我都变成干猫鱼了。庄子嘴巴很刻薄，不能跟同志们搞好关系。他有一个同学叫曹商，原来在宋国的时候也很倒霉，后来钻营到了宋国国君那里，宋国国君说他口才好，要他到秦国帮忙办理外交。曹商讨得秦王喜欢，秦国国王很满意，就给了他一百辆马车。曹商坐车回来，到了庄子住的贫民区，想显摆一下。看见庄子正在打草鞋，他很感慨地说：如果说我们俩比谁打草鞋好或者饿功好，我的确比不上你，但是我只要去见大国君主，后面就马上会有百辆“奔驰”。庄子说：我听说秦国国王正在生痔疮，背上也有疮，很疼，于是叫手下用嘴吮，背上的吮吸一次给一辆车，痔疮吮吸一次给五辆车，这次你带回来一百辆，大概是吮吸了二十次吧。

我是当过“右派”的，看到别人的幸福生活还是有些羡慕，所以我不能当庄子的弟子，因为他是毫不动摇的。我也不光是说他骨头硬，庄子说，身处乱世，只想求一个平安。庄子说树林里面的野鸡在树林中不停走不停啄，它其实很辛苦，“五步一啄十步一饮”，必须这样才

能养活自己。但是它不愿意被养在塔子山鸟语林。里面虽然有吃的，但是没有自由，内心不快活。最早发表自由主义理论的就是庄子。所以他是中国的老牌自由主义者。说他是“奴隶制代言人”，白日见鬼！

他一辈子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只有一个，是理论家，叫惠施。惠施的理论与他不同，惠施专门研究逻辑，形式逻辑，那个时代叫名学。惠施还有一点跟庄子不同，惠施说，庄周啊，你就像一种树。庄子问什么树，惠施说有一种树木叫香椿，还有一种叫臭椿，木质不好还尽散发臭气，没有谁来采摘它的嫩芽，你是臭椿。

惠施是要到官场去拼搏的，庄子最反感他的形式逻辑。惠施有一些观念十分奇怪，从公孙龙那里学来坚白论，涉及事物性质的分析。一块石头，如果是石灰岩，我们会首先说它就是碳酸钙，但是根据惠施的坚白论学说，一块石头不单是一块石灰石，还是一个坚，因为这是石头的一种性质，硬也是石头的一个部分；还有白，因为它是白颜色的，白也是石头的一个部分。惠施的命题最有趣的是鸡有三只脚的理论。他说，鸡有脚，这个脚作为一个概念就是一只脚，还有左右脚，所以一共有三只脚，这个就是形式逻辑。庄子尽量讽刺他的学说。这是他唯一的朋友。因为庄子在宋国找不到第二个有他这样高的文化素养、有资格来跟他辩论的人，只有惠施能当他的论敌。

后来惠施死了之后，庄子带着学生从他坟前过，给坟墓行礼，学生很奇怪。庄子说，我尊重我的论敌，我的论敌与我的关系就像一个故事里面说的，一个刷石灰手艺很高的匠人，他刷石灰根本不脱衣服，长袍长袖，不会有石灰粘在自己衣服上。一天石灰落在他鼻尖上，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不愿意擦掉，怎么办？就去找楚国一个用斧头很高明的人，石灰匠说：你用斧头给我砍！那个人运斤成风，斧头被耍得都看不见了，而且他耍斧头时不用眼睛看，眼睛闭着，只听噌的一声，就砍掉了石灰匠鼻尖的石灰。庄子说，我和惠施的关系就是耍斧头的和石灰匠的关系，彼此绝对信任。只有他说的我信得

过，只有我说的话他听得进去。自从他一死，我就非常寂寞了，找不到人和我一起探讨学术了。我看到这段话，感觉到智慧者的凄凉，没有人理解庄子。惠施虽然观念和他不一样，但是理解他。

惠施把自己的逻辑到处使用，庄子很不高兴，就讽刺他，说休息就休息，你讲什么学问。有一次庄子和惠施到城外的护城河上，河叫濠，上面有桥，叫梁。庄子很悠闲，惠施时时刻刻想着严谨的逻辑，庄子则是在娱乐，他看到桥下有很多鱼（南北朝诗人庾信就说“桥影聚行鱼”），庄子就说：鱼多快乐啊！惠施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这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凡事要讲科学，我的逻辑学起码就是科学的。庄子觉得这个人没有一点趣味，完全政治化、思想化，你讲逻辑我也讲：我不是鱼，你也不是我啊！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固然我不知道你，但是你确实不是鱼，那么你从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庄子根据形式逻辑回答：你这是在问我从什么地方知道？你听好，你问我从哪里知道鱼很快乐，我告诉你，我从濠梁上面知道。“Where， where？”我回答：“On the brige.”在桥上。你没有一点趣味，什么都要用科学和逻辑学理解。季羡林老师说，真理不见得是越辩论就越明白的，他引用了这个故事，说真理不可能是越辩论越明白的。虽然他是大学问家，但是他没有把这一段读懂。

首先，这不是真理，这是一个诗人对自然界的感受，庄周是表示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敏感，季先生也没有读懂“从何而知”这一句。惠施死了之后，这样愉快的交锋就没有了，他只有带着自己的学生在漆园讲课。一天一边走一边讲，见到一棵树，他说：为什么这么好的树木，那些伐木工人走过的时候看都不看？学生也觉得奇怪。庄子说：这棵树，名字叫樗（就是我前面讲的臭椿），不但气味难闻，而且木质不好。你看我就是因为品质恶劣，所以现在活得尚好，品质好的早就被锯掉了。庄子讲课就这样，不像我们现在讲课还有讲义，讲义还要经过审查。庄子说，天晚了，山下面有我一个朋友，大家去吃饭吧。到了之后，朋友很高兴。大家要吃晚饭，朋友对仆人说，庄先生

这样营养不良，给他们杀一只鹅。仆人说，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只？主人说杀不会叫的，会叫的留着防贼。弟子听到之后都笑了：老师教我们无用，但是这里无用的被杀了。

弟子问：老师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人？无用？但是无用的鹅就被杀了。庄子说：我要你们学，站在这边看，你是那边的人，站在那边看，你又是这边的人，但是你哪边都不属于，你是夹缝中的人。这就跟儒家不一样。儒家要我们积极投入，白天工作，夜晚加班。庄子在《养生主》中说，人要在夹缝中生活，“缘督以为经”。古人的衣服是背后两片缝合拢的，中缝叫“督”。庄子说人就应该这样，不要陷入任何一方，要缘着中缝走。除了这个比喻，他还说，整个社会运转就像一个圈子，所有的人事纠纷、冲突、战争、报复都在这个圈子上。庄子的意思是说，这个圈子上任何一点都可能是矛盾双方某一方的据点，因此任何一点都不能站上去，否则人家一打，你就成为牺牲品。那么怎么办？庄子说，你站在中间，悬空，只有这样才可以，这就是我们民间说的跳出是非之地。每个单位都有两派，你不要加入任何一派，因为那样都会给你带来无穷的痛苦。庄子说：“得其环中。”这样你可以不怀有成见，公平看待双方，这样才能够活够你的天年。

庄子从来不赞成什么锻炼、练功之类，他强调每个人都有天年，来自遗传密码，只要你活够了自己的天年，你就是长寿的。若还要去求长寿，就违反自然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社会时兴练气功。他们听说我写庄子，庄子是道家，他们也是道家，也许认为我是同志，看到这些我笑了，因为庄子是不主张这些的，他认为这样练功是违反自然的。庄子活了八十三岁，当时人的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多岁，相当于活了两个人生，相当于我们现在活一百二十岁。他的生活如此艰苦，也没有吃什么补药，还留下了《庄子》这部著作。《庄子》有思想有文学，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一部有资格被称为文学作品的书。《论语》《孟子》《老

子》都不能被称为文学作品。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喜欢《庄子》，秦始皇也烧过，但它还是保留下来了，原因就是它是文学，有文采，有比喻，很有味。南北朝的时候主张玄学，主张清谈，谈得最多的还是《庄子》。那时候他的读者多得很。宋代书上有记载，说庄子的书，应该是一群好朋友坐在这里，听一个十四岁的姑娘朗诵庄子的《秋水》篇，这才是一种享受。这才是懂得文学的人，才知道怎么去阅读《庄子》。因此，虽然庄子他有很多谬论，但是我们理解他，原谅他。

流沙河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一讲 庄周与《庄子》

我们这里要讲的这个人，他如果活到现在的话，应该有两千三百多岁了。很奇怪，一个人他不过活了短短几十年，过了两千三百多年以后，还有人讲他，还有那么多人来听。这中间绝对是有道理的。

庄周这个人，姓庄，字子休。你注意这“子”和“休”两个字的音拼起来就是“周”。从他这个名字，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很可能是庄周生前不为人所知，大家在传说他的名字的时候，有的地方就说那个人名叫“庄周”，另外一些地方的人有另外一种传说，把他的“周”的音分解成了两个音，读出来就是“庄子休”。

他还和孔子、孟子不同。孔子和孟子的名和字在意思上都有相关性。孔子名丘字仲尼，孟子名轲字子舆。庄子名周字子休，名和字在意思上却无相关性，这个“子休”很可能是误传。误传的原因是庄子这个人在他有生之年，完全不为人所知。你看战国时代，孟子批判了很多家，批判墨子，批判杨子，批判许行，还批判兵家、纵横家，唯独没有批判庄周。孟子是富有战斗性的，别的家都拿来骂一顿。没有骂到庄周是很奇怪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孟子根本不知道庄周这个人。孟子和庄周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庄周只比孟子小三岁。庄周生的那一年，是公元前369年，那一年是在东周列国时代，周烈王七年，也是梁惠王元年。梁惠王这个人知名度非常高，《孟子》一开篇就是“孟子见梁惠王”。庄周就是在梁惠王元年出生的。过去都把他当做梁国人，后

来发现庄周不是梁国人。庄周确实和梁国的宰相惠施关系非常好，《庄子》书上也写到梁惠王，只是他书上称梁惠王为魏惠王。魏国由于受其他国家的压迫，从山西南部安邑迁都到了大梁以后，才称为梁国。《孟子》书上称梁惠王，其他书上称魏惠王，实际是一个人。孟子见过梁惠王，庄子也见过。庄子见过梁惠王这件事情，写在《庄子·外篇》里，说庄子奉命要去见梁惠王，原因是庄周的朋友惠施当了宰相，惠施在梁惠王面前说了他很多好话，梁惠王说，好，把他喊来。庄周家中非常贫穷，庄周去见梁惠王的时候，“衣大布”，就是夏天只披了一件大布在身上，穿着草鞋，上殿的时候，脚往上一抬，鞋带就断了，赶紧弯下腰把鞋带系好，然后再上去。梁惠王说，难道一个很有道德修养的人，就一定是这种贫穷疲惫之相吗？庄周回答说，一个真正有见识的人，生活在昏君乱相之间，哪能不疲惫啊。连他的朋友都骂了，也就没有当到任何官，后来就回去了。但是庄子确实不是梁国人，他是宋国人。

宋国那个时候比梁国弱得多，在列国中间，可以说是自然条件最差，经济程度最低，国力最薄弱的。宋国在山东以西，河南以东，安徽和江苏的西北，这四个省凑在一起，有很小一块交界之地，那个地方就是宋国。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由于它的地理条件特别不利。古代农业立国，地理条件主要取决于水利、土壤、天气，宋国那地方地理条件最差，周围国家不要，就把它甩出来了。甩出来的那块地方后来就是宋国。何况宋国和其他国家在开国历史方面也有不同。在商朝亡了以后，留下的大部分老百姓对周朝敌视，周朝称他们为顽民。为什么这些人会顽固呢？其实也很简单，是因为商朝的文化比周朝的要高明得多。我们今天看他们留下的青铜器就知道，实际上武王伐纣，周灭商，是一个落后尚武的朝代，灭亡了一个文化发达的朝代。所以，商朝剩下的那些所谓的顽民，就使周公很头痛。周公干脆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再单独成立一个国家，就把刚才说的土地最贫瘠的那一块给了宋国。同时以此表明周天子是很宽大的，并不是

要把亡国奴们连根铲除，消灭干净，相反还会给他们一片土地。在自然条件很差的土地上建立的宋国，自然受到其他国家的歧视，人们称这些宋国人为“殷顽民”。庄周就生在这样一个国家，敌视周朝是在所难免的了。

这一片土地直到两千多年后都还是个包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于宋国的这片土地，也单独划出来成立了一个省，可能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省，名叫平原省，省府在新乡。那个平原省管的那一小块，就是以前的宋国。大家都知道焦裕禄吧，焦裕禄所在的兰考就在当时的宋国，是很贫穷的地方。

庄子生在宋国，历史上没有记载他的家庭出身，更没有记载他的远古祖先。庄子究竟是从什么样的家境出来的，有什么样的祖先和后代，是永远无法考证的了。多亏有一个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觉得庄子这个人，一定要把他弄到列传里边去，但是又没有那么大的篇幅，就只好把他附到《老子传》的后面。庄周的传非常短，其中绝大部分材料是从《庄子·外篇》来的，写庄子的活动，比如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请庄子当宰相，庄子不愿意等。司马迁找不到更多的材料了，就从《庄子》书中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宋国有一个小地方名叫蒙，庄子是蒙这个地方的人。庄子想不到，在他死了两千三百多年后，还有人要来争他的出生地。安徽西北部有个蒙城，蒙城酿的酒，打的招牌叫“庄子酒”。其实蒙城与庄子毫无关系。庄子故乡的蒙不在那里，而是在商丘这边，还要偏北，有一个地方叫萧蒙。他是宋国萧蒙那个地方的人。

庄子十五岁时，宋国遭到一次重大的打击，在桂陵之战中惨败，国势转衰，后来一直没好起来。庄子五十一岁的时候，宋国出了一个宋偃王，残暴得很。国家贫穷落后，本来容易产生暴君。

可以断言，庄周没有当过大官，只当过漆园吏，司马迁给他记载下来了。有人说漆园是一个地名，说至今那里还有个地方叫漆园。但

是，漆园这个名字最初不是地名，而是指宋国的国有园林，专门栽植漆树。现在的人很难理解漆在古代有多么重要。在古代漆是战略物资，不但修宫殿、造家具要用漆，所有的战车都要刷漆，而且还要年年刷。不刷漆，刮风下雨，木质便要腐朽，所以必须用漆来保养战车。所有的武器，包括矛杆子、射箭的弓弩，都要上漆。上漆可以防潮湿、防虫蛀。因此，漆这个东西在古代是很值钱的。宋国这一片地方特别穷，没有什么特产，最多的东西是荒山上一大片一大片的漆树林，因此要设个管理员去管。庄周就做了一个漆园管理员。庄周一辈子做到最高的官就是漆园吏，后来他的生活很困难，估计他当漆园吏是在青年时代。迄今没有材料证明他是一个奇才，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学问异常丰富的话，绝对写不出像《庄子》这样的一部书。那么庄子的这些学问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一个推测，就是在他那一个时代，在齐国的首都临淄，有一个城门名叫稷下门，在那里有一个自由论坛，不但齐国大批的思想家、文化人在那里聚会，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人也到那里去，所以后来有“稷下学派”。包括古代很有名的名学家，就是逻辑学家——公孙龙，都曾经在稷下讲过学。很有可能，庄周年轻时在那里读了很多书。他回到宋国，穷了以后，生活困难，就教书。这点要感谢孔夫子。孔夫子比庄周早出生差不多两百年。孔夫子一生最了不起的贡献就是由他开始，有了私人讲学，个人可以办一所学校，在那里传道授业解惑。齐国稷下的自由论坛就是这样合法形成的。不说稷下，难以解释庄子那样多学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庄子的学问是很精的。《庄子》书上所写的有一些东西，我敢说绝对是超前的。《庄子》书上在介绍惠施的学说时，曾经提出一个说法：你知道天下的中央在哪里吗？我敢说，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天下之中央在哪里呢？请大家从字面本来意义去理解天下的中央。《庄子》说：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北方的更北方和南方的更南方就是天下之中央。凡是有点儿天文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到了北极

圈的话，夜晚抬头看，就能看见北极星在天顶正中，看见所有的星星不再有东升西落的现象，所有的星星都在天空画各种大大小小的同心圆，以北极星为圆心的同心圆。天下之中央是地球的北极。同样你到南极圈内，也能看到同样的天象。此种天文观念在《庄子》书上就已经写出来了。那个时代，庄子去过北极和南极吗？何必要去呢。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当他知道地球是个球体的时候，他自然就能够断定，地球的自转轴所指着的天球上面，就有北天极和南天极，其下就是天下之中央。

庄子自己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知识是怎样来的。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发现他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句，好像和正文脱离了关系。后来我就想，他是不是有意留下线索，让读者明白他为什么取名“周”。那句话是：“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知北游》）他说了三个字，一个是“周”，一个是“遍”，一个是“咸”。这三个字是一个意思，他解释了他那个“周”，就是全面的意思，这个全面不但是他认为自己在哲学上是全面的，在知识文化上也是全面的。

庄周和孟子本是同代人，孟子比他大三岁，也比他早死三年。庄周活了八十多岁，但是孟子就不知道有庄周这个人，可见庄周在当时完全不为世人所知。那个时代，那些有学问的人，都去周游列国，去找列国的国王，去贩卖自己的那一套统治之术，贩卖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理念。孟子也去周游列国。孟子在列国之间走来走去的时候，后车都有二百乘——就是他后头的随员和学生坐的车子都有二百辆。只有庄周是披一块烂麻布，穿一双破草鞋，每天在家中打草鞋过日子。他的生活非常苦。他曾经说过，有一年春荒，他断了炊，没有办法做饭，才想起管理黄河水利的一个朋友，便去找他。庄子找到那个水利官监河侯，跟他说生活困难。监河侯说：哎呀，老同学，我也还有张三李四欠了我的账，等他们把账还给我，我再把钱给你送去。庄周说：我就像一条鱼，落在大路上车轮子压的那个沟沟里头了，只有残留的一点雨水，我都快要干死了。结果你给我这样的回答。你要我等

到你哪一天把长江水引来救我，那个时候你哪能找得到我呢，只有到卖干鱼的市场上面去找我了。由此可见他的贫穷。

他带了学生就要讲课，那么我们就回到《庄子》这部书了。这部书有三十三篇，这三十三篇，从魏晋南北朝起，经过唐代以后，历来研究者都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内篇》《外篇》《杂篇》。所谓《内篇》，是指体现庄周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的核心部分；所谓《外篇》，是阐述庄周学说的专题部分；所谓《杂篇》，是在《内篇》和《外篇》以外的部分。那么在三十三篇里，《内篇》只有七篇，历来研究者都承认，这是庄周本人写的无疑；而《外篇》和《杂篇》，其中可能有庄周写的，也可能有庄周的学生写的。那么本书讲《庄子》就只讲《内篇》七篇。

《内篇》七篇的篇名，第一篇叫《逍遥游》，第二篇叫《齐物论》，第三篇叫《养生主》，第四篇叫《人间世》，第五篇叫《德充符》，第六篇叫《大宗师》，第七篇叫《应帝王》。他的这七个题目是很有趣的。一看这七个题目，就能够确定这一定是庄周写的，因为除了这七篇，《外篇》和《杂篇》就没有同句型的题目，《外篇》和《杂篇》二十多篇，都是拿文章开头的几个字来做题目，比如在《外篇》中有一篇叫《秋水》的，文章开头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就取名《秋水》，实际上没有题目。还有一篇叫《马蹄》，文章开头一句就是："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所以叫《马蹄》，也等于没有题目。唯有《内篇》这七篇是有题目的，而且题目都是三个字。从这儿我们就可以推断，《内篇》绝对是庄子写的。他这"三字"的题目还有点儿怪，比如说《齐物论》，他把"物论"两个字当做一个词，前面是一个动词"齐"，它的结构是"齐—物论"，即"×—××"结构。《养生主》也是"养—生主"，"生主"也是一个词。《人间世》是"人—间世"，很多人读成"人间—世"，这个字不读jiān，读jiàn，就是"介入"，意思是人怎样介入社会。《德充符》是"德—充符"，《大宗师》是"大—宗师"，最后一篇《应帝王》是"应—帝王"。唯有第一篇是

《逍遥游》，如果按照后面的结构，应该是“游—逍遥”。我就猜测最初这个题目，可能是叫“游逍遥”，后来在传抄中不知怎么错了。这七篇中也只有这一篇的题目是“××—×”结构的。所谓“游逍遥”也就是“游于逍遥之境”，“逍遥”两个字是叠韵联绵词。所谓叠韵联绵词，就是两个字同一个韵，而且这个词组不可以拆开来讲，不能讲什么是“逍”，什么是“遥”，因为“逍”“遥”两个字组成一个词才有意义。《离骚》里边：“聊逍遥以相羊。”“相羊”类同“逍遥”。什么叫双声叠韵？比如“逍遥游”这三个字，“逍遥”是叠韵，韵母都是 ao，“遥游”就是双声，声母都是 y。

《逍遥游》这篇东西历来容易被人误解。因为庄周这个人写文章非常怪，前面不用套话，一开头就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世界的事情，怎么说到北极圈里边去了。接着就写了一条特别大的鱼，那条鱼在北极圈的海水发生旋转的时候，就跟着旋转，在旋转中鱼就变成一只鸟。这只鸟大得很，高翔天上，从北冥往南冥飞，也就是从北极圈往南极圈飞。飞的高度是九万里。读者以为这大概就是“逍遥游”了。庄子也不明说这到底是不是“逍遥游”。等到你把这篇文字读完了，你才发觉，这个根本不是“逍遥游”。庄子说的“逍遥游”，是指真正的自由自在。那个大鹏鸟这样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的状态，因为书上写到“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它之所以从北极到南极大搬家，是由于北极海发生了旋转，所以毕竟是不得已，它自然稳不住旋转起来，就升空了。《逍遥游》里边说：“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就说这样大一只鸟，它要起飞全靠有龙卷风，如果风不够大，它还飞不起来。对了，这就是它的不自由。庄子说的“逍遥游”指的不是这样。庄子说，这样一种飞翔确实很伟大，如果拿去跟斑鸠比，拿去跟蝉比，确实太伟大了。人们很容易就发生误解，认为其他一些小虫小鸟，算什么呢？连后来的陈涉都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倘若庄子听到这些，都要嘲笑他。确实大鹏鸟与燕雀有大有小，对于燕雀说来，生活在灌木林

中，那就是它的天地，它也用不着去飞那么高，大鹏鸟飞那么远，有什么意思啊。庄子说，表面看来，它们大有大的快乐，小有小的快乐，其实它们都不是无条件地逍遥。它们都有某种不得已。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就是要“无所待”。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完全不在乎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就叫“无所待”。人，或者一只鸟，或者另外一种生物，凡是要依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逍遥的，都不是真正的逍遥。庄子提到列子。列子是庄子的先辈，叫列御寇，比庄子大很多，和庄子不是同时代的人。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一本书叫《列子》，但是这本书反而比庄子的书晚出现，而且书上有好些是抄袭《庄子》的，那是后人做的伪书。传说这个列子，是远古时代道家的领袖人物，有飞天的本领，他能够驾驭一阵风，像风筝一样，飞到空中去。列子出门，可以在空中飞半个月，全世界都耍完了之后再回来。这样好像就够自由了吧，够逍遥了吧。庄子说，列子也不逍遥，他仍然“有所待”，待风。如果不起风，他就飞不起来。这样看来，世界上还有没有真正的逍遥游？有。庄子说，远古时代，帝尧、帝舜那个时代就曾有过。中国远古的历史能够推到最早的就是尧，尧过了就是舜。我们现在说的炎帝、黄帝，是神话人物，无法考据。中国的历史确切可考有记载的是从尧开始，从《尚书》里面《尧典》《舜典》开始，而像轩辕啊、蚩尤啊、炎帝啊，全是神话人物。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能够考证的，我告诉你们，只有四千三百多年。我只认有史记载是从尧起，距今四千三百多年。

帝尧时代天下治理得非常好。到晚年，尧就想，天下已经治理好了，我人也老了，当这个帝王当了一辈子，我不应该只做这一件事情。于是尧就去找一个隐士，名叫许由，道德水准很高。尧就跟许由说，我治天下治了几十年，现在天下已经走上正轨，什么都非常好了，我不想干了，是不是你来帮我干？“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尧的意思是说，你看太阳都出来了，你还不把那盏油灯吹熄，还让它点着，你不是和灯油为难吗？“时雨降矣，而犹浸

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天都下及时雨了，所有的庄稼都得到灌溉了，你还在田间地头引水灌溉，你这样做，对于水说来，不是太操劳了吗？“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尧说因为你在社会上产生了好的影响，天下已经大治了，我还要去坐那个位子，坐在那里装模作样。许由说：“吾将为宾乎？”我是个主体，不是个客体，不是可以随便拿来拿去的。许由不干。许由说，你那些治天下的事情，在我们这些隐士听来，都是非常猥琐的事情，把我耳朵弄脏了，我要到江边去洗耳朵。他正在洗耳朵的时候，另外一个放牛的隐士说，你在这儿干什么。许由说，我耳朵听了脏话，把它洗了。隐士说，你去那边洗，我这边是牛喝的水。哈哈，这些故事编得好，把政治家嘲讽惨了。庄子没有做过官，他书中的这类故事就很多。他的意思是说，当今之世，像许由和放牛隐士这样，才是逍遥。他们用不着当什么帝王，更用不着去争什么，而且没有什么权欲，这个才叫逍遥。

庄子在书中把远古时代加以美化，说那个时代实在是好得很。庄子的很多说法，也不符合历史。真正的历史是，远古时代并没有太平岁月。庄子在编故事。他生活的时代，是战国，是乱世，那么多国家经常打仗，老百姓生活苦，所以生活在乱世的人，免不了对远古时代充满幻想。庄子要说明逍遥的境界，就把尧拿出来编故事。这些编造的故事被庄子称为“寓言”。所谓的“寓言”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到编造的故事里。庄子自己都声明，他的书里有很多“寓言”，当不得真。

那么这个许由就是在“逍遥游”。许由还嘲讽尧，说你知不知道越国那一边，就是现在浙江那一边，人都不戴帽子。宋国有一个瓜娃儿，要去做生意，在宋国买了很多漂亮帽子，弄到越国去卖，想着赚好多钱。结果一顶都卖不出，因为那个时候越国人连上身都是光着的，更别说戴帽子了。庄子说，文明这个东西，远古美好的自然社会就没有这个需要，就像越国的人不需要中原人戴的那些漂亮帽子一样。

后来尧就醒悟了，说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有逍遥过，干脆把天下交出来，“窅然丧其天下焉”。就是说尧在一种“得道”的恍惚状态中，把他的江山社稷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这个就是逍遥游了。

但是庄子最好的朋友惠施的观点，恰好和这一套主张相反。惠施这个人是极有学问的，《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就是说他自己著的成捆的竹简书都能装满五辆车子，可见是很有学问的，但是惠施的主张恰好和庄子相反。惠施主张要投入政治，他找到各国君王，使自己能够有所用。他强调的是有用，而庄子强调的是无用。于是，庄子和惠施一见面，就不免要发生一些语言冲突。有一次，惠施来看庄子，就对庄子说：唉，去年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给了我几颗种子，是那种大得很的葫芦的种子，我拿回去种，结果结了一个很大的葫芦。我把葫芦摘下来，让它干了，准备用它来装一些东西。后来发现，它太大了，不管是把酒还是水装到葫芦里边，葫芦本身都承受不起这个重量，它太大了，没有用。我把它剖成两片做瓜瓢，放在厨房拿来舀水，也太大了，手举不起。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好一锤把它打碎了。

庄子就知道，这个老朋友在讽刺他。大葫芦的意思就是太糊涂，说庄子这个人学问大得很，但是你大而无用啊，就像那个大葫芦一样。庄子说，你不会用大，只会用小，你不该把它砸了。你应该让这个葫芦干了以后，做腰舟（古人要渡过河，用两个大葫芦捆到腰带上，漂游过去）去闯荡江湖，岂不美哉！庄子说的闯荡江湖就是要惠施不要去做官，回到民间来，不要那些荣华富贵。

惠施当然听不进去，他接着说：我还种了一棵树，名叫樗。樗是什么树呢？南人、北人都吃椿芽炒蛋，椿芽是香椿。还有一种和香椿相似的树叫臭椿，臭椿就叫樗。为什么叫臭椿呢？因为它的木材本身能发出一种臭气。我当过锯木头的解匠，我了解这两种树木。香椿树不但嫩芽可以吃，而且它的木质芳香，天生有杀菌能力。香椿树长大

了，把它锯开，用木头做一个盆子，可以装饭，饭装到里头，夏天都不会馊、不会臭。这是香椿。樗，就是臭椿，恰好相反，它能长很高，但是没用处，它是臭的。这是惠施又在挖苦庄子，就是说庄子你在发臭，你臭假寒酸。庄子说：你说臭，我就想起了黄鼠狼，黄鼠狼是很了不起的，黄鼠狼极有用，会逮耗子。请注意，为什么他不说猫，而说黄鼠狼？我告诉你们，那时候家猫还没传入中国。我们今天养的这种家猫是从埃及经过印度传过来的。中国古代也有猫，《诗经》上面也提到过，但是那种猫是豹猫，身躯很长的一种猛兽，不是家猫。从前的人要保护黄鼠狼，黄鼠狼又叫臭鼬，又叫鼬鼠，因为它能捉耗子。庄子说：黄鼠狼本事大，能逮耗子，比较起来，牦牛那么大，却逮不到一只耗子，它有什么用处嘛，比用处它还不如黄鼠狼。但是老朋友，我告诉你，黄鼠狼逮耗子的时候东跳西跳，总有一天它会跳到捕兽的夹子里被夹死。

庄子的《逍遥游》通过理论、通过故事，告诉我们，人要怎样才能活得逍遥，就是要“无所待”。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不求人品自高”，就是说你不要削尖脑袋这儿去拱那儿去拱，到处去拉关系，请别人来帮你疏通关系，你要自己努力，要自己创造，自己去找自己的快活。庄子所说的“逍遥游”，不是今天我们说的“玩的就是心跳”，这不叫逍遥游。庄子说人应该过一种高品位的生活，人应该有高雅的趣味，人应该和现实中的冲突与是非、名与利、得与失、荣与辱，保持远距离，只有在这种状况下，人才能活够天年。这才叫真正的“逍遥游”。

第二篇《齐物论》，也是《庄子》书上极为重要的一篇。“论”这个字要读成lún，伦；论也不是理论的论，“齐物论”不是“论齐物”。这三个字的结构，是“齐—物论”。“物论”是一个词组，意思就是物理。我们不是说伦理嘛，伦就是理，理也就是伦，“齐物伦”就是“齐物理”。古往今来，很多人都说庄周谈“齐物”，其实没有说准确。万物长短本来就不齐，怎么可能把它们都拉得一样齐呢？庄子讲的不是“齐物”，而是“齐物理”。就是说任何一件东西，任何一种生物，它有它的道理，

它有它存在的理由，万物尽管参差不齐，但是在物理上它们是齐的。比如说吧，人和老鼠显然是无法齐的，但是讲物理都是哺乳类动物，人和老鼠的遗传基因绝大部分相似，差异仅仅百分之几，老鼠也有雄性雌性，也有家属和姻戚，这个就叫鼠有鼠理，人有人理，鼠之理和人之理可以拉齐，它们都是一种生命，都要延续，都要繁衍，都要生存，都要找碗饭吃。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个小说家叫斯坦贝克，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中篇小说，叫《人鼠之间》，说的是人也像老鼠一样，也要出去找碗饭吃，也要经历各种艰难，乃至内斗。人与老鼠在物理方面是可以齐的，这就是“齐物论”这个题目的意思。

这篇文章确实写得非常好，一开头写的是风。先秦诸子中间，古往今来，写风写得有文学色彩的，没有人能够超过庄子。他写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说山林中大树有各种树洞，风一来，所有这些洞都灌满了风，其声共鸣就像在歌唱一样。“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风吹得小，洞的合唱声就很小，风吹得大，合唱声就很强烈。他最后写道：“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你独不见树木在风中摇摆吗？此外，庄子在《逍遥游》中，写大鹏鸟如何飞时也写到风。其实，他花了这样多文学笔墨写风，是要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三种声音：天籁，地籁，人籁。我们现在不是说嘛，听到好的音乐，仿佛听到天籁。谁要这样说，你告诉他，你没有把《庄子》原文读懂，天籁是听不见的，凡是听得见的皆非天籁。“天籁”这个词，是庄子发明的，只有他的书中创造了这个词。籁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又叫排箫。庄子把世界上的声音分为三类。一类叫人籁，是人发的声音，人唱的歌，人说话的声音，人通过麦克风传出来的声音都是人籁，人开汽车发出的声音也是人籁，凡是人工发出的声音都是人籁。庄子认为，凡是人籁都是属于很表面的、很次要的、没有多少趣味的东西，世界的精华不在人籁里。而地籁，用刚才说的风来举例，“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就是说大自然打嗝鼓出来的就叫风，风声叫地籁。天上打雷下

雨的声音，也叫地籁。这样一来，我们耳朵能够听见的声音，皆属于人籁和地籁。

庄子说，所有这些声音，不管是人籁还是地籁，它之所以发出声音来，去探索它的源头，都有一个第一推动力，是第一推动力使它发出声音。越追越远，追到源头，那一个就叫天籁。天籁是听不见的，既然听都听不见，为什么庄子要发明这个词呢？原来他是用比喻的办法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庄周是道家人物，他要宣传“道”。什么叫“道”？“道”就是天籁。所谓天籁，就是人们听不见、说不清，但又知道它存在的那一个东西。他是在用比喻的办法讲“道”。

《齐物论》里，他把一般人的发言分为两种，一种大言，一种小言。庄子说，大言和小言是很不同的。小言就是讲得极有鼓动性，有板有眼，讲得很雄辩，讲得底下要鼓掌，讲得大家热血沸腾，这些都叫小言。“大言淡淡”，大言一点儿都不耸人听闻，大言说了以后，一点儿都不惹人注意。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见得多了，凡是说得天花乱坠、不能兑现的，皆小言也。那些大言，是你小时候不听话你父母劝你而你听不进的那些话，觉得那些话太一般了嘛。对了，那个就叫大言。庄子绝对反对批人骂人说得头头是道的，庄子说这一套雄辩的东西是不能够拿来传道的。庄子说“道”是说不清的。你看你一副伶牙俐齿，好像把一切东西都讲透了，但是恰好距离“道”就远了。庄子要讲的这个“道”是相当深邃而渺茫的。这个“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在书中只能暗喻，不可能讲清楚，他告诉你的只能是，“道”是说不清的。

在《外篇》中有个故事给我们讲什么是“道”。齐桓公有一天在殿上坐着，殿下面有一个轮匠（专门造车轮的工匠，造那种高级轿车，这样的技术在那个时代就是尖端科学，等于我们今天造飞机），他的长处就是专门造车轮。齐桓公坐在殿上读书，读到一段文字觉得好，就大声念。这个轮匠正在做轮子，就把工具放下了，在那听。听完了就说：陛下，你念啥子东西？齐桓公说：念的是书啊。轮匠说：什么

叫书啊？齐桓公说：古代人写的，圣人写的，就是书。轮匠说：那古代的圣人还在不在啊？齐桓公说：当然死了。轮匠说：哦，闹半天都是死人写的书。齐桓公说：我在这里读书，你在那挑三拣四，你把道理给我讲讲。轮匠说：哎呀，陛下，我告诉你，古人既然早就死了，那么他写到书上的这些东西都不可靠。齐桓公说：你咋晓得不可靠呢？轮匠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做车轮，做了一辈子了，我就知道，做车轮最困难的就是在车轮的圈辋上打眼儿，插入辐条。我在打眼儿的时候，才知道，我这一辈子自己都说不清是怎样打好的。如果眼儿打大了，辐条插进去是松的，车子走不远就脱了。如果眼儿打得小一点，辐条就插不进去，拿斧头锤，一下轮辋就裂口了，也不行。我要怎样掌握那一点分寸，把辐条安进去，三锤子打下去，正合适，那是极端不容易的（这个人说得极有道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木材的纤维会失水，失水以后它会收缩，收缩以后它会发生变化，那么打眼儿的时候，必须对木材的全部性能了然于胸，要估计到，不但现在能把辐条安进去，而且以后木材干了再一收缩的时候不炸开。要掌握这点技巧是极端不容易的）。我做了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把这点经验说出来教我的儿子。我一死了这个技术就失传了。我就晓得过筋过脉的地方是说不清的。所以，你那书上凡是说得清楚的，都是不重要的。

这样的笨事情，本人也曾经做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做诗歌编辑的时候，写过一个专栏叫《写诗十二课》，结果写了一本几万字的书教人家如何写诗。这是很可笑的。写诗绝对是无法教的。如果都能教，我的儿子就变成诗人了。过筋过脉的地方是说不清楚的，比如我教人家要把字写得清楚，字要写到格子里，不要潦草，这些也算是写诗经验，但是这样不等于就能把诗写好。轮匠打眼儿是这样的，我们读书也是这样的。庄子所谓的“道”，实在是不可知的，如果我们要说他这就叫唯心主义的话，那庄周就一定会说：那我就唯心主义吧，我就是要坚持说，“道”这个东西不但看不见、摸不着，而且说不清楚，是天籁，是我们的耳朵听见人籁、地籁之后，我们要用灵耳或许

可以听到的天籁。我们研究人类的生活，研究大自然的变化，跟去把握“道”是一样的。我们有了很多知识，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就悟了“道”。我们要悟道，还有很微妙说不清的过程，所以，“道”是无法拿来讲的。庄子说，大道是不见光辉的。凡是光辉灿烂者，皆小道也。

然后，庄子在《齐物论》里讲了“小知”和“大知”，“小言”和“大言”。他感慨当时战国时代，一个“小知”，即有一定知识文化的小知识分子（就像我，就像大多数读者，我们都是“小知”）的局限和各种痛苦，庄子在书里写了出来。

他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这一段，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阴阳结合我被造成，身不由己，命运要我活着，将来再死。我与外物摩擦冲突，彼此打消耗战，一起奔向生命的终点，马不停蹄，这还不可悲吗？一生拼命干，总是不成功，人累垮了，不知以后怎样收场，忧心忡忡，渐入晚境，这还不够惨吗？这就是常说的，活着备受煎熬。人生在世，本来就是这样糊糊涂涂的吧，抑或只有我一个人糊涂，而别人也有清清醒醒的吧？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感受到，两千三百多年前，一个名叫庄周的聪明人，他的痛苦。他说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的，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选择的，是我们的父母，阴和阳结合，形成受精卵，我们的生命即开始了，我们想死都死不成了，我们必须活着等到死的那一天。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代一个大智大慧的哲人对生命的这种感悟，他感到生命的痛苦。

《庄子》书中三十三篇，最重要的只有两篇，就是第一篇和第二篇，《逍遥游》和《齐物论》。下面几讲我将加以详述。

第二讲 《逍遥游》（上）

莊子·逍遙遊·上

摘抄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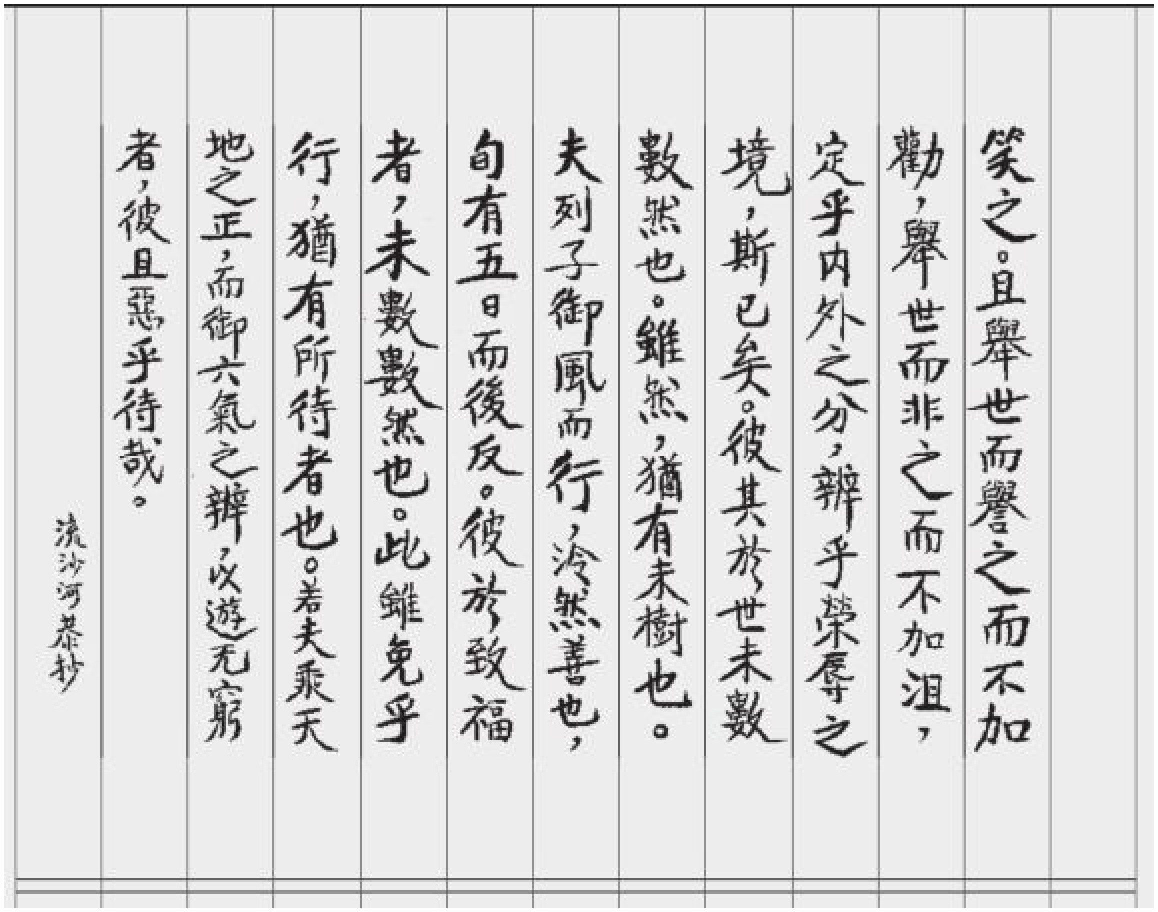
②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③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④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比之，不亦悲乎。

⑤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



首先，我们讲《庄子·内篇》的第一篇：《逍遥游》。要分三章来讲，因为这篇《逍遥游》相当长，文章最为美妙，我若是跑马看花地讲过去，未免可惜。何况庄子本人的文采与他的哲学观念，最鲜明地体现在《逍遥游》和《齐物论》里面。因此，这篇《逍遥游》值得我们好生读。以我本人的经历来讲，我读初中时，国文老师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名叫王纯良，他就给我们选讲了《逍遥游》，那一年我十三岁。由于《逍遥游》这篇东西深深地影响了我，即使当时我不懂什么哲学与人生观，我也感悟到了《逍遥游》中所表现出来的奇特的想象力，特别是写大鹏鸟飞的这一段。十三岁那一年留下的影响和我后来喜爱文学都有关系，所以请大家把《庄子》看做一部文学著作，好生学习。

先看题目，《庄子·内篇》七篇题目很有讲究。第一，每篇题目都是三个字。第二，这三个字的结构，大都是“×—××”结构。比如“齐—物论”，“齐”是一个词，“物论”是一个词；“养—生主”，“养”是一个词，“生主”是一个词；第三篇“德—充符”，又是这个结构，接着下来，“应—帝王”，全部是“×—××”结构。唯独“逍遥游”不是，是“逍遥—游”，是“××—×”结构。那么《内篇》七篇题目就不统一，因此我就怀疑，在当初，庄子写这篇的时候，题目不是“逍遥游”，而应是“游逍遥”。“逍遥”是一个词，“游”又是一个词。“游遥游”的意思是，生活在一种逍遥之境，这种境界在《庄子》书上，有多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是超脱于现实之外，用我们的内心和精神所构成的一种乌托邦境界。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地方名叫逍遥，那只是我们的一种心态，我们的一种观念。庄子把这一篇作为开头，和庄子本人的人生观有密切的关系。庄子是个悲观主义者，庄子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可救药，是无可奈何的，一个智慧的聪明的人，在这样一个现实里，只有去追求他个人的内心生活。这就是庄子的基本观点。那么，这不是说庄子很消极吗？对的，如果跟儒家的“修齐治平”比较起来，庄子是教人后退，不是教人往前冲的。更不用说跟墨家比了，墨子完全是苦行主义者，一天到晚都在实践他的理想，都在干预生活。庄子恰好不是，从这个角度说，他是消极的。但是《庄子》整部著作，由于作者的眼光锐利，对于现实人情和统治者的手段都有极深刻的认识，因此文章具有批判性，始终战斗，把各种虚伪的，枉费心机的，以及统治者的各种弊端，全都给说了出来。从这个角度说，庄子也是积极的。我们理解庄子，应该从多方面去看，这样我们就能了解真实的庄子。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1]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下略“汤之问棘也是已……此小大之辩也。”）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我很奇怪，庄子为什么说一个地方叫北冥。北是北方啊，到了北方的顶点。冥是黑暗，你看冥字上面那个盖盖（冖）读mì，像器皿上面盖的布。下面是一个“日”，是太阳，那就意味着太阳被遮住了。“日”字下面是“六”，“六”就是“庐”，就是房子。“冥”字由这三个部分构成，会意出黑暗的意思，黑暗一片叫做“冥”。那么庄子他怎么会知道，到了最北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冥，意为黑暗？而且尤其奇怪的是他在后边还说到南冥。南冥也是黑暗一片，他从哪里知道的？我们现代人知道北极有半年是黑天，南极也有半年是黑天。庄子怎么会知道北极和南极各有半年是黑暗一片？我想对于古人，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他们。远古时代的人，他们可能到过北极和南

极，知道那里各有半年是黑暗。我们中国这样一片辽阔的土地，从低纬度到高纬度，幅员这么广阔，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发现了，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从北半球北温带越往北方走，冬天的夜晚越长。那么很自然，古人就能够顺理推断出，越往北方走冬夜越长，到了北方的顶点，一定是有半年黑天，所以取名叫北冥。显然这不是庄子的发现，是早在庄子以前，先民就有这种认识。这个想象就已经使人着迷，半年黑夜。

北冥那个地方有鱼，“其名为鲲”。“鲲”这个字，按照《说文解字》说的：“鲲，鱼子也。”鱼子就是鱼卵。显然庄子的这个“鲲”不是指这个，它是一条大鱼。我们从音韵学角度来推断，他说的“鲲”，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鲸”，俗呼鲸鱼。“鲸”用“京”发声，“鲲”用“昆”发声，只不过“鲲”读刚音，“鲸”读柔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这样大的一种怪鱼，引发想象，就让读者喜欢读下去。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鱼又变成鸟。已经说了，鲲就是鲸。那么鹏又是什么呢？“鹏”这个字用得最早的就是庄子。实际上这个“鹏”，就是华夏古今所传说的“凤”，由于fèng这个f音和péng这个p的音在古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鹏就是凤，凤就是鹏。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只说背，整体之长可想而知。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个“怒”字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努力的“努”。古代没有“努”这个字，只有“奴”字，“奴”有努力之义。这里并不是指发脾气，是说这个鹏，鼓起翅，努力飞。它的翅膀在天空展开，就像悬挂着的云彩一样。“垂”就是悬挂，“垂天之云”就是挂在天上的云。

【是鸟也】“是”在古文里不是“是非”的是，而是“这个”，就是“此”或“斯”。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运”就是旋，就是运转。“运”的繁体“運”里边为什么是个“軍”字？这是由于古代的野战部队扎营都是绕一个圈，把他们的战车摆成一圈，士兵在圈子里边休息，所以“軍”也有圆的意思。沿着圆周运转，所以这个“運”里边是个“軍”字。这里是说海要旋转。奇怪，似乎庄子那个时代就有人知道有洋流的存在，冥海才会“運”，不然不会转。先秦诸子中没有一个关心海运不运，以及地球的北极在哪里，南极在哪里这样一些事情。特别是儒家不喜欢了解这样的事情。老子呢，讲的全部是哲学，孟子讲实干，倒是《庄子》涉及一些大地科学。

“徙”就是迁徙。为什么北冥这个冥海一旋转了，大鹏鸟就要迁到南冥去呢？这很简单，北冥的海水都在旋转不停的话，就没有安静太平日子了，所以大鹏鸟不得不飞离而去。

我们把“徙”字点明是很重要的，因为读《逍遥游》的时候很容易产生错觉：这个大鹏鸟是如何自由，北冥旋转了就往南冥飞，何其逍遥。但是庄子说得很清楚，迁徙是不得已。由于北冥海在旋转，无法安定，无法过上正常生活，它只好搬家。这就暗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鸟，也是被动的，它没有绝对的自由，并不逍遥。

【南冥者，天池也】你看他文章写到这一句“则将徙于南冥”，就把笔收回来，庄先生就来解释“南冥者，天池也”。他怕读的人不懂什么叫天池，解释说南冥就是天池。什么是天池？自然形成的就叫天，积水的一片地方就叫池。天池就是天然的海洋。不用说，北冥也是天池，是天然形成的，不是人工造的。这个天，指的不是天上。

【《齐谐》者，志怪者也】写到“南冥者，天池也”，把笔放下，跳过，又去给你说其他的事情。有一本书，是齐国人著的，名叫《齐谐》。这个“谐”不是“和谐”的意思，“谐”是指一种有趣的言说。齐国有一本这样的书，记录了大鹏鸟的事情。庄子怕读者各位不信，说他瞎编些什么北冥、南冥，便说有书为证，《齐谐》这本书记载有此事。

“志”者，记载也；“怪”，异事也。所以《聊斋》叫《聊斋志异》，志异亦即志怪。

历来研究《庄子》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齐谐》是一本书，理由就是南北朝时有一本《续齐谐》。第二种说法是：齐国有一个人名谐，齐谐指的是人。两种说法都通。

【《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注意这个“水击三千里”，不是“击水三千里”。庄周是宋国人，宋国在今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安徽西北部。古代的宋国继承了一个亡了的商朝。商朝亡了以后，商朝文化人到宋国去了。因此，宋国这个地方的语词结构就和周朝有所不同。“水击三千里”按照一般的写法应是“击水三千里”。庄子把它倒转，从这些地方或许能窥见远古的商文化。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鹏要起飞，很不容易。不是说翅膀一展开就能飞，它要把大翅膀撑开，在北冥海里用力击水冲浪三千里，就是起飞的跑道都要三千里，然后才能够离开水面升空。这个想象力，我们说不清。升空以后，还要“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个“抟”字我们现在还在用，口语说“这个人去‘抟’那个人”，“抟”就是绕圈圈，逐步靠拢，那个人就被抟到你这边来了。这里也是，大鹏鸟要起飞，不是一飞就冲到天，它必须绕成一个螺旋，慢慢盘旋盘旋，这样才能升空，跟我们今天的波音飞机一样，不是呜的一下它就上去了，而是从机场起飞后慢慢旋转以后才飞上去。我就很奇怪，庄子他又没上过天，怎样晓得必须要这样抟着才能上，而且抟着扶摇。“扶摇”是一个名词，不是动词，“扶”的古音读pu，古代传说东海那边有树叫扶桑。“扶摇”，读音pu yao。“扶摇”是一种风，即龙卷风。pu yao二音拼起来，就是piao，字的写法就是“飙”。《尔雅》说“扶摇谓之飙”。很多人将“飙”写错了，三个“犬”写成三个“火”。大鹏鸟升空九万里，这九万里不是直线升上去的，而是慢慢旋转上去的。这种奇特的想象，很符合波音飞机升空，实在让人佩服。

【去以六月息者也】大鹏鸟升空到九万里，从北冥飞到南冥去，即飞到南极海。怎样飞去的？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庄子》原文掉了一个字，原文应该是“去以六月一息者也”。就是说，从北冥到南冥航程太远，飞六个月还得停落下来，休息一阵，然后再飞。另一种解释，“六月息”就是六月间的风。“息”就是我们呼的气，鼻子出的气叫“鼻息”，我们说仰人鼻息，呼的那个气又叫“气息”。六月间夏季有台风，“六月息”指夏季的台风。那么《庄子》的原文就是说，这只鹏升空到九万里以后，仍然不能自由飞到南极去。我们以为它很自由，十分羡慕，结果不是。“去以六月息者也”，“以”就是用，它要依靠六月间的台风，要有台风，它才能够飞那么远，不然它就飞不过去。以上两种解释都通。

以上引了齐国的一部书或者齐国一个叫谐的人的话。这很可能是庄先生跟我们开玩笑，根本没有这个人，也没有这么一部书，因为迄今为止，在先秦诸子著作里，尚未发现一部书叫《齐谐》。庄先生怕你们不信，引用别的说法作证，实际上是他编造的。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齐谐》的话引完，又回到正文来，读了这一句，心里不知道有多快活。但是读者不一定懂，初读我也没弄懂。我年轻时，老师给我们讲野马就是草原上的野马。几十年以后，我在读一本经书（《楞严经》）的时候，看到那上面写到“野马阳焰”，哈，恍然大悟，野马并不是指草原上的野马。夏天，如果是大平原，太阳把地面晒得非常热，贴着地面的空气被加热了以后，就会发生波动，我们远远望去，看到地平线上好像波浪一样，空气在动，视之如野马群奔。古人说的看见平原野马在那里跑，这样一种景象，开载重货车的司机会看到，只是他们没有读过《庄子》，不会晓得就是庄子说的野马。有些司机夏天路上开车，水泥路面烤得燥热，他在驾驶座上看见前面好像有水在动，开过去一看没有水。他看到的有水在动就是空气在波动，那就是“野马”，又叫“阳焰”，就是阳气形成的火焰。“野马也，尘埃也”，野马也好，尘埃也好，都

是“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说的“生物”是说万物都有生命，“野马”“阳焰”正是有生命的微粒在互相吹气。“野马”那样大的景观，尘埃那样小的景观，它们都在动。尘埃是在怎么动呢？我们很多人曾住过瓦房。瓦房上面要安一匹亮瓦。到了某个季节，太阳就从玻璃瓦上面把一个光柱照下来，照到我们室内。如果我们室内很黑的话，那么就能看见光柱里面那些尘埃，千千万万的尘埃，在光柱中间飞。如果我打个喷嚏，飞沫简直像千千万万降落伞在空中落。这种景观就是庄子说的尘埃。尘埃在那里飞，由于它们彼此在那里吹气，就是“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你看，我们又遇到这个“息”字了，“息”就是吹气，就是风。万物都因风而动，同大鹏鸟一样“有待”，都不逍遥。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我们看到一片蔚蓝的天空，那是真正的蔚蓝色吗？“正”就是真，我们看到天空是蔚蓝色，就真正是蔚蓝色的吗？庄子提出怀疑，很伟大。我们看到天空是蔚蓝色的，这是由于太阳光线进入大气以后，偏蓝的色彩发生漫射，因此天空呈现蓝色，实际上天空是没有任何颜色的。是庄子第一个提出这样的怀疑，认为蓝天不是天空真的有什么颜色。但是天空究竟是什么颜色他也说不清楚，他就是怀疑。“其正色邪？”这个“邪”字又作“耶”，相当于今之“呀”，用于疑问。

【其远而无所至极邪】也许这一片苍苍的蓝色，是由于距离太远才形成的。庄子不相信天穹如盖子，认为天空无限远。

【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最使我们产生敬意的是这一句。庄周早就知道，所谓上下是相对的。我们抬头看见天空是蓝色的。如果我们到了外太空，再来看我们这里，同样要抬起头看，也看见一片蓝色。“其视下也”，就是他在那里看我们这里。“亦若是则已矣”，也同样是这样的法则吧。这个“则”不是虚词，而是指规律。就是说，由于距离远，我们看天空是抬起头看，天是蓝色的，这个是规则；在天空那里看我们，仍然跟我们看天空是一样的，也是抬起头，也是看见一片

蓝色，是一个“则”，法则。先秦诸子没有哪一位讲过这样的道理。庄子他从哪里来的这些知识？他怎么会知道，到了遥远的太空，看我们地球，不是要低头看，而是要仰脸看，看我们这边，同样是一片蓝色，谁告诉他的？所以我怀疑他是外星人，呵呵。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什么叫“且夫”？就是回过头来我们再说，换个题目再说。他这里讲了一个常识，大船必须在深海里，因为水把船背负起来。如果水太浅薄，不够深厚，船就起不来。庄子用这个打比方。

【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再打一个比方，拿一个杯子，倒一点水在坳堂之上。“坳堂”是什么，这个“堂”不是客厅，这个“堂”是坑凼的“凼”，古代字少，这里借用。“坳”就是“凹”。凹下去的一个凼，就叫“坳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就是把一杯水倒进凹凼里，“则芥为之舟”，就只能扯一根小草做船。

【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如果把水杯放到凹凼里面，它就“胶”了，“胶”，杯子着底，水托不起来了，就叫“胶”，胶着嘛。原因是什么？“水浅而舟大也”，水浅舟大嘛，所以浮不起来。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同样的道理，风如果太薄了，也就是太小了，也没有力量把大鹏鸟的巨大翅膀抬起来。这一段解释了为什么大鹏鸟“去以六月息者也”，为什么需要六月间的台风，因为它的翅膀是这样大，没有台风托举它就要落下来。

【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所以升空了九万里之后，所有的风都在它翅膀下面。庄子以为就是这风把它抬起来的，其实助它起飞的呢，是上升气流，是地球表面的上升气流把它抬起来的。总之，它“有待”于风，它不自由。

【而后乃今培风】“培”是借用字，今天来写就应该写成“扌 ”旁，即“掊”。古代没有“掊”这个字，只好借用。那么风够厚了，大鹏鸟的翅膀

就猛拍这个风。

【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大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以后，青天就在它的背上，这是很壮观的景象。“夭阏”就是中途夭折。一旦翅膀底下不来风，从北冥飞往南冥就要夭折，就要从高空落下来。但是现在九万里高有充分的把握，风也够厚，不至于半途熄火，就不会落下来了。

【而后乃今将图南】这样它就能够按原来的计划向南飞去。这个“图”就是计划。

以上无非再一次说，大鹏鸟是没有自由的，它飞起来以后，如果底下的风一旦不来了，它还得落下来。因此，它一定要升高到九万里“而莫之夭阏者”，就是要不至于中途降落，这样它才能向南飞去。

这里有“图南”两个字，前面又有一个“抟”字。宋代有陈抟老祖，姓陈，名抟，字图南。他取这个名字，显然是从《庄子·逍遥游》来的。这个陈抟老祖是个道家人物，他取名字从《庄子》书上找，那是顺理成章的。妙的是，图南二音可拼成抟。

【蜩与学鸠笑之曰】“之”即它，指大鹏鸟。蜩与学鸠笑大鹏鸟。

【我决起而飞】蝉对斑鸠说：“我们能够突然一下飞起来，不像鹏，光是飞都很麻烦，水击三千里，哪里像我们这样方便。”“决起而飞”，要飞马上就能飞。“我”即我俩，指蝉和斑鸠它们两个。

【枪榆枋】“榆”是榆树，这个我知道。“枋”是什么树，我查不出来，大概古代宋国不知道把哪一种树叫做枋。“枪”是动词。古代造这个“枪”字，指的是标枪，那个才是最早的枪。把标枪一下投过去，也叫“枪”，是把名词当做动词使用。就是说，我们要飞，就像标枪那样的，一射就上去了，一射就飞到榆树上或者枋树上，比大鹏鸟还自由呢。

【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时”就是有时，我们气力小了，一下飞不到那个树枝，“而控于地而已矣”。“控”就是控制，控制自己停下来落在地上。哪怕有时候我们飞不到，停下来不就完了，这也比大鹏鸟方便啊。

【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奚以”就是“何以”二音拼成，有“何必”的意思，何必要飞九万里，还要飞到南方去？这是蝉对斑鸠说的。“之”是动词，不是虚词，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就叫“之”。比如说：今日午后，之市图书馆。“南为”的“为”是“做”的意思。把动词放到句子最后，这种句子结构是非常怪的。严格说来，应该是：“奚以为之九万里而南。”把这个动词“为”放到最后，大概是古代的语言习惯。以上是蝉和斑鸠嘲笑大鹏鸟的话。

【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和“之”一样，都是动词“去”。“莽苍”是什么呢？我们在平原上，望到天边地平线，一片平林，莽莽苍苍，那里就叫莽苍。“适莽苍者”说的是蝉和斑鸠。它们要飞到莽苍那里去，可能不过一公里远，但是对它们来说这就远得很了。斑鸠要去那里觅食，肚子吃得胀鼓鼓的，那个“果”形容肚子鼓。吃饱了飞回来，肚子还是胀的，意思是说没有飞多远。

【适百里者宿舂粮】说的是人，如果出门到百里以外去，就要“宿舂粮”。“宿”是头天夜晚，“舂”就是捣米，“粮”就是粮食。宋国地瘦人穷，旅人可能吃的是高粱米。要出门怎么办呢？那时候路上没有开饭馆的，出门就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高粱舂出来，筛了，粮食带在身上，这叫“宿舂粮”。意思是说，要到百里以外，先要准备好粮食。

【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如果还要走得远，到千里之外去，那就要“三月聚粮”。要准备三个月的口粮，不然就走不成，太远了。

【之二虫又何知】这个“之”就是“此”，这两个虫，怎么知道这些道理呢？一个蝉、一个斑鸠，它们只能够飞到一公里外的莽莽苍苍之处

去。如果要它们到百里以外、千里以外去，就超出它们的想象。世界大得很，一只蝉、一只斑鸠，它们的世界只有方圆一公里，它们的全部知识都被圈定在这一公里以内。至于一公里外是什么，这两个虫，一无所知。

大家注意，刚才说的虫指蝉，这好懂。斑鸠怎么也叫做虫呢？原来中国古代把所有的生物都叫做虫。蛇、龙叫鳞虫，因为是带鳞甲的。凤、鸟叫羽虫，是长羽毛的。老虎、豹子叫毛虫，不是现在树上的毛毛虫。《水浒》里把老虎叫大虫。人叫裸虫，生下来是裸的。所有生物都叫虫。所以庄子把斑鸠也叫做虫。

就是这样两个小虫，它们怎么会知道那些道理呢？人是有等级上下、范围大小、职能高低之分的，低层次的弄不清高层次的在干些什么。

【小知不及大知】刚才已经把知识的等级分出来了。准此，所有存在的生命，都分小知、大知。蝉和斑鸠是小知，鹏就是大知了。人呢，知道得更多。人要看报，而鹏不看，鹏又是小知了。这就是小知和大知相对的区别。也不是说我们就高，外星人也许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这样比，我们又是小知了。

【小年不及大年】刚才说知识，现在又说寿命。有些生物寿命短的就叫小年，寿命长的就叫大年。生物分各种阶梯等级，与寿命短的比是大年，与寿命长的比是小年，都是相对的。

【奚以知其然也】就是“何以知其然也”。“奚”就是“何”。就是问：你怎么晓得这其中的道理呢？自己提问，然后自己回答。

【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是夏天雨后，乡村竹林里啊，田边啊，长出来的野菌。朝菌的生命短得很，拿阴历来说，晦是每月下旬，朔是每月初一。“晦朔”就是从本月的下旬到下月的初一，这个距离是相当近的，至多七天，朝菌命太短了，前不知晦，后不知朔。

【蟪蛄不知春秋】“蟪蛄”是蝉的一种，俗名金蝉，很小，夏天最热的时候出来，夏末死亡。蟪蛄永远不知道有一个季节叫春天，因为它的生命一开始就是炎夏，它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热，夏天还没完它就死了，因此它也永远不知道有秋天。金蝉不知道什么叫秋高气爽，你如果对它讲秋高气爽，它永远无法理解你在说什么。当然，它也不懂什么叫万紫千红。

【此小年也】这些都是小年。

【楚之南有冥灵者】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就是中国最南方了，楚之南，就是很偏远的地方了。楚国之南，有一种树名叫“冥灵”。这是什么树，我也不知道，当做传说看吧。

【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这种树长得慢，一千年才算一个春秋，才算它的一年。此树长寿得很，不像我们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一年，它要一千年才算一年。美国有一棵红杉树已活了六千年。六千年对于冥灵来说只算活了六年，所以冥灵长寿。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说远古时代，还有一种树叫大椿，更加长寿，八千岁才算一春，又过八千岁才算一秋，那岂不是要一万六千年才算它的一年?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刚才说树，现在转回来谈人，谈一个叫彭祖的人。“乃今”就是至今，“以久”是说以他寿命的长久，“特闻”就是特别闻名。现在风行旅游，全国很多地方都想把招牌拉进来，这个说彭祖是我们这儿的，那个说彭祖是他们那儿的。彭祖，经考证，不是一个人，彭祖是一个部落。在商朝，这个部落是在后来的彭国，彭国又在彭城，彭城在现在的江苏徐州，那个地方的部落，在商朝时已传了好多代。他们这个部落，每个首领都叫祖，后人说彭祖八百岁，是指首领一代一代加起来，有八百岁。到庄周的时代，彭祖已经是神仙传说了。

【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把你我这些普通人拿去和神仙彭祖比的话，不是显得我们很短命、很可悲吗?

这一段再一次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等级层次之分，低层次与高层次之间互相是不了解的。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只有人生百年，人到七十就已经古来稀了。前除少年后除老，中间不剩几多年，况有忧伤与烦恼。我们的生命短得很。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刚才不是说了，人分等级，蝉和斑鸠跟那个大鹏鸟更不是一个层次的，中间层次间隔太多，彼此无法了解。世界往高端和低端都是无限。我们所知有限，我们的生命这样短，只有几十年。人类的历史也很短，人类进化进入现代智人阶段，也不过才几十万年，几十万年之前还是猿人，都是无法跟茫茫无限的宇宙、悠悠无限的时间相比的。我们愈骄傲愈可悲。那些扬扬得意之徒读了庄子这些话，都会萌发自知之明，不会狂妄自大。如果说读了《庄子》有什么好处，也许这是一点好处，知道自己很小。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故夫知效一官】“故”，所以。“夫”，彼等，那些。所以，那些知识刚好够做某一官职的人。

【行比一乡】他的表现在他家乡很是突出。

【德合一君】他的修养能够满足一个小邦君主的需要。

【而征一国者】能被聘到某一小国去服务。

这几句是说这位老兄很有本事，他的知识够做个芝麻官，他的表现在乡里还不错，他的修养能够给一个主子服务，他可以到县城当个公务员，能力就那么大。

【其自视也亦若此矣】就这样一个小公务员，他也把他自己看得伟大得不得了，正如笑话大鹏的小鸟。

【而宋荣子犹然笑之】像这样一位扬扬自得的老兄，却不免被宋荣子笑话，说他见识渺小。

由此可见人有等级，低级的总被高级的嘲笑。那么宋荣子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来赞扬他，他也不当一回事，也不更勤勉。这个“劝”就是勤，所以从前的成都商业场叫劝业场。劝业就是勤业，好生努力经商就叫劝业。全世界都来赞扬他，他都不会因此更加勤快。你看鲁迅先生写的那个阿Q，阿Q在舂米，旁边的人说阿Q舂得好，阿Q就使劲舂，一下子变得很勤快了。宋荣子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来赞美他，他也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己很伟大。他本不在意别人的表扬。

【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同样，哪怕全世界都来声讨他，他的情绪也不受影响。“沮”就是情绪受影响。他就是这样的人，不受层次等级的约束，超脱了这些，是真正自由的人。所有前面说的，从大鹏鸟起，至蝉为止，都生存在各种等级里，都有一定的见识把它们限制在里面，都不能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说句实在话，我们现代人大部分也做不到这点，人家只要对我们稍微表扬一下，我们就猛地努力工作，人家只要说我们不好，我们连晚饭可能都吃不下了。我们都是“小”人，都不自由。尤其“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那种境况实在太可怕了，我是做不到“不加沮”的。读了《庄子》，你就明白了你自己，不自由。

【定乎内外之分】像宋荣子这样的人，他完全分得清楚，什么是内，什么是外。内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外就是与你不相干的事情。有的人活在世上，始终没有弄清楚外和内，他自己的事情他不晓得，今天说这个人不好，明天说那个人不好，他就是不清楚自己的不好，他没有“定乎内外之分”。还有些人整天瞎操心，不是他的事情，他跑去忙，到处谈说别人的事情，哪一个又升了一级，现在已经是副厅级了，哪一个又如何到中央去了。你只是个小公务员，却把内心完全用到外面去了，没有悟到内外之分。你连自己门前的雪都没有扫干净，倒去说人家的瓦上有霜，这就叫不明白内外之分。

【辨乎荣辱之境】像宋荣子这样的人，他分辨得清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很多人就是不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光荣，什么是真正的耻辱。这样的人太多了，听了句表扬，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己就晕了。

【斯已矣】这就到顶点了。一个人把内外分辨清楚，把荣辱分辨清楚，就算到顶点了。

【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彼”指的是宋荣子。“数数然”就是对所处的现实世界能看出很多明堂，一条两条三条，能谈出很多内幕来，就像我们现在的人，国家的政策方针啦，股票会不会涨啦，房屋的价格啦，他都能“数数然”谈很多。宋荣子不这样。宋荣子对于现实世界从未“数数然”，就是不想多打听，那些与他无关。他只关心改善自己的品德，改善自己的处境，改善自己的精神，使自己能够获得愉快。“数”，有一个意思，排得很密就叫“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个接一个，我们把它叫数目。它排得很密，所以叫数目。“数数然”就是密切关注的样子。

【虽然，犹有未树也】纵然是像宋荣子这样，还有事情他做不到。这个“树”是动词，树立起来的意思。“犹有未树”，还有做不到的事情。意思是像宋荣子这样的人，仍然不逍遥。因为很可能，宋荣子还

未能做到无待，这样他就不逍遥了。至于哪方面还不够，庄子没有说。

【夫列子御风而行】“夫”就是“那个”。“御”是驾驭。列子能够驾风飞行。

【泠然善也】三点水的“泠”不是两点水的“冷”。“泠”，就是我们说的水清凌凌的意思。说列子在空中驾风飞行，肌肤能感觉到清凉的空气，觉得非常舒服。“善”，本意为羊肉美味，用在这里就是非常美好、非常安逸的意思。

【旬有五日而后反】列子飞行一次半个月。十天为一旬。列子飞半个月后再飞回来，能够在空中飞半个月之久。

【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说列子的为人很高尚。“致福”就是创造幸福。列子对于创造幸福这样的事情并不太关心。

【此虽免乎行】对于列子说来，步行他已经免了。他可以不骑马不乘车，驾起风就在空中飞了，这不是很逍遥自由了吗?

【犹有所待者也】但是他还有所待，就是还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凡是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才能实现的事情，皆是有所待也。凡是有所待的事情，皆非真逍遥也。刚才我说了，像大鹏鸟那样飞也要有所待。要待风啊，风要够厚啊，这样飞到空中才能更高。如果不这样，就完全失去自由，不是真自由。列子不是真自由。第一，他只能飞半个月。第二，列子是御风而行，必须要驾驭风，一级二级风他就飞不起来。所以列子也不是真正的逍遥游。

怎样的才叫逍遥呢，留到后面说。

【若夫乘天地之正】“若夫”就是“假如说”。有一种人，他所驾乘的是天地之间的正气。

【而御六气之辨】六气，阴气、阳气等。说有一种人，能够乘天地之正气，又能够驾驭六气。

【以游无穷者】他到了一个无限的境界里去游。

【彼且恶乎待哉】这个“恶”要读wū。这是问句，就是他那样的人，还有什么可待的？他就不需要风了，只需要天地的正气以及六种气，这些永远存在。这种人就是庄子说的神仙。

【注释】

[1] 本书《庄子》原文，依王孝鱼点校的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1985年第4次印刷）为底本，断句、标点和个别用字依从作者手迹。

第三讲 《逍遥游》（中）

莊子・逍遙遊・中 摘抄

㊀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㊁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流沙河抄

《逍遥游》中间的这部分谈人，谈自耕者许由，他怎样实践无为主义。然后又谈到什么叫神仙。古代的典籍里说到神仙，最早的就是庄子。中间的这部分，我给大家详细讲。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鷦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尧让天下于许由】这是远古时的一个传说，距离现在四千三百多年。在黄河流域，现在山西和河南交界的那一带，黄河在此从北流向南，流过潼关，又转向东，流入河南，那一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发祥地。传说四千三百多年前，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帝王，他的名字就是尧。在他以前，也还有各种记载，比如说神农啊、炎帝啊、黄帝啊等等，那些传说早在汉代就被读书人认为是神话，不是历史。如果把神话都加到历史里来，那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该算是古老民族，那还行吗？所以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神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就是尧。尧这个人当初究竟叫什么名，后人有各种记载。可能尧这个字，是他去世后，后人尊敬他，给他取的名。"尧"这个字的意思，是"高"。你看它这个字（堯）的结构，有一个土围在底下，上面是三个"土"，垒在上面，表示高的意思。因为它是一个美称，一般都是人去世以后，后人给他取的名字。传说他建都在平阳，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一带。传说他在位的时候，天下治理得非常好，尧本人是一个很简朴的君王。当然，这种简朴是我们现在的人这样说，但是在古代不会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才离开氏族社会不远，当

时的公职阶层并没有相对的特权，因此后人说尧的殿堂台阶只有三尺，要知道尺是古代的尺，直到周代，一尺都只有大拇指食指张开后丈量的那样长，三尺是一个很矮的概念。而且传说，尧的宫殿是草房，这个也不必说多么简陋，实际上在他那个时代，物资贫乏，社会本来就非常落后，要在一个只有三尺高的台阶上面盖一个茅草的大殿，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是历史就非常怪，没有记载尧这个人。没有记载又怎么流传下来？反而说君王尧死了以后，天下人全都供奉他，哀悼他？我想这样的事情在远古时代是可能发生的。那个时候，国家机器的机能是很不完善的，它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有庞大的中央，在那样一个远古时代，一个君王，就是一个酋长，一个部落联盟的酋长，享有很高的威望，就像印第安部落的酋长一样，他没有享受很多特权，但是整个部落的人都拥护他、依附他。这些事情是有可能的，不像后来儒家等，为了美化而去编造，因为在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都非常低的情况下，这些事情都不奇怪。所以理解了这段，你就理解那个时候的禅让制度。君王做了很多年以后，在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天下传给自己选出来的人，就是禅让制度。禅让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说穿了，就是那个时候当一个国王，没有啥子欺头（四川方言，意为占便宜），如果那个时候当一个国王有很多享受，根据人性，君王就不可能随便把王位禅让，是不是？那么这里一开头就说尧让天下的事情，“尧让天下于许由”，后代人看了，会说这个是编的，没有这个事情。其实像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一定是有那个影子。因为在那个时候，当一个国王很累，也没有很多享受，等到年纪大了，他觉得很困难。他知道，民间有那么一个人，非常贤良，又很有本事，能够治理天下，国王就跟他说，你来你来。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

【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但是，尧这次就碰了个很大的钉子。他要把许由这个人招进来，就跟许由说：太阳都出来了，月亮也出来了，天上都亮堂堂的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把

那个小小的灯盏或火把举起，对于那个发光体来说，不是有意和它为难吗？你想，太阳在那，天空大地都很亮了，点一个火把在那里，如果我是火把，我就会说，你不要与我为难。你知道，古人说话还是很诙谐的。你别看“爝”笔画那么复杂，我告诉你，这个字简单得很，不要认为它是古文就一定生得很，它是我们现在口语都还在说的，我们把小一点的东西叫渣渣爝爝，比如要把茶杯倒干净，底下不要还留一些渣渣爝爝，渣渣爝爝就是很小的东西，那么这个爝火就是小火。爝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古人取火不容易，一旦掌握了火，就必须在家庭中日夜把火种养起来，那个火种就叫爝火。第二个意思，点一个小火，火的光线非常暗，也叫爝火。反正就是渣渣爝爝那一点小火。爝火是怎样保存的，这个不只是在古代的事情，我都这样子做过。“文革”的时候，我在家里做饭，烧的是做木匠剩下的那些木头渣渣和不要了的木材，在自己用泥巴糊的灶里边烧柴，把饭做好了，就剩下一些浮渣火，用灰把它们围在中间，这个就是火种。做下一顿饭的时候就很好办，只要你把灰刨开，用一个纸捻（一种草纸，叫火纸，点火用的）插到灰里头去，几秒钟取出来，一吹它就燃了，这个火种就叫爝火。

【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什么叫文学，这就叫文学，他用排比，前面用火来比喻，接着用水来比喻。“时雨”就是正需要下雨的时候下雨，在干旱的时候下了雨。雨都下了，庄稼都有水了，而这个时候如果还挑水去灌溉那些庄稼，这样做不是有意劳碌那个水凼凼吗？那个水凼凼蓄点水不容易，别把水浪费了。这两个比喻非常艺术。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那个“立”不是站着，是立己立人的立。“三十而立”，不是说三十岁你就能站起来了，古人不是三十岁之前都趴着，立就是在社会上立得住脚了。自从你在社会上有了影响力之后，天下一下子就好了。“而我犹尸之”，我还在那里尸位素餐。各位要注意，这里的“尸”不是指尸体，尸体的尸实际上应该是

“屍”，自从1954年实行简化字以后，把这两个不同的shī混为一谈，就有各种麻烦了。这个“尸”的象形文字画的是一个人在那里坐着，就叫尸。这个“尸”是古代进行祭祀活动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古代人要去进行宗教活动，或拜他的祖先，他怎样祭呢？我们今天就很简单了，弄一张画像在那里挂起来，或者弄一张照片放在那里，一鞠躬，就可以了。古代没有这些，又不可能用泥巴、木头去做一个人，他要用“尸”。所谓“尸”，就是专门来装扮死者、接受跪拜的那个角色。这个角色并不需要特殊的什么，只要他穿起那样的衣服，坐在上面那个位子上一句话都不要说就行，所以叫“尸位”。他坐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我们说那个人是“尸位素餐”，“素餐”就是吃白饭。尧就对许由说，现在我在这里当这个国王，简直是在装扮“尸”的那个角色，坐在这接受你的跪拜，我一点作用都没起，天下之治完全是由于你许由在社会上产生了那么好的影响，人家都觉得你是伟大的圣人，有你在那里，所有人都诚心向善，而我还在那里坐着扮演着国王的角色。

【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反省自己就叫“自视”，我反省自己感觉到缺失，我实在觉得很有愧，我在那里坐着，当国王，又没有做什么事情，天下之所以治理得好，是因为你在社会上发挥了影响，大家都信任你。怎么办？“请致天下”。这个“致”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致仕”，这个专门术语，直到清代都还在使用，什么意思呢？比如你让我做文化厅厅长，但这是你把位子让出来的，就叫“致仕”。“请致天下”就是请你允许我把天下交出来。“致”就是交出来。你别小看这个“致”，因为这个字曾经让某位先生下不来台，他解释“致仕”就是弄个官来当。其实并不是。这是尧对许由讲的。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子”就是“你”。你当国王治天下，已经把天下治理好了。

【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为”要读成wèi，“名”就是虚名。而你要让我来代替你，难道我会贪图虚名吗？这段话是许由对尧说的，

说天下治理好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你当国王当得好，如果我接替你，我又起不到什么作用，那我岂不是徒为虚名吗？许由接着阐述。

【名者实之宾也】说得多么好，他把“名”和“实”分开，名就是所谓的名声。你看这个“名”的写法，上面是个“夕”，下面是个“口”，“夕”就是夜晚。夜晚你在家中，停了电，四周一片漆黑，突然看到对面一个人影子，问：“谁啊？”就听那影子说：“流沙河。”这就叫名，就是夜晚来人报名。来者何人？姓张，名飞，字翼德。“名”和“实”是对应的，“实”就是实际存在。比如他们给我取的名，什么作家喽、著名诗人喽，这都是他们报上说的，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我自己有几斤几两重我晓得，这就叫“实”。我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普通的老头，爱读点书，你不要把这些吹嘘得那么凶，那是个“名”，我实际上就是一个无名老头。这就是“名”和“实”的区别。“名者实之宾也”，就是“实”才是主，“实”才是subject，任何“名”都是object，就叫“宾”，“宾”就是客体，哲学上说的客体。你看他这个“宾”字用得多么好，对于实际存在的东西来说，一切“名”都只是一个客体，是次要的东西。

【吾将为宾乎】你让我来当国王，显然我就是为了名，为了名以后，我就失去了我的主体，变成一个客体了，我就是“宾”了。

许由这样的人真是太难得了。如果人家跟我说，流沙河，请你来当个什么什么，我心里一定喜欢得不得了，客气一下说我恐怕不行，人家说你行你行，那我心里就喜欢得满了。而许由这里把道理都讲了，他用反问的句子，显得如此之智慧。然后他接着说下去。

【鷦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鷦鷯是一种小鸟，比麻雀还要小，我小时候喂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我们还叫它“头圈儿”。这个“深”没有错，不是“森”，因为鷦鷯这种小鸟，为了避开敌人，它把巢筑在树林深处不为人知的地方，所以是“深林”。那么对于鷦鷯这种小鸟来说，它安一个家，只要一根细树枝就可以了，它只占那样小的空间。我只要那么多，绝非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我只要一个沙发就够

了。因为许由是一个高士，是一个隐士，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小鸟，小鸟只要一枝，你给我天下有什么用，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都拿给我，我没有用，我只要一枝。

【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古人用的都是比喻，先比喻自己是一只小鸟，又比喻自己是一只小老鼠，“偃鼠”是什么鼠呢？“偃”就是躲藏的意思，如果把“亻”旁更换成“”旁的话，指的是河水往下流，流到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就是堰，低洼跟一个东西隐藏起来、不引人注意是相通的。这里说的这种鼠就是躲藏起来的鼠，是什么鼠呢？不是我们看到的家鼠、仓鼠，而是那种我们成都人喊的地老鼠儿，平时它不出来，躲在地下洞子里。偃鼠要是口渴，跑到黄河那里去喝水，它能喝多少水呢？它那么大的一只耗子，不过要把肚子喝饱，只需要那么一点水而已。

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小鸟、小耗子，我只要一根树枝那么多的空间，只要一小杯水就够了，你拿天下那么大个东西给我，我拿来有什么用呢？对于一只鹪鹩来说，你就是把整个森林给了它，它也不需要；对于一只小老鼠来说，你把整个黄河水给它，它也不需要。天下那么大个东西，对于隐士许由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你看他这些话说得多么有技巧，用的是排比，鸟与鼠，枝与河，前后对应。这就叫文学。

【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这个也是许由说的：你回去休息吧，先生。“予无所用天下为！”这句不好讲，是由于古代的语言习惯和我们今天不同。这七个字，如果把次序颠倒一下就懂了，颠倒成“予无所为用天下”，就是天下对于我说来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树上的一枝对我有用，还不如黄河里边的一杯水对我有用，你拿天下给我，我吃又吃不下，睡又睡不下，我没有用，就拒绝了。说了这么多话，转了好多圈圈，先说我不愿意为了一个虚名，使自己失去主体地位，变成一个客体，然后又打比喻，用小鸟和小耗子比喻，把这些说完了，

才说就请你回去吧，你不要来找我。说完了，他还要加一点诙谐的话。

【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就是厨房，古代厨房里的活也包括屠宰，庖人就是厨师，包括杀猪匠。厨师本应该做好厨房里的事情，结果不想做好厨房里的事了。“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某一天厨房里的几个厨子罢工不想干了，怎么办呢，不找其他的厨子来代替，要喊尸和祝来代替。因为这个尸和祝都是神职人员，做法事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能够到厨房里做厨房里的事的。等于说你们单位食堂的师傅病了，你不可能喊你们单位的书记来代替他做饭，工作不同。“樽俎”是祭器，“樽”是祭台上摆的那些坛坛罐罐，“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菜板，另一个意思，从象形来看，是一个铜的器皿里边放些肉，指重要祭祀的时候用的那些器皿。做“尸”工作的，不可能越过祭台上要做的事情，去厨房里做厨师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祝”是什么呢？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还在用的，大家不觉得，是因为读音变了，就是诅咒的“咒”，就是祭祀活动的时候，还得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来专门念咒语，你看那个“祝”字是“示”旁，凡是和宗教祭祀有关的字都有这个“示”旁。古人说的，“天垂象，现吉凶，所以示人也”，“示”上面两横表示天，下面三撇表示天象，吉啊凶啊等。但是根据文字学的解释，还不是这个意思，“示”这个字是古代的生殖器崇拜，最早是指生殖器，因为古代必须保佑人丁兴旺，只有人丁兴旺才能够打仗，才能够和其他氏族部落决一雌雄。那么“祝”字的另一边，是一个“口”一个“儿”，就是一个人张开嘴巴在念咒语。你看和尚道士念经啊，都叫“祝”。许由的意思是，我不是当帝王的人，我不可能越过我本人的底线，让我来干你那个事情。

这段话是尧和许由的对话，中间没有一个字写到他们的行为。

这一段跟“逍遥游”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许由是远古道家时代的一个传说人物，那时候虽然道家没有形成，但是道家的清静无为的主张

已经有人在实践了。天下有你们几个人去治理就行了，用不着大家都来，我个人只要自己心安理得，在我的小小的村庄里边，种我的庄稼，做我的事情，过我的家庭生活就行了。春秋战国时代不断的征战，使一些有见地、修为高的人，把理想寄托在做隐士上。许由这个人很可能古代是有的，但是后来呢，被混到很多传说中去了。古代可能也有尧这个人，也给他附了很多传说。这一段呢，我们大家应该当做寓言来看，不一定是尧真的让天下给许由，也有可能是庄周编的一个故事，他写的是文学，不一定是真实的。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第二段，又是两个人的对话。说的是神仙，是两个传说中的道家人物，一个叫肩吾，一个叫连叔。他们在一起讨论一件事情。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肩吾对连叔说，我曾经听接舆那个人的谈话。（接舆这个人是确有其人，他的称谓叫楚狂，是楚国人，大家认为他的那些言论是非常出格的，就说他是个狂人，李白的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那个“楚狂

人"名字就叫接舆。）大而无当，全都是大话，都是宏大叙事。他说的那些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很宏大的，但是无法落实，落实就需要一个"当"，就是有一个规律，可以对质检验的。（"当"就是对质，"无当"就是无法对质，无法核对。所以从前的当铺又叫质铺。）任何一个人讲一段话，讲出来就叫"往"，但是任何语言最后还得要回去，如果不回去就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比如说我找你说话，目的就是要你还我的钱，我呱啦呱啦地扯，扯到美国，扯到俄罗斯，最后扯到月亮上面去了，结果还钱的事都还没说，就是"往而不返"，所以一个人说话最后要返回到主题上面来。这个接舆说的这些话，不但大而无当，而且往而不返，最后归不到主题。

【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他说的那些话使我感到吃惊，"怖"也是吃惊。他说的那些话，就像黄河和汉水一样，一直查不出其源头。"极"就是终点，就是end，那么对于黄河和汉水两条河来说，它的"极"就是它的源。他的话像滔滔黄河、汉水，但是我找不到话的源头。所谓源头，任何人讲话都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你的动机。他说了半天，我不晓得他究竟是什么目的。

【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这里的"径"和"庭"是联绵词，不能够拆开来讲，"径"不是道路，"庭"也不是庭院，"径庭"的意思，就是有东西给抵住了。意思是他讲的那些话我听了总有抵触，总觉得中间隔一层，我无法接受。"人情"的"情"不是情感，在先秦诸子中间，这个"情"一般不是指感情，这个"情"是什么意思呢？到我们今天都还在用，我们说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情"就是真相、事实。比如我们说一个人不吐实情，不是说他不流露真感情，而是他不把真相给我们交代出来。他讲的那些和人世间的事实有很远的距离。这是肩吾听到接舆的言谈后，找连叔来问：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连叔问，他究竟说的是什么呢？"谓"就是说。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射”要读成yè，“姑射山”是古代传说出神仙之山，传说是在山东半岛以外黄海海上的仙山。“藐”，遥远的，意思是在遥远的姑射山上。我们四川有一位研究道教史的先生，王家祐，他著了一部《王家祐道教论稿》，提出姑射山就在我们青城山里边。我现在也不知道该采取哪一种说法，究竟是在海上还是在我们青城山里边，还找不到证明。不过王家祐提出的说法也有道理，因为道家的思想最早出现于都江堰的青城山一带，望帝传位给鳖灵以后，据说望帝就带着他的部分人到了青城外山那边，根据历史记载，那个地方叫天国山。“国”字在古代的意义跟我们今天不同，今天是指国家，是country、nation、state，古代的“国”就是城墙。今年夏天我到那里去看，青城外山那边，有一个位置，四面很高，像城墙一样，中间是凹下去的，根据王家祐先生的说法，古代最早的道家大概就在天国山那里。

历来认为神仙是在海上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山东半岛特别是蓬莱那一带，往海上望过去，经常能够看到海市蜃楼，古人神仙的观念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看见海上有很多人在走，就产生了有神仙存在的想法，但是这只是外界对我们的一个影响。远古时代，哪怕不在海边，也会产生神仙思想，因为人类离开了动物阶段，进入氏族社会，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左右，人死得很早，所以就想到延长生命，不管哪一个民族都这样想，想来想去就一定会产生某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人类完全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继续生存下去，有了这个愿望，便很容易接受有神仙存在这种思想。“有神人居焉”，《庄子》书上没有“神仙”两个字，只有“神人”，《庄子》书上多次提到“神人”，就是说他们也是人，是具有神性的人。后来才把他们叫做“神仙”，为什么会叫成神仙呢？因为“仙”这个词最初也不是名词，升上去了就叫“仙”，所以你看这个“仙”字的写法，一个“人”旁一个“山”，山就是平地上鼓起的，山字加一个“疒”旁，就是疝气的疝，指的是肚子鼓起来。人应该在平地上，呜一下飞上去了，就叫仙，仙者升也。不光

是中国人这样描述，全世界都这样，飞碟啊，外星人啊，都是类似的说法。古人把人从平地升上去叫仙，所以，“仙”是动词。后来把它名词化了叫“神仙”，但是“神仙”这个词肯定是从《庄子》“神人”这里来的，因为先秦典籍里，无论怎么查，能查到的最早有此记录的就是《庄子》。《庄子》描写了神仙，而且取了名字叫“神人”。这神人住在什么地方？住在遥远的姑射山上。这些神仙什么样子呢？

【肌肤若冰雪】各位注意，那个“冰”字不读bīng，读níng。氷字是一点，两点就是冰。氷是什么呢，氷也就是冰。但是这个也必须要分辨清楚，冰心先生在世的时候公开说过，她叫“氷心”，不是两点那个冰字，她是一点。冰心先生还取了一副对联来，上联是：氷冷酒，一点两点三点。分别说这三个字的偏旁。下联是：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丁是百字头，香是千字头，花是萬（万）字头。对得很好。“肌”是指肌肉，“肤”是指皮肤。神仙什么样子，神仙跟我们不一样，神仙全身都和雪一样。

【绰约若处子】“绰约”是联绵词，不可以拆开，意思是姿态摇曳，说的是行动举止。神仙走路和我们不同，他走起来很好看，像飘一样。“冰雪”形容他的身体，“绰约”形容他的体态。“处子”就是处女。“处”和“动”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处”是关在家中不出来，“动”就是出来活动。所以，如果按照字面意思，今天没有一个“处女”，因为大家都在外头走来走去的，又要读书，又要工作。“处”是指在家中躲藏着不出门。二十四节气里面有一个叫处暑，什么意思，暑就是炎热，处暑就是炎热回去躲着不出来了，所以处暑的时候已经立秋了，天气都凉快了。古人说的炎热跑到哪里去了，炎热耍累了，它回去关到门里了，所以叫处暑。“处子”“处女”的“处”都是这个意思。

【不食五谷】不吃五谷杂粮，不吃粮食。所以后来有人学神仙，发明了“辟谷术”。“辟谷术”就是不吃粮食。传说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张良就到秦岭山中，在一个叫留坝的地方去辟谷，不吃饭，不晓得他吃

啥东西。也很难说他一点东西都不吃，比如我们今天要是不吃粮食，就会饿得很，但是像奶制品啊肉类啊，如果都可以吃的话，倒是也可以一点粮食都不用吃。他们在古代究竟怎样辟谷我们不清楚，不食五谷，可能是能够做到的，因为五谷就是五种粮食，五谷之外还有各种果品啊、菜品啊，也许吃了那些更有利于健康。

【吸风饮露】神仙也要深呼吸，他呼吸不是像我们一样，把一些汽车尾气吸到肚子里，他要吸风，天上吹的风是最干净的。他饮的也不是我们的可口可乐，他饮的是露水，因为古人认为露水绝对干净。所以汉武帝想当神仙，在他的宫中，立了一个空柱，十几丈高，完全用青铜筑成的，柱的顶上是一只手，那叫仙人掌，手的中间有一个盘，叫承露盘，就在空气中接那一点露。他就迷信那个，每天早晨取下来，吃了。结果汉武帝并没有长寿，因为他们那些当皇帝的人，一方面嫔妃成群，一方面又想要长寿，咋能办得到呢？！

【乘云气，御飞龙】“乘云气”就是腾云驾雾，后来说的神仙腾云驾雾就是从这里来的。“御飞龙”，神仙的龙就相当于如今的汽车一样，龙是他的坐骑。所以，这些年大家都在捧“我们是龙的传人”，龙的传人本质就和奔驰汽车的传人一样。神仙和凡人不同，神仙骑的是龙，凡人骑的是马。

【而游乎四海之外】神仙每天都做些什么事情呢？他们都在逍遥游。远古时代的中国人，认为我们的这一片土地的周围全是海，这是因为他们到山东半岛东边，站在那里一看全是海，东边是东海，西边是西海，北边是北海。北海有吗？有，就是原来的苏联今天俄罗斯的那个贝加尔湖，苏武牧羊到北海就是到贝加尔湖那里去。“贝加尔”就是“北海”两个字的音，因为“海”字在古代是读gāi，古代北方的“北”是读bèi。为什么北方叫北，因为古代人修房子也好坐着也好，都面向南，北就是背，所以“北海”两个字的古音就是“贝加尔”。南海也有。古人始终不清楚，原来我也弄不清楚。我在小的时候，人家说南海普陀山，

我就一直以为普陀山是在南海，后来才知道在浙江那边，就在东海里边，根本就不是在南海。神仙游于四海之外，你注意，他不是游于四海，而是四海之外，比四海还要外，实际上就在外部世界游。你坐波音飞机，飞到英国，你还是在地球上，但是神仙游得更远，可能飞到月球上去了。

【其神凝】意念专注就叫“其神凝”，后来说的好多气功的修炼内容都是从这来的。《庄子》这部书就是被他们拿来发挥的。

【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神仙只要把意念一专注，就能产生作用。“物”，大自然的一切产品皆为物。“疵”就是次品，从前纺织工业生产的有些布很便宜，叫疵布，就是有毛病的东西。“疠”这个字不读lì，读lài，就是东西长得丑。就是说神仙他只要一发功，天下的植物也好、动物也好，都会长得非常好，那一年的各种庄稼都能成熟。什么是年谷？庄稼一年熟一季，就叫年谷。什么是“年”，古人造这个字是不是就是拿来指365天的？不是的，年也是一种庄稼，就是北方的黏高粱，这种高粱有黏性，在很久远的时代，人类社会进入农耕时代时，华北平原就已经栽种黏高粱了。那种高粱熟一次就是一年。所以，并不是专门造“年”这个字拿来指12个月365天，它指的是那一种黏高粱。这个“穀”是繁体字，自从有了简体字，把这个“穀”和山谷的“谷”弄成一个字，便造成很多干扰。“山谷”就会让你怀疑，是山后头长的一种粮食？很容易就发生这样一种事情。这个“穀”字的左下方是“禾”，禾苗的禾，就是谷子。如果“禾”字少了上头一横，变成“榖”，这个字就读gòu，就是一种树，叫构树，好多人认不清了。这些话都是肩吾转述接舆的话。然后肩吾开始讲自己的观点。

【吾以是狂而不信也】“信”就是真实，“不信”就是不实之词。我认为这是狂人言论，不是说我不信，而是他讲的那些话是不实在的。

连叔不好直接反驳他，给他慢慢讲道理。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瞽就是看不见，瞽者就是盲人，“与”读yù，就是参与，不要把盲人喊来参与观看文章。什么叫“文章”，这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文章，古人说的“文章”，属于美术，“文”是画的花纹，“章”是画的图章。连叔的意思是说，有的人天生就是外行，你跟他讲这些话他也不信。

【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如果是一个聋人，你把他请来听交响乐，他听都听不见，有什么意思?

【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岂，难道。形骸，指人的身体。岂止是人的身体有盲、聋这些缺陷？不见得。

【夫知亦有之】有些人的文化认知能力很低下，他们同样是盲人、是聋人。这是连叔说给肩吾听的，意思是：接舆给你讲的那些话你认为不实，实际上是你在文化上、知识上和智慧上又盲又聋。

【是其言也，犹时女也】“女”就是汝。“时”就是针对。刚才说的这话，就是针对你说的。然后回过头来接着讲神仙。

【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之”就是这个，“之人”就是神仙。“德”就是品质。“旁礴”就是扩散开来，浩大的意思。这些人，这样的品质，扩散开来，能够使世间所有的一切成为一个系统。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将”字，就是这件事神仙还没有做，神仙到一定的时候就会使世间万物统一起来。

【世蕲乎乱】“世”指整个社会。“蕲”就是祈求盼望的意思。湖北有个地方叫蕲春，就是这个蕲。这句话是说，当今社会的人都想把社会搞乱。

【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孰”就是谁，“弊弊焉”就是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大家都没有安好心，都想在那里捞一把，结果把社会搞得纷纷乱。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肯把自己弄得很累，去把天下治好呢？庄

周说这话，是因为他生活在乱世，他看到周围的人都没安好心，大家都巴不得把社会弄乱，弄得乌七八糟的，神仙都懒得管。

【之人也，物莫之伤】“物”指外界的事物，“之”是代词，指神仙。这样的人，一切外界的事物无法伤害他。

【大浸稽天而不溺】“浸”者，洪水也。“稽”字在这里是借用，就是齐。大水都涨到齐天高了，神仙也不会被淹到。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遇到旱灾，遇到高温，金石都化了，石头都变成岩浆了，山都烧焦了，神仙也不感到热。他们是一种外界生命。

【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神仙身上脱掉一点尘垢、一点皮皮下来，也能陶冶造就出可以超越尧、舜的好帝王。他们是另一种存在，简直就是外星人。

【孰肯以物为事】这样的神仙，他怎么愿意把世间万物当成一回事来管。“物”就是客观事情。

最后连叔给肩吾讲了个笑话——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资”就是钱，“甫”就是帽子，“章甫”就是花花帽儿，帽子上面画各种图案，彩色的，做得很漂亮。“适”就是“去”。宋国人拿出一笔钱来，买了很多漂亮的帽子，把它们运到越国去，想去赚一笔大钱。结果，去了越国一看，嘿，越国人是野蛮人，都剃成光头，身上图着类似印第安人的花花文身，结果帽子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这是一种比喻，说明神仙这种说法，对于你而言，一点用处都没有，就像你是野蛮人，从来不会戴那种帽子一样。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尧这个帝王，他把天下治理好了，把四海之内的政治搞好了。

【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就是传说有四个神仙。尧想把天下送给许由，许由不要，尧治理好天下，也想不干了，想去出游，到姑射山去找四个神仙。

【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平阳就在汾水之阳。“窅”就是渺渺，“丧”就是亡掉了。神仙对尧指点，尧得到神仙指点，又回到都城平阳。回来之后，简直把天下事都忘记了。

第四讲 《逍遥游》（下）

莊子·逍遙遊·下

摘抄

㈠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㈡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

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
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
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
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
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
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
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
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
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
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
臥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
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
哉。』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流沙河恭抄

这一讲的内容就是《逍遥游》的最后一部分。但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还得再回顾一下（上）和（中），究竟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逍遥游》这一篇可以说是《庄子》作品中最富有文学色彩、最有趣味，也是最能表达庄子观念的一篇。在《逍遥游》的开头，庄子就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他写一只大的鹏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其翼若垂天之云”，说它如何如何大，不是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想象的，比那个太空站还要大，它在空中飞，把所有东西都遮住了。我在读初中的时候，老师说大鹏鸟在空中飞，就像我们想象自己在空中飞一样。结果庄子给我们写了大鹏鸟那样了不起以后，马上他又告诉我们，一切能够飞起来的东西，都是有所依赖的，依赖什么，依赖风，他说如果不是龙卷风，这样大的一只鸟就无法升空，而且庄子说，不但要有风，还要有大气，大气还得有相当的厚度，如果大气很薄的话，它也飞不到那么高。那也就是说，大鹏鸟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它的自由，庄子说的叫“有所待”，像那些小鸟和蝉，它们觉得这个大鹏鸟莫名其妙，从北极飞南极，有什么意思？哪里像我们，不用飞那么远，就把一天三顿饭解决了，何必要飞那么远？根本就用不着。庄子从大鹏鸟和小鸟、蝉的对比，就得出了小知和大知的概念。大鹏鸟就是大知，小鸟和蝉就是小知。就是说各种生命的存在，有它的等级形式。庄子又说，它们的等级形式还有大年和小年的区别。比如有一种椿树，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还有一个叫彭祖的，已经活了八百年了。这些就是大年，那些小年呢，有些菌类，生命不过七八天，连半个月都生活不了；有一种蝉，不知春秋，它生下来就是夏天，夏天还没有完就死了，它们无论如何动脑筋去思考，都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个秋天。这些就是小年。

但是，把这些区分了之后，庄子又说了，这些大知和小知、大年和小年，都不是真正的“逍遥游”，它们都“有所待”，就是都需要一定的

客观条件，它们才能生存。而庄子要追求的是“无所待”的自由。“无所待”这个说法就像民间一句口头话，叫“人不求人品自高”，实际上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生活在社会上便要依赖各种关系，庄子是将事理推到极限来说的。庄子说，你看列子（列子生在庄子前面，但是《列子》那一部书的问世是《庄子》问世后的事，书里还剽窃了好多《庄子》的内容），会乘着风在空中飘，他一次顺着风飘出去半个月，这么长时间不落地，这样他可以走很远。但是，列子这样和大鹏鸟、小鸟都不是真正的逍遥游，因为列子还是要有风，没有风他就无法飞起和停下。

后来，庄子又说到一些人，他们有一定的才能，有一定的知名度，至少在他们那个小的地方以内，人们会认为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宋荣子犹然笑之”，他们还是被宋荣子笑话，因为这个宋荣子精神境界好像又高一个层次，那么他高在什么地方呢？他完全“无所待”，“无所待”到什么程度呢？庄子说全世界的人都来表扬他，他都没有任何感觉，他都不觉得这有什么意义。不像我们，收到一两封读者说你好的信，心里就喜欢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是小知。

这些是我们在《逍遥游》（上）讲的内容。

在《逍遥游》（中）这一部分，一开始就讲了一个隐士和一个神仙，隐士讲的是一个叫许由的人。他隐居在箕山，这个箕山在现在山西某一个地方。后来我看见有一篇文章曾经说，箕山的那个“箕”，是《庄子》书上撮箕的箕；还有一篇文章说，箕山这个地方出产两种很小很小的石头，一种全部是黑的，一种全部是白的，说中国最早的围棋用的就是那里的石头，所以就叫“棋”。后一种说法其实是不通的。因为中国古代，从来不把围棋叫做“棋”，围棋是叫“弈”。你们看《孟子》书上写得很清楚，有个人名叫弈秋，下棋下得很好。“棋”是后来的象棋，也称中国象棋。许由在箕山当了隐士，他的道德修养非常

高、非常好，而中国的第一个帝王就是尧，因为尧以前，黄帝、神农、轩辕等，司马迁说那些东西是不可靠的，司马迁说那些缙绅先生（就是那个时候的绅士阶层）都避开这些不谈。那么中国第一个帝王就是尧，尧生活于距今四千三百年前，后人说尧治理天下治理得很好。他找许由，说他不想再当这个帝王，是不是由你许由来当。并且说，天下是因为有了你才治理好的，“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太阳都出来了，你还把小灯点起来，你不是难为那盏灯吗？“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天上下了雨，庄稼都有水了，你还去灌水，你不是白白浪费水吗？但是，许由说我不能代替你。在《逍遥游》这一篇里，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当了帝王也不自由，因为当了帝王还要治理天下，还要弄得非常累。那个隐士才有真正的逍遥。

在（中）这一部分呢，还讲到神仙。根据现在所发现的材料，中国古代所有典籍，第一次写到神仙，而且把神仙的这种形象写出来的，就是《庄子》。《老子》没有讲到神仙，是因为《老子》和《庄子》不同，《老子》是追求用一种缓和的手段来治理天下；《庄子》认为天下不可治，要有另外一种精神追求，就是当神仙。因此《逍遥游》这一段，把神仙如何腾云驾雾，“不食五谷，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庄周写得绝了，他说神仙的皮肤若冰雪，就是天上下的雪，神仙的皮肤是雪白的，神仙的神态窈窕，若处女一般。有一点庄子在设计神仙这种形象的时候考虑到了，这跟后来的地球人设计外星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神仙没有性别，你说是男的不行，说是女的也不行，因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就必须要有性的活动，还要繁殖下一代。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全世界闹外星人，好多人也是这样说的，通过催眠疗法，研究的人就知道他曾经被外星人绑架到飞碟上面去，外星人给他体检，还抽了他的什么精液，还有个女的说外星人把她排的卵取走了。这是对外星人的说法，外星人都是没有性别之分的。这个事情古今也差不多，庄子设计一种形象要完全满足“无所待”，便一定要

设计成没有性别。一旦有性别，生了娃儿了，一天到晚关心娃儿上幼儿园啊，还要努力工作挣些钱来养娃儿，这就“有所待”了，神仙不要这个。对于庄子写神仙的这些话，我们不妨用文学创作的眼光来看待它，我相信庄子绝不认为有真正的神仙存在，他这是在文学创作，你不要根据这些就信了，你信了就太老实了。但是，庄子为了阐发他的“无所待”，即真正的逍遥，为了体现这种理念，便进行想象的创作，就创造出了神仙形象。

《逍遥游》中间这一段，既说了隐士，又说了神仙，无非就是用这两类生命存在，拿来比较你我这些芸芸众生，大家都“有所待”，从而寄托庄子的一种理想。神仙是不存在的，但是庄子的文学创作，无意之间，就给后来各种偏执者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就有了各种关于神仙的说法，后来就有道教什么的……

（上）和（中）概括完，下面我们讲（下）。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庄周最好的朋友就是惠施。惠施当时是梁国的宰相。庄子年轻的时候，做过漆园吏，就是宋国国家漆园林场的管理员，职位低得很。但是他和惠施两个人友谊特别深厚，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彼此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上面，建立在互相争论上面，无法说哪个对哪个不对，这种友谊在世界上还是很少见的。庄子和惠施辩论，结果惠施都会被庄子挖苦一顿，所以，惠施心里就不以为然，这次就想了个事情来挖苦庄子。惠施对庄子说，魏王（战国时候的魏国是在现在的山西南部，河南西部，这个魏王就是魏惠王，惠施就在他手下当宰相。那个时候他还不叫梁惠王，因为那时他的都城还建立在山西南部安邑那里，后来其他国家压迫他，他迁到开封这一边，才改称为梁惠王。《孟子》书上多次提到梁惠王，就是这个魏王。孟子和庄子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都和这个魏王有关系）很看得起我，他送了我一点种子，这种子拿回去栽下，结果结出来一个巨大的葫芦。“贻”就是送。“树”是动词，就是种。我把这个种子种下去以后，就长成了，开了花了，结了果了，结的那个葫芦大得很，把它拿来装水，可以装五石水。从前的这个“石”是重量单位，曾经是以百斤为标准。比如说，这个葫芦可以装五百斤水。“实”就是容纳，容量。我把它拿去装水装浆（各位注意，水是水，浆是浆，浆是其他的饮料，比如我们今天的可口可乐，古代就叫浆。古代的浆更多指的是豆浆，包括北方人喝的那个豆汁儿，也就是酸的那种豆浆。从前的人不喝茶，喝水喝浆），但是你知道，这个葫芦的壁只有那么厚，五百斤水装进去，这个葫芦本身的坚固程度不足以承受五百斤水的压力，它会破掉。

【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我把这个葫芦从中间剖开，成为两半，就能各装二百五十斤，但是二百五十斤水装进去，瓢还是显得很空，因为它太大了，就显得“瓠落”。这个“瓠”和前面那个“瓠”不同，前面的“瓠”是葫芦，这里的“瓠”和“落”组成联绵词，即“瓠落”，拿来做形容词，意思是空落落的。

【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呺”，空的意思。我们说“枵腹充公”，就是说空着肚子去上班。这个“枵”和“呺”是通的。我得承认这个葫芦确实大，但是我认为它没有任何用处，我把它掊成瓣了。这个“掊”字是不是把它解释成劈成瓣了，我都有怀疑，因为《史记·天官书》中间有这个字，只不过那个是“木”旁，而不是“扌”旁，是天空的一个星座，而那个字读bàng，即棒。可不可能是拿起棒棒，把葫芦砸了呢？但是，从魏晋以来，研究《庄子》的，都没有这个说法，未可知也。我找不到第二个例子来证明我的说法。因此，我还是按照历来的说法，读pǒu。

这一段显然是说庄子的。因为在惠施看来，像庄子这样的人，太自高自大了，庄子的学问也太大了，但是他没有用。这就点到庄子的痛处了。惠施觉得，我辩论不如你，但是我有用，我当了魏国的相爷，你看你有那么多学问，拿来跟我辩论，要把我驳倒，你自我感觉良好，我承认你很伟大，但是你有没有用呢，你没有用。惠施是要从实践的效果来检验，我施惠能治国，你庄周就不行。这段话就等于惠施面对面地骂庄子，你没有用，我只想一棍子把你打坏算了。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庄子就说，你老先生呢，一贯地很能善于小用，而笨拙于大用。就是说你当那个相爷，只是小用，不是真正的大用，你别以为你了不起。“固”就是口语说的“本来”，书面语说的“一贯”。那么大一个葫芦，你去装什么水啊，装什么浆啊，都是用葫芦之小，你不能用葫芦之大。然后庄子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龟”要读jūn，冬天手上裂开就是龟裂。因为“龟”的古音读做jiū，jiū音可以转成jūn，jiū和jūn叫双声，这是双声对转。现在还在用这个字，比如发生旱灾，农田都龟裂了。这句说宋国有一家人，很会造雪花膏、百雀羚之类，擦在手上，手就不裂了。闹了半天，化妆品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

【世世以洴澼絖为事】“絖”和“纩”是通的，就是丝绵。造丝剩下的丝头子，拿回来做丝绵，做好的丝绵要到水里去来回漂洗，就叫洴澼。洴澼（píng pì）是双声词，不能够拆开来讲，就是把丝绵拿到水里边荡。就像在汉代的时候，织苏锦，苏锦织好以后拿到江里面去漂洗，然后拿到青草地上晾干，它的颜色就特别鲜艳。我们恍然大悟，这家人的职业并不是多高贵的职业，是劳动人民。你想，他们一年四季把丝绵拿到水里去漂洗，因此手容易裂口，为了有一碗饭吃，就自己发明了护肤霜，擦在手上就可以保证手不裂了，可以继续漂洗丝绵。

【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外地有客人来拜访这家人，出百金的高价，买制药的秘方。

【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于是全家聚会讨论，都说：“我们世世代代漂涤丝绵，辛苦一年才挣几金。现在卖技术，一天就赚百金。卖吧。”

【客得之以说吴王】来客买得秘方以后，远游吴国，晋见国王，取得信任。

【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后来越国侵犯吴国，吴王派他带领军队参加冬季水上战役，他的士兵都搽了这种护肤的特效药，手脚不生冻疮，结果把越人打得大败。吴王酬谢他，赐他土地，封他侯爵。

【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你看，同样的使手不龟裂的药物，一个大用，赐土封爵，一个小用，一辈子免不了漂涤丝绵。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现在你有容量五石的大葫芦，你不会用大，只会用小，你不该把它砸了。你应该让这个葫芦干了以后，做腰舟。从前的人要渡过河，就要用大葫芦，用两个大葫芦捆到腰带上，这样就可以游过去。用这个大葫芦做腰舟去闯荡江湖，岂不美哉！还用得着去担忧大而无用吗？庄子说的闯荡江湖的意思就是要惠施不要去做官，回到民间来，不要那些荣华富贵。

【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这样看来，你老先生的思路仍旧扭曲如蓬草啊。庄子听不进惠施的暗讽，反倒劝惠施离开朝廷，闯荡江湖。惠施当然是听不进去了，接着说。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惠施对庄子说，我还种了一棵树，名叫樗。这个樗是什么树呢？今天不是吃椿叶炒蛋嘛，椿叶摘自香椿，还有一种和香椿相似的树叫臭椿，臭椿就叫樗。

【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树身长满疙瘩，木匠弹不下墨线。旁柯高枝全是弯的扭的，圆不中规，直不中矩。长在大路边多年了，木匠走过，熟视无睹。

【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先生你所说的话，都是空话，就像那棵臭椿，大而无用。难怪啊，众人都不理睬你。

惠施拿臭椿来骂庄子。为什么叫臭椿呢，是因为它的木材本身就发出一种臭气。我当过锯木头的解匠，我了解这两种树木，椿树不但嫩芽可以吃，而且它的木质芳香，天生有杀菌能力。椿树长大了，把它锯开，用木头做一个盆子，可以装饭，饭装到里头，夏天都不会馊、不会臭。这是香椿。但是这个樗，就是臭椿，就恰好相反，尽管

长好大，却没用处，它是臭的。这是施惠又在挖苦庄子，就是说庄子在发臭，在臭假寒酸。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狸狌”就是黄鼠狼。庄子说，你说臭我就想起了一种动物叫黄鼠狼，也是放臭气的，你该见过吧。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黄鼠狼是很了不起的，黄鼠狼极有用，会逮耗子。黄鼠狼俯伏在暗处，恭候耗子出来，出来一只，便扑上去，东跳西跳，上下追赶，只顾捕捉老鼠，不顾自身危险。

你们注意，为什么他不说猫，而说黄鼠狼。我告诉你们，那时候猫还没传入中国，我们今天养的这种猫是从埃及经印度传过来的，中国古代也有猫，《诗经》上面也写到，但是那种猫是豹猫，身体很长的一种猛兽，不是我们家中那种猫。从前的人是要保护黄鼠狼的，因为它能捉耗子。黄鼠狼又叫臭鼬，又叫鼬鼠。

【中于机辟】“机辟”就是机关，关就是闭，因此这一个“辟”跟前面那个“不辟高下”的“辟”根本就是两个字，前面那个“辟”是躲避、回避的“避”，后面这个“辟”相当于“闭”。我们说的机关就是设的某种装置，机关是原来猎人发明来捕兽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把大量的西洋文字翻译过来，把政府单位翻译成机关，后来我们就跟着拿来用，机关就多了一个义项。就说黄鼠狼一下中了机关，被夹住了。黄鼠狼逮耗子的时候东跳西跳，总有一天它会跳到捕兽的夹子里边被夹死。

【死于罔罟】“罔”就是设的“网”。黄鼠狼最终落到网里面去了。就是说，你看，黄鼠狼本事那么好，野猫本事那么好，结果把命都丢了，中了人家的埋伏，中了人家设的计。

【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这个“斄”字，虽然书上给它的读音是lí，实际上古代的音是可以转的，lí的音可以从mí的音那里转来，mí又转为máo。斄牛就是西藏那边的牦牛。牦牛那么大，笨得很，一

点都不灵活，像悬挂在天上的云朵那么大。这个是庄子在那里吹了，因为任何牦牛都不可能有垂天之云那么大。那是因为在中原可能看不到牦牛，只是听说牦牛很大，有一座山那么大，就是没看到。

【此能为大矣】要说大，这个就大到顶点了嘛。

【而不能执鼠】牦牛块头再大，让它去逮耗子，它又不如野猫和黄鼠狼。牦牛没有这样的本事，牦牛也不稀罕有这样的本事。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现在你有那么大的树，而又在担心它没有什么用。

【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那样大的一棵树，为什么不把它移栽到理想国那里去呢？“无”字古音又读wū。“无何有之乡”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地方，翻译过来就叫理想国，理想中存在，实际上不存在。庄子要告诉他，你必须从现实生活中撤退，必须去追求精神上的理想国，而不要再留恋一个官位。你把这棵大树移栽到精神的理想国里边去，不要再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

【广莫之野】一片辽阔的原野。

【彷徨乎无为其侧】可以在树旁边走来走去，不要去做什么事情，这里指的就是不要去当官。

【逍遥乎寝卧其下】你很逍遥，在大树下面睡一觉。

【不夭斤斧】“夭”就是没有活够天年就死了。这棵大树不会夭折于长柄斧和短柄斧。

【物无害者】“物”这里指的是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危害它。

对了，这就是真逍遥。庄子最后才给你们露了底牌，真逍遥就是回到精神的理想国里边去，不要被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得失、荣辱、利

弊所牵制，只有到了精神理想王国里，人才能做到在想象中的“无所待”，就是逍遥。所以，庄子说的这个逍遥，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存在，而是说你要回到内心、回到理想、回到精神世界里去，就是有人说的向内转。

【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这样大的一棵树，没有任何方面需要用它。

这就是庄子说的“大用”。凡是你要拿给人家用的，都是小用，大用就是没有人来用你了，你也不领那份工资，个人吃俭省点，煮点稀饭，来点泡菜。所以，庄子的逍遥绝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富了贵了就是逍遥，或者到了纽约巴黎就逍遥，或者到了埃菲尔铁塔就逍遥，或者到了北极南极就逍遥，不是这样。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逍遥是真逍遥。你看，庄子在《逍遥游》快要完了才讲真话，结果竟然是这样。绝大部分人知道结论是这样都会大失所望，也许还有小部分人觉得，人要追求内心上的一种“无所待”，这个才是逍遥。也一定有人会说这不是阿Q思想吗？要说阿Q呢，庄子也好像有一点，如果没有这点，一天到晚忧国忧民，哪还有逍遥可言呢？

第五讲 《齐物论》

莊子·齊物論（摘抄）

①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淡淡，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②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

芒者乎？

③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

④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⑤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

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
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
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
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
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
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
其辯。

⑥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
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
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
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

⑦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
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
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
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
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
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
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
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⑧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
坐。曩子坐，今子起，何其
无特操與？」景曰：「吾有待
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
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⑦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
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
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
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
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
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内篇》的第二篇就是《齐物论》。什么叫“齐”？“齐”这个字最初指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肚脐眼儿，那又怎样引申成为一样齐的“齐”呢？是因为任何人的肚脐眼儿都是个中心点，上至头顶，下至脚底，都一样长，因此可以作为“齐物”的标准。齐物，就是要把万事万物拉成一样长。民间常说，要把泥鳅、黄鳝拉得一样长。庄子认为，事物不可能拉得一样长，万事万物千差万别，有许多不可比性。庄子说，不是齐“物”，是齐“物论”。论者，理也，“物论”是一个词组，万事万物虽然不能拉得一样长，但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它的道理，包括它存在的合理性，它生存的过程也与其他生灵有类似的东西，万事不齐，但物论（即物的道理）是可以“齐”的。

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看过日本拍的纪录片《狐狸的故事》，看它们一家的生活，怎么样生存，怎么样繁衍，怎么样面对死亡。我看了马上就想起，这就是“齐物论”，物理上可以齐，狐狸的一生和人的一生一样，从物理上有其相似性。庄子再三强调，客观世界千差万别，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们拉齐，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它们要争论谁长谁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评说，因为它们中间有许多不可比性。但是，从物理角度看，彼此都差不多。美国有一个小说家叫约翰·斯坦贝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写了一部小说叫《人鼠之间》，写两个失业工人，他们之间存在友谊，但最后一个把另一个杀了。他感慨人和老鼠一样，都有困境，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某些行为和老鼠差不多，这也是从物理角度说，人和老鼠是可以“齐”的。

现在讲正文。庄子先从风开始讲，讲风吹的声音，最后，他暗示，世间存在的一切东西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我们还无法知道的东西，那就叫“道”。他点明了这个以后，告诉我们，我们生存在世，接触万事万物，要用道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这样，我们对很多是非长短，就会淡化了。整篇《齐物论》，就是要求大家醒悟，任何一个事物，除非我们不了解它，我们一旦了解了它，我们就会看到它都有自

己的一套道理，有它存在的意义，不是我们一笔可以抹杀的。这样说来，我们可以避免许多是非长短。我们选讲的这一部分，说到了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叫大知，一种叫小知，现在“知”我们都读成zhī，从前不读zhī，都念“智”（zhì），说“智识分子”，相当于英文的intellectual。

大知闲闲，小知閒閒；大言淡淡，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

【大知闲闲，小知閒閒】“閒”读jiàn，偷偷窥看的意思。《庄子》书上写一个齐人，有一妻一妾，他吹了牛，说他在外面怎样怎样吃得开，有人请他吃喝。他的妻妾就偷偷跑去打听，是去“閒”他了。“大知闲闲”是指真有大智慧的人，他的风度是很安闲的；凡是那些半罐水，眼睛鼓着，走到哪里都观察别人、研究别人的人，便是“小知閒閒”的人。

【大言淡淡，小言詹詹】有一种说法，“淡”字没有三点水，是个“炎”字，但还是要念dàn。所谓“大言淡淡”，是说真正有道理的话，听起来没盐没味；反过来说，凡是吹得天花乱坠的，往往是小言。“詹詹”就是多话之貌，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唧唧喳喳，就是小言。

【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小知是非常能干的人，说他们在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工作。“魂交”是说他们的灵魂、心灵得不到休息，白天那样累了，到夜晚还要“魂交”，“交”是跑来跑去，不得安息。一旦他们醒了，他们身体忽然打开了，他们又要努力去奋斗、拼搏了。

【与接为构，日以心斗】“与接”与“为构”是两个词组，而且词性上是对应的，“与”就是参与，“接”就是联系，小知一天到晚八方联系。

“构”，坑害。他在联系的同时，一样在坑害别人，一边拉拢人一边整人就叫“与接为构”，我们不是说整人叫“构陷他人”吗？“日以心斗”，没有哪一天，他不处在战略、谋略的思考之中。

【缦者，窖者，密者】小知中间有这三种：缦者，公开的家伙，他要怎样都公然地做；窖者，窖得很深、城府深的家伙；密者，不说话的人，今天我们说沉默是金的人，一句话都不说，完全摸不透他。

【小恐惴惴，大恐缦缦】他们时时处在心惊胆战之中，是因为他们日日在奋斗拼搏，所以常常害怕得很。“缦缦”就是散了架了，炒过股的人都有体会，一听说崩盘了，一下子亏了20万，一下子就散架了，瘫倒在地。

【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继续说这类小知，这边在联系，那边又在策划什么，机会一到，他们就要打出去，打出去就叫“发”。那个“机”就是古代弩箭的扳机，“栝”就是扳机上一个弯弯，像括弧一样，至今你去看那些枪的扳机，都是一个弯弯。他冲出去如箭，来得猛，为了什么？“其司是非之谓也”，就是他要主宰谁是谁非。“司”，主也。他要来决断是非。

【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这么多句，彼此平行，全都是对仗，这就是文章，是对偶文，而非散文。刚才说他们冲出去，一旦他们冲出失败了，他们退守，仿佛诅咒一般，发誓要与阵地共存亡。这表示他们要保持他们的胜利，绝不能失败。

【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你想一个人在这样“日以心斗”的情况下，“杀”就是萧瑟、衰老，古人常借一个字来表一意，“若秋冬”，如秋冬落叶一般萧瑟，比喻人生的秋季和冬季。“以言其日消也”，一天比一天衰败。

【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溺”就是沉在水里面，就是说他沉醉于斗争哲学之中，你完全没有办法把他拉回来，劝都劝不动，

他要去。“不可使复之也”，是庄子的感叹，庄子见过太多这样的小知了，劝不回来他们。

【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厌”是什么，不是讨厌，是借用的字，借用“餍”字，是吃饱了的意思，所以“厌”最初是指胀饱了。小知这样的人，他吃饱了，捞够了，他还“缄”，“缄”就是把信拿来封好，只认进不认出，好像没有屁股的貔貅一样，不知排泄，拼命吃。“洫”，体恤、友爱的意思，古人认为“爱”这个字不是一个好字，古人把“爱”与“贪”看做同样性质的字。在佛经中这些字都要戒掉，如“贪”、“嗔”、“痴”、“爱”等。这里“洫”就是贪，“老洫”就是愈老愈贪。你看庄子仿佛说今天的话，只不过他换了一套语言体系罢了。

【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这是庄子的感叹，一个人拼命向死亡道路上跑，没有办法使他回到阳间来，劝都劝不了。他认为战国时代，一切崇尚功利，虽然也是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但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人的拼搏，不下于今天的职场。

这是第一段。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第二段，是说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主宰，庄子认为没有，他不信宗教，不搞个人崇拜。比如一个人，身上有各种器官，有的特重要，如心脏，它罢工我们就完了。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主宰，比如人在吃饭的时候，牙齿和舌头就是人的主宰。各个器官都有它独特的作用，有谁说他的哪个器官一点用都没有，可以割来丢了？即便是盲肠，其实也有作用。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一旦你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形成一颗受精卵，形成胚胎以后，就叫“一受其成形”，因为你是被造出来的啊，所以他用“受”字。“不亡以待尽”，你就没有办法死了，你只有在那里等着，将来才能死。“尽”就是人生的终点。他的意思是说，一旦为人，便无自由可言，一旦你是一个生命了，你想死都死不成，还要等待几十年，还有许多的人生苦难等着你。这都是有思想的人替我们想到了这些，我们是想不到这些的。

【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刃”即轫，就是刹车。从前的车子，不走了，就把一个叫轫的东西插下去，要走就要发轫，就是把那个轫取了。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和这个客观世界互相“刹”、互相“靡”，“靡”就是制造摩擦、冲突，很多事人是没有办法的，于是就投身于冲突、矛盾之中。你的生命向着终点跑去，就叫做“行”，你向死亡跑步前进，就如同马在奔驰，你是完全无法主宰的，无法叫时间停下来一秒。“不亦悲乎”，这不是很可悲吗?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役役”，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又去做那件事情，非常劳累。虽然忙碌，但是不见成功，累了一辈子也枉然。

【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茶然”，就是把人累垮了，疲役、劳役，还不晓得自己的下场，岂不悲哀吗?

【人谓之不死奚益】难怪人们常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奚”，何也；“益”，好处。意思是，还有什么好处? 他把小知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痛苦都表达出来了，他们发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的感慨，纷纷去自杀了。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首先是他的身体垮了。“形”即形体。他的心也跟着老了，他年轻的心原来很敏感，感受艺术，感受爱情，感受各种美好的东西，他老了，身体也垮了，他什么

趣味也没有了。“可不谓大哀乎？”进一步探索到一个人的心灵被毁了，才是最大的悲哀啊。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芒”，就是茫茫然的样子。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吗？实际上，很多人，碰了钉子以后，都搞不懂了，对这个世界感到茫然。

【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难道是，只有我一个人茫茫然无所归处，而其他人都很清醒吗？这是庄子的问话，没有回答。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想法，我在年轻的时候，每读到这一段，泪水就流出来了。这种痛苦，虽然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人写的，但我觉得人心是彼此相通的。所以，不仅万物可以齐，古今都有同一道理，不然我们怎么会读了就感动呢？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第三段，庄子接下来讲是非。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庄子的生死观与我们的略有不同，庄子认为人的灵魂不灭，死亡是另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存在。通常的说法是：生一人的同时也就死一鬼，死一人的同时也就生一鬼。宣布可以干这件事的同时也就宣布了不可以干那件事，宣布不可以干这件事的同时也就宣布了可以干那件事。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有所肯定的同时也就有所否定，有所否定的同时也就有所肯定。这么说来，生即死，死即生；可以即不可以，不可以即可以；肯定即否定，否定即肯定。这样就近乎概念游戏了。

【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圣人之所以不采用这种说法，而任其自然，也是考虑到天下本来无是无非啊。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对待某一问题，彼方肯定，点头说是，此方否定，摇头说非。对待另一个问题，此方否定，皱眉说非，彼方肯定，拍手说是。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有彼的那一套是非观，此有此的这一套是非观，彼真是对的呢，还是不对？此真是不错呢，还是错了？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偶”就是相对。

【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要弄清楚以上问题，不妨设想有一只巨型的玉环，半环翠绿，彼站其上，半环朱红，此站其上。彼此唇枪舌剑，请你前去判断是非。你该站在何处，才不至于偏袒他们任何一方？显然，绿半环上，红半环上，都站不得，因为那里是他们的立场。你必须找一处中立区，不挨误刀，不中误箭，又有利于掌握战局。

那个理想位置应该像门扉的枢轴那样，可以自由回旋无碍，既不被客人的急掌拍开，也不被主人的飞腿踢闭。那个理想位置就是环中，别无选择。可以不站任何一方立场，你悬浮在圆环中央的虚空里，获得全方位的视域，便能对付无限多的问题。

第四段——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下略“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下略“仁常而不周，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无弃而几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我们做专我们的业务，要花费时间和精力，那是小道。还有一种是大道，这种大道不属于知识，而属于一种智慧。几乎书店里的书，百分之百都是小道，为什么呢？因为“大道不称”。“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举起来，大道并不需要举起来。从前说“大辩不言”，真正的雄辩是一句话都不说，像我们这样，博得了一点虚名的，全部是小道。你到处都在“称”，人家也晓得你那个名字，凡是拿出来让别人知道的东西，都是小道。

【道昭而不道】如果道都是明明白白的话，那就不叫道了。举个例子，有些过筋过脉的东西，我们用语言难以表达，靠我们自己慢慢去体会，真正的道讲不明白。

【言辩而不及】那些好听的往往做不到，就是今天说的没有可操作性。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我们到了我们所不知道的限度，就到了我们知道的顶点，我们只能认识到的一个顶点。知识圈以内的，我们知道，圈外的全然不知。

【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有几个人懂得有一种一句话都不说的雄辩，有一种从来不说出来的大道？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如果可以道白的话，那绝对不是永恒的大道，都是小道。

【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就是说，谁能够知晓这些，谁真正掌握了，他就是“天府”。“天府”最早见于《庄子》，“天”是大自然，“府”是什么呢？是库房，装东西的地方。

【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注”，注入。它本身是无穷大，永远都不满，不像我们半罐水，有了一点点就响叮当。你从那里取出来，倒出来，随你倒多少都不会倒完。

【而不知其所由来】而它自己也讲不清楚它为什么是这种状况。

【此之谓葆光】什么叫“葆光”，天文学上最恰当的翻译就是黑洞。“葆”就是把那个光藏起来。黑洞密度极大，引力极强，光线都射不出去，所有的东西都被它吸进去了，因此我们无法发现它的存在。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鳝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鳝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

第五段，说所有的生命形态，各种事物，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庄子写得很有趣。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民”者，人也。人如果长时间睡在潮湿的地方，他的腰杆子就会疼。“偏死”就是偏枯，他的身体局部就会瘫痪了，“死”，不是死亡。

【鳝然乎哉】泥鳅也会那样吗？泥鳅天天睡在水里，它怎么不腰疼呢？它们中间没有共同的标准了。

【木处则惴慄恂惧】如果人住在树枝上，就会吓得发抖。“恂”，眼睛鼓得很大；“惧”，恐惧。这是说人。

【猨猴然乎哉】难道猩猩和猴子也这样吗？

【三者孰知正处】一个人，一条泥鳅，一只猴，三者谁才真正懂得如何找到最好的栖息地？这无法达成一致，各说各的，你要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找不到的。

【民食刍豢】“刍”，小动物，初生的小动物；“豢”，家畜，“刍豢”，就是小猪、小羊、小狗等，是说人要吃这些东西。

【麋鹿食荐】“荐”，是一种草，麋鹿爱吃荐草，而人不吃那些草。

【蝍蛆甘带】“蝍蛆”，就是蜈蚣；“带”，就是蛇。蜈蚣认为，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蛇。

【鸱鸦耆鼠】“鸱”，就是猫头鹰。猫头鹰和乌鸦认为老鼠最美味。

【四者孰知正味】“正味”就是我们说的美味，让它们四者来讨论，天下什么东西是最好吃的美味，一定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鰌与鱼游】猿猴喜欢找猵狙来求欢，麋喜欢与鹿交配，泥鳅则与鱼交尾。

【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毛嫱和丽姬是人们公认的两个大美女。

【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人与动物，都有其审美观，虽然两位是大美女，但是鱼儿看见她们，就会潜到水底，怕来捉它们；鸟儿看到她们，如见到猎人，逃之夭夭；麋鹿看见她们也会逃跑。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这四者谁才知道天下真正的美色呢？

【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涂”，道路，与“途”相通。“樊然”，纷纷然，太乱了。在我看来，仁义的那套学说（这里是指儒家主张的仁义那一套），是非之法，完全是一片混乱，我怎么能够去理解它们的那一套雄辩呢？仁义啊，讲得头头是道，只能使我感到厌恶。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第六段，讲齐生死，人的生与死。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说”是“悦”，喜爱。庄子告诉我们，不要抱着一种成见，认为生是如何如何的美丽，死亡是如何如何的凄凉，不要这样。因为虽然庄子不信宗教，但他是灵魂不灭论者。我们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教育，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感到万分恐惧。庄子说，我怎么知道贪生不是一种迷惑？下一句，我怎么知道有的人害怕死、憎恶死亡？我们就如一个小娃娃，从生下来就被人抱走了，不知道回去，也不知家在哪里。其实回归就是死亡。我们活在世界上，像一个没有人要的孤儿，人家把我们领养了，这就是人生，我们忘了我们是从死亡中来的，是从无那里来的，我们也始终不愿回去，一说到要回故乡，我们就很痛苦。庄子把死亡作为故乡。人怕死就如一个迷失的儿童不晓得回来一般。

【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庄子讲了一个故事，丽姬的故事。丽姬的“丽”不是美丽的意思，是当初一个少数民族叫丽，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在今天西安的东南部，叫丽山，就是“骊山”。丽族有一个女子，是艾家庄庄主的一个女儿。“子”，古代女儿、儿子都可称“子”。

【晋国之始得之也】在山西那边，晋文公称霸，军队南下到陕西，把丽国灭了，把那里的女子都掳去了。

【涕泣沾襟】把这个女子捉到陕西去的时候，她哭得不得了。

【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后来，晋国国王看到这女子还有些姿色，叫她去陪国王睡觉，变成了嫔妃。什么是“筐床”呢？你去看现在有些古床，三方围着，中间睡一个王，叫筐床。丽姬哪里见过这般高档的床呢？

【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吃的都是烤乳猪之类，她后悔当初真不该哭。

【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我怎么知道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不后悔当初活着时，还努力求生呢？早晓得早些死，说不定还好些呢。

这个故事就是讲，最初听到死亡，怕得要命，哭得不得了，当他真正死了以后，灵魂在另外一个世界，变成另外一种存在，达到另外一种境界，灵魂非常快乐，他就后悔，当初临死的时候，还喊什么医生来抢救，早点走了多好啊。这段是很诙谐的。庄子文章极妙，你读时不要看得过于死板了。庄周写的时候，也许嘴角挂着微笑，你要把它看成一个文学作品，而不要想快点去死了算了，他是文学家，他是在比喻。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第七段，告诉我们人生无常，人生全是意想不到的，不是我们能事先安排的。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我昨天晚上梦到喝酒，早上起来大哭一场，因为股市崩盘了。这是很尴尬的人生。

【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昨天晚上在梦里大哭，醒来后出去打猎，很有收获，很快活。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在做梦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梦中间你又做了一个梦，还在梦中去研究你梦中之梦是吉是凶，这是人生之荒唐。

【觉而后知其梦也】醒了以后发觉自己原来是在梦里。其实他可能没有醒，他仍在另一个梦里。

【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最后，你才知道是梦中套梦。苏东坡词有“四十年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大梦”这个词就是从庄子这里来的，这是庄子发明的，这个词造得好，孔孟的书没有这么有趣。

【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有些愚蠢的人自以为醒悟，还自己偷着乐，说自己都懂了，自己都醒悟了。

【君乎牧乎，固哉】他懂了什么呢，他懂了周王的地位高，放牛娃的地位低。“固”是指如固体一般，不能变化。

【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丘，孔丘。女，汝，你的意思。有一个人跑到孔子那里去学习，回来对同伴说，同伴却说，你与孔丘一样在说梦话，我说你在说梦话，我也在说梦话。这一段庄子发挥的是相对主义，奇妙无比。

【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吊诡，就是悖论。

【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这样的悖论，在万世之后，会出现一个大智者，会给你们一个答案，这是早晚必然会有的。

第八段——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坐。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坐。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庄子观察到，太阳与人的影子之间，有一个边缘模糊的影子叫魍魉，也叫伴影。伴影问人的本影：刚才你还在走动，现在你又坐下不

动了，刚才你还坐着不动，现在你又起来走动，你怎么没有一定的规则呢？因为伴影跟着本影动。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本影说：我恐怕是有待才这样的。“有待”，表示非独立存在，而是依靠其他物体的存在而存在。影子是跟着人在动的嘛。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你怎么能责怪我一会儿走一会儿又停呢，我又去怪谁呢？是那个人要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庄子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各种无奈，迫不得已。

【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你当我心甘情愿做蛇的皮，做蝉的翅膀，紧紧依附它吗？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晓得呀？为什么不那样，我怎么晓得呀？

第九段——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昔”古音读zhu，昔者，就是昨天。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胡蝶。胡蝶的“胡”没有虫旁，这是正确的写法，“胡”者，黑也。胡蝶是指一种黑色的凤车蝶，很大的那种。

【栩栩然胡蝶也】真是生动活泼的一只胡蝶，我一点不觉得那是梦。

【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志，志趣；适，适合。我自认为自己很满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庄周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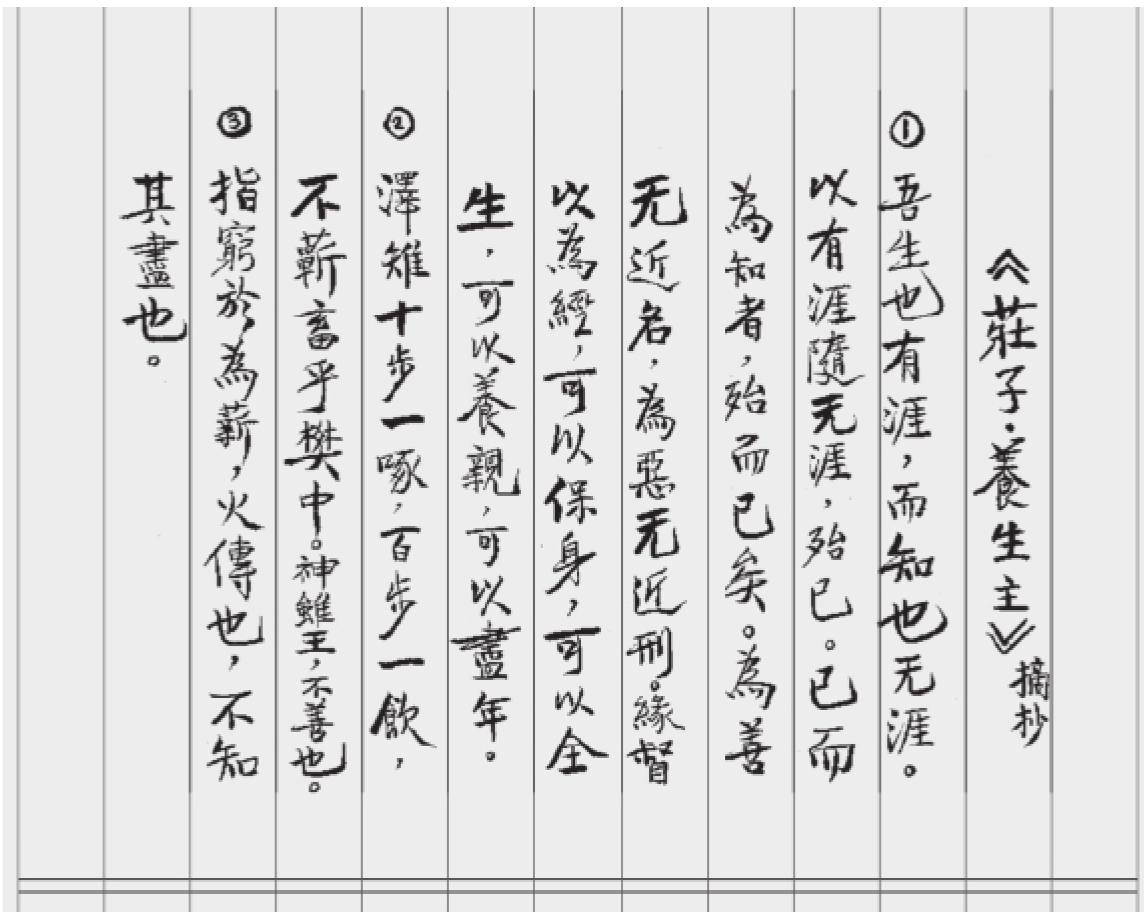
【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俄然就是突然。突然醒了，仍然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处境穷困的庄周啊。他很穷，吃野菜，打草鞋，连

米都买不起。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我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胡蝶，还是胡蝶做梦变成了庄周。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是一个阶段，胡蝶又是一个阶段，或许人生有许多阶段。这就叫事物的转化。他指的是死亡，他把死亡加以美化，说那不是死亡，是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物化。“物化”这个词是庄子发明的，后人用物化表示死亡。

第六讲 《养生主》



《莊子·養生主》摘抄

①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无近名，為惡无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②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③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养生主》这篇是《庄子·内篇》七篇中最短的一篇，因此我也选得很少。什么叫“养生主”，为什么庄子不把他这篇取名叫“养生”，那岂不好吗？为什么他要加一个“主”？历来就有许多说法，最常见的说法是，“养生主”就是“养生的主旨”，是主旨的主，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本人研究文字学，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养生主”不是“养生”，是要保养“生主”。什么叫“生主”，我们先说“主”。这个“主”字在古代是象形文字，下面画的是一个灯盏。从前，你们的父母亲、祖父母那一辈，曾经用过清油灯盏。“主”字下面不是“王”字，那只是我们为了书写方便把它写成“王”字，其实是象形字，像一盏灯。“王”字第一笔，是灯的上面装清油的小碗；“王”字底下这一笔，是灯下面的一个盘子；“王”中间那一笔，是一个手可以握住的手柄。那么最上面那一个点，就是灯火，灯火在古代叫“炷”。那么“养生主”的“主”本身就应该有一个“火”旁，但是古文字的“主”上面那一点已经就是火了，用不着再加“火”旁，因此，我们要养的这种东西，叫“生主”。什么叫“生主”呢？“主”就是灯，所以我们要养的不是“生”。

整部《庄子》书上从来就没有教我们吃哪些保健品之类的，一句都没有。庄子本人就非常贫穷，庄子也没有告诉我们要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锻炼身体，没有，庄子不主张什么锻炼身体的，因此庄子不是要养生，而是养生主。生主者，那个灯火，是治理人的灵魂的。所以，养生主就是要养好你的生命之灯。这个灯就是灵魂。因为庄子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盏灯，任何一盏灯都有坏了的时候，唯一能够留下来的就是那个灯火，那个灯火很小，如果烧完了不是要熄吗，对，那就是人生的终期。但是，你在你的火熄灭以前，别人用了你这个火，去点燃了他自己的灯，那么便是灯有尽，火无穷。火就是人的灵魂。

庄子认为，人的肉体终有毁灭之日，但是人的灵魂能够永远传递下去。这就是你用你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这个火可以是道德，可以是主义，可以是思想，也可以是知识，抑或是技术，你可以传给别人。哪怕你已经不在了，你的灵魂仍然活着，活在其他的生命体里。所以，庄子这一篇的题目叫“养生主”。

我前面不是已经讲了吗，他在《内篇》的这几个题目，都是“×—××”结构，比如说“齐物论”，“物论”是一个词，“齐”是一个动词，“齐—物论”；那么这一篇就是“养—生主”，是养好生命之火种，保养你的灵魂，整个这一篇说的就是保养灵魂。

第一段——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开头庄子就告诉我们，人生是有限的，就是“吾生也有涯”，“涯”就是边际，天边就叫天涯，生命的终结处也叫涯。我活在世上只有几十年，终有了结之日。“而知也无涯”，从前我在读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提醒我，那个“知”要读zhì（智），因为用在那个地方是名词，是知识，不是念zhī（知），如果拿英文来讲，知就是know，而知识是knowledge。老师说这个应该读zhì（智），我也知道应该读zhì（智），但是数十年来大家都读成zhī（知）了。从前，我们叫智识分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们都叫智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改称知识分子，从那以后一直“知识”到现在，就读成zhī（知）了。这句是说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这个话在庄子那个时代，很多人都不信，因为那个时代进步得非常缓慢，百年前和百年后的状况没有多大差别；而我们今天的时代，半个世纪世界就可以完全变了。刚才我走到办公室后头，看到电脑，办公用的电脑那样薄，我就想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最初造出的一台电子计算机，有一座房子那么大，而今天缩得那么小，二十世纪完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变化得就更加快，因此庄子的这句话就非常有根据。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我们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无穷无尽的知识，“殆已”。殆，这里就是危险的意思，把这样有限的生命拿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危险得很，是在冒险。庄子提出这个，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我坚决反对家长星期六还让孩子去补习功课，时间抓得那么紧。我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们，但是各人信各人的，我认为知识不能够这样汩汩地去灌，尤其不能够影响到人基本的生活方式，影响人的心态。把学习变成一种压力，那就太苦了，庄子说那样会摧毁一个人的，不是“养生主”。

【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前面说了，很危险，现在接着说，已经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你还去那样追求知识，那就肯定会有危险状况了。“殆而已矣”，是说除了危险以外再没有其他可能性了。以我自己来说，我这一辈子，从读书起，就是一个勤奋的学生，我也爱好知识，但是我深知，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我们不要把杂乱的东西啥都往自己脑子里边塞，我们装不下那么多。为什么我们现代社会，特别是有些工业发达国家，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恐怕跟知识造成的压力也有关系，那样做对一个人是没有好处的。

【为善无近名】然后下面接着说，人应该行些善，庄子说好，“为善无近名”，要行善就去行善，但是他提醒到，不要去追求名声，要行善就在那里低调地做好事吧。不要像我们现代人，捐钱的时候，虽然是两百块钱，在电视里边，非要等到镜头对准他了他才拿出来比划一下然后才丢到捐款箱里头去，这个简直就叫“为善而近名”，庄子坚决反对。现代人还用各种东西来鼓动，说捐了钱刻一个碑，凡是捐了两千块钱以上的，名字就刻在第一行，这就是“为善要近名”，庄子说你不要这样做。其实古人早就说过，“善要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这是说行善。

【为恶无近刑】那么如果你要去为恶，这个为恶虽然不一定会触犯法律，因为世界上的恶多得很，有些并未被法律所调整，庄子说，

为恶，你去做吧，但是你要记住，不要去触犯法律。这个就是给今天那些能干的干部说的，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允许的都可以干，就是这个“为恶无近刑”。这也就是把法律的空子研究透了，晓得哪里可以弄钱，而且又不被禁止。庄子这些话我觉得很诙谐。为善也可以，为恶也可以，但是有个底线。当今还有几个人为善而不近名的呢？我看少得很。他写了个东西，发表时署了一连串的名字，如果没有把他的名字署在前面，而是把他的名字署到后头去了，他便要到法院去告，这样的事是没办法说的，因为庄子说的“为善无近名”这一条没有人来具体加以规定。“为恶无近刑”，其实也不可能，如果一个人一直干坏事，终有一天会触犯法律。

庄子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先教你不要去为恶，第二也不要去为善。庄子说，每个人管好自己，世界就善良了。就是怕有些人不管他自己，一天到晚去改善别人，结果他自己都没有弄清楚过。意思就是说呢，你还是要注意保养你的灵魂，不要让你的心处于动荡之中。

【缘督以为经】他就教你，你应该走这样一条处事的路线。什么叫做“督”？“督”是借用来的一个字，本来借用的那个字应该是“裻”，也读dú。“裻”是什么呢？现代的人不可能知道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衣服背后已经没有中缝了，古代的那些衣服不用扣子，背后都是有中缝的，两边合拢的那条中缝，就叫“裻”。“缘督”就是说，你应该顺着背后那条中缝走。“以为经”，“经”就是南北的道路，济南街道的经一路、经二路……经七路、经八路，都指的南北向的概念。你应该按照中间那条路线走，拿今天的话来说，你不应该左倾，也不应该右倾嘛。

【可以保身】可以保住自己的脑袋，不要弄得身首异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要站队站错了，那边也去不得，这边也去不得。身在乱世，庄子就只好教人学滑头，你就走中间那个缝缝，这边出事了你去那边，那边出事了你来这边，不管哪边出事你都有的去。

【可以全生】前一个“身”，指的是身体，就是不至于犯各种刑戮，把官给丢了，或者把老婆也给搭进去，那个叫保身。“生”指的是生命，包括你的灵魂在内，能够得到保全。也就是说，不要把你的人生弄得污七八糟。

【可以养亲】“养”这里读做yǎng。凡是父母养子女才读yāng；凡是下一辈供养上一辈，都读yǎng。这个读音不是孔夫子、孟夫子这样读，而是因为中国古代汉语，同一个动词有不同的读音，不但有主动格、被动格，还有晚辈对长辈、长辈对晚辈的区别。这里的“养”是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奉养，就应该读yǎng。这句的意思是，这样做你便可以供养父母。

【可以尽年】“尽年”就是活够你的天年，上天让你活六十岁，你活够了，叫尽天年；上天让你活九十九岁，你活够了，也叫尽天年。

庄子的这一段文字是韵文，他押了韵底。你听我给你读出来：名、刑、经、身、生、亲、年。那个“年”的古音，是读ning。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这一段，《庄子》书上就是这样短。“泽”指的是山泽、草泽、泥泽，凡是那些水草多的地方，都叫泽。“雉”就是野鸡。“十步一啄，百步一饮”，是说野鸡的生活非常困难，野鸡在树林里不停地走，每走十步就得抓虫子来吃，还要喝水，一辈子的时间都用在找饭吃上面了。“不蕲畜乎樊中”，这个“蕲”也是一个借用字，它本来的那个字，应该是祈祷的“祈”，也可以读成期望的期。就是说，那野鸡虽然生活很困难，但是它仍然不希望“畜乎樊中”，即养在动物园里。“樊”就是樊笼，就是很大的笼子，边上有铁丝网。野鸡虽然生活困难，但是也不想到动物园里去吃那些掷来的食物。为什么一只野鸡在野地里过得很苦，如果关到动物园，会被照顾得很周到，它却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神虽王，不善也”，这六个字，是野鸡在表达它的看法。“神虽王”，就

是说把我关到动物园里去，我一天吃得很饱，营养又很充足，看起来我的神态跟王一样。“王”要读wàng，王者神也。因为用不着每天苦苦地去找饭吃了，那就是活得很神气嘛。“不善也”，但那毕竟不是很美好的事情。

你注意，在《庄子》这一段，要说的是：自由比晚饭重要。野鸡哪怕活得那么苦，它是自由的。它经历了外面的风霜雨雪各种艰难，它是在大自然里边，它是自然界的一个生命，它是独立的，去找晚饭吃虽然苦，但那就是它的一生，而它一生的意义就在于此。你如果把它关到动物园里，它的一生就是别人要喂养的那一生，对于一只野鸡来说，就毫无乐趣。

所以，我一直认为，庄子是中国最老牌的自由主义者，就表现在这里。庄子一辈子就像那只野鸡，他日子过得非常苦，他可以去当官，楚国国王还派使者来接他，说我们请你到我们那去当大官，但庄子不去。庄子说你们楚国有一只很大的灵龟，你知道吗？使者说我当然知道了，乌龟的壳都供奉在我们的庙堂上面。庄子就反问使者：如果你是一只乌龟，你愿意做一只小乌龟，和别的乌龟生活在泥巴坑里，还是愿意做那一只灵龟，被人家杀了，把龟壳挂在庙堂里边？那个使者说那我还是愿意做一只小乌龟，在泥巴里活得好一些。庄子说那你回去和楚王说，本人就是一只小乌龟，要在泥巴里活。庄子在他的书中多次表达他的这一个观点。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这一段，历来争论极大，包括标点符号是否这样标，从魏晋南北朝起就有争论。有的说应该是：“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而什么是“指”也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说“薪”是我们烧的那个柴火，“指”的意思是要把柴的枝杈捏断。后来有人说，这个说法很荒谬，说烧的那个柴已经是砍成一段一段的，谁还要你去弄断去。我小

的时候，我们家烧的就是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就知道为什么枝杈不要去捏断，因为柴块子那么硬，枝杈也捏不动。于是有种说法，那个“指”是借字，它本来的字是脂肪的“脂”。对了，这个说法对了。从前是把脂和油混起来用的，脂就是油，油就是脂，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案桌上的那块板油才叫脂，从前把一瓶香油或者芝麻油也叫脂。“脂穷于为薪”，理解成拿油去烧柴，未免也太荒谬了，所有的人都把这个薪解释成柴薪。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去解释，在我以前还没有这样解释的。本人的看法，这个“薪”字，实际上是灯芯。把一个东西塞到灶火里面去烧，就叫薪；如果把一个东西放到灯盏里面去烧，叫芯。实质上是一回事。因此，“指穷于为薪”的“薪”是灯芯。这里说的是一盏灯，而不是烧的柴。

你要注意，我们有一个成语，就是从庄子这儿来的，叫“薪尽火传”。老师教学生，也适用这个成语，就是柴有烧完的时候，但是火能够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本人对“薪”的解释是灯芯。这段话意思是：一盏灯，把它点燃了，把灯油点干了，即“指穷”，供应灯芯去燃烧了，但是“火传也”，火就没有完，火可以传下去。我这盏灯还在燃着的时候，可以把别人的灯点燃，当我这盏灯熄灭的时候，别人的灯还燃着，我的火就一直传下去。油能够烧干，火是永远能够传下去的。他说的是一盏灯，为什么“养生主”的“主”应该有一个“火”旁（炷），实际上说的就是灵魂。这一篇的意思在这一段就得到了印证。“不知其尽也”，千年万年，永远都不会尽，好比你当老师，你教学生，就是你用你那一盏灯，去点燃千百盏灯，后来，你的油烧完了，灯熄了，你走了，但是你的弟子们，永远把你的灯火传下去，这些灯火里边就有你的灵魂。

“养生”太容易了，“养生主”却是说你这一生要活得有意义。在你活着的时候，你的灵魂要快乐、要安详；在你去世的时候，你的灵魂永远不熄灭，活在别人的灯火里。这一篇就表达了庄子的人生观，庄子

不是一个耍滑头的人，庄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短暂的一生，应该有所奉献，应该让你的灵魂不灭。

《养生主》一篇我就选了这三段。《养生主》这篇中最长的一段是“庖丁解牛”，是说有一个专门杀牛的，他讲他杀牛的经验。他说我杀牛十九年，你看我这把刀，还像刚刚磨出来的那样锋利，为什么呢？因为我把牛杀了以后，我会把大牛解成若干块。“解”就是“卸”，我们说的大卸八块，那个“卸”字写出来就是“解”，这里也要读xiè，庖丁解（xiè）牛。他说我不是用这把刀硬砍，硬砍就把刀砍得尽是缺口，我是先把牛身上的骨肉层次和器官结构都研究透了，我的刀进去，从它两块骨头中间那一点缝隙轻轻就过去了，我从来不去硬砍骨头。这个也说的是养生主，是说人要活得智慧。人不能动不动就和人家发生冲突，两败俱伤，庄子最不赞成这样，这样伤害了你的灵魂，不利于你养生主。你应该像解牛的庖丁一样，找到各个关节和各个器官之间最容易走的那一条道路，这样才可以游刃有余，刀轻轻地进去，完成了，刀还是好的。这一段占了《养生主》这篇绝大部分的篇幅，其实意思完全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要活得智慧，不要动不动就和别人对着干。庄子反对斗争哲学，因为斗下来，最后不但伤害了别人，也伤了自己的灵魂。有的人一辈子都搞斗争哲学，到老了他的灵魂受了严重创伤，他在家中和他的子女、孙儿一个都处不好，这样的人我们见过不少了。所以，人生要活得有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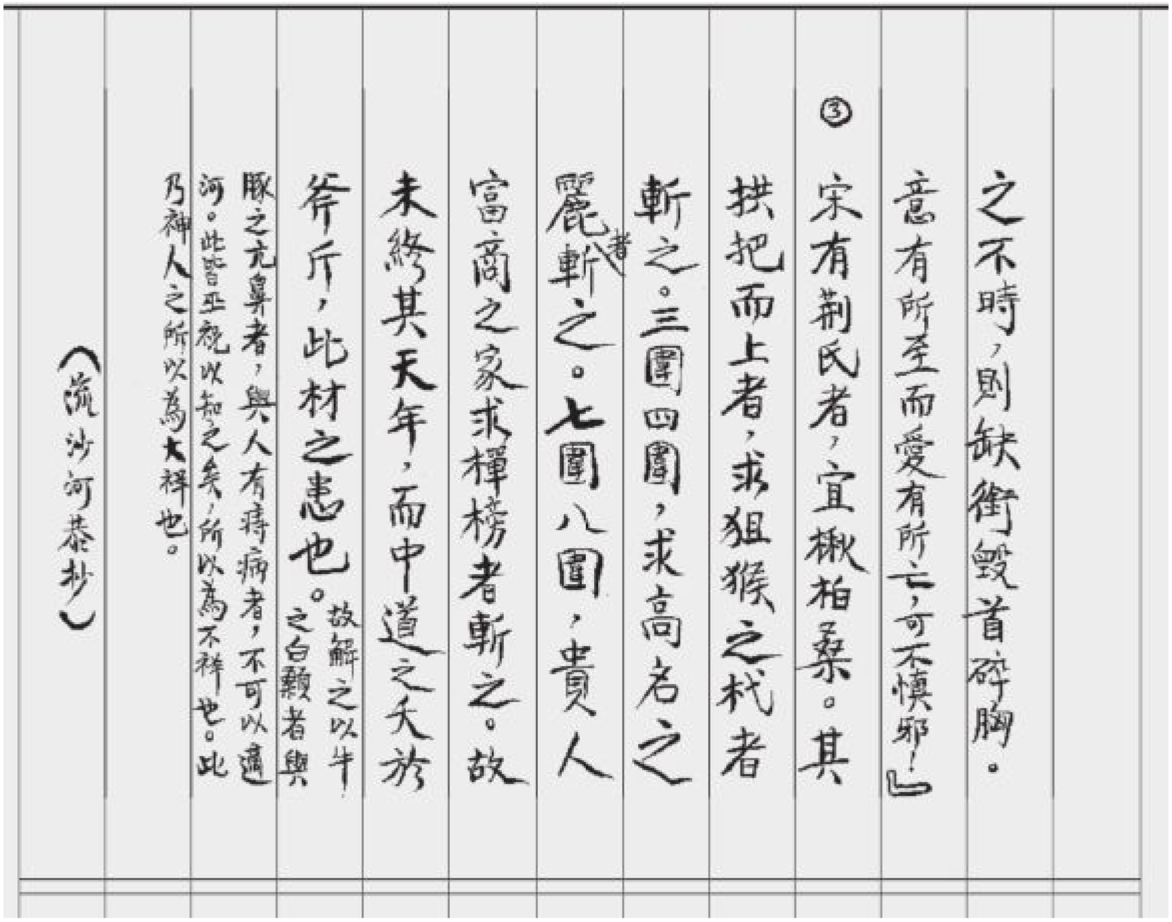
第七讲 《人间世》

《莊子·人間世》摘抄

①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刑耳！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

②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无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

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孼。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達之，入於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


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③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流沙河恭抄）

和前面的题目一样，这一篇题目的结构也是“人—间世”，不是“人间—世”。很多人就理解错了，这个“间”在这里是动词，就是我们说的介入。“人—间世”就是人介入社会。“世”指的是社会，指的是世界。那么，你们只要知道这个题目读做“人—间世”，这篇的意思就明白了一半，所以“间”这个字是很关键的。实际上，庄子要告诉我们一个人如何在乱世里处好关系的问题。

文章一开头就讲了孔子和他的弟子颜回的对话。

颜回见仲尼，请行。

……

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仲尼曰：“譆！若殆往刑耳！……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

【颜回见仲尼，请行】“仲尼”就是孔夫子，人们叫他孔老二，是因为“仲”表示排行第二。凡是弟兄取名叫“仲”，就是排行老二，老大叫“伯”，老三叫“季”。颜回是孔子的学生，来“请行”，他对老师说，我是来和老师告别的，我要出差了。

【曰：回闻卫君】我颜回听说卫国那个国君。卫国在春秋时候是一个小国。“回”是颜回称他自己，学生在老师面前，不称我，称自己的名字。

【其年壮，其行独】现在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的行为很独特，和大家不一样。

【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他没把他的江山当做一回事，不当做一回事就叫“轻用”。他治理他的国家完全漫不经心的，胡乱整，不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国家，而他自己又认识不到错误。这个“见”指“自见”，说他自己看不见他在犯错误。“轻用民死”，动不动就把老百姓的生命拿去牺牲。这是很多国王都有过的，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怎么死，下面说。

【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庄子的这些文字，非常独特，和《论语》《孟子》有很多的不同，他的语法和句子结构有些非常难懂。这里“死者以国”是什么意思？古代说“国”既指一个国家，也指一座城市。因为春秋战国时代有些是小国，一个国就是一座城市。让一城一城的人去送死，就叫“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大家注意了，名词“蕉”虽

读成jiāo，但是我要告诉你，不是芭蕉、香蕉的蕉，这个字就是“木”旁那个“樵”。山中所有的草木，皆谓之樵，所有的小草、大草、小树枝、大树枝都叫樵。整句话的意思是，把这些死尸拿到山沟里面去量，把山沟当做一个放死尸的容器，有多少呢？“若蕉”，像山里面的小草树木那样多，就是说死了很多人。

“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这一句非常奇特，理解这一句可以把它看成三段：“死者以国”一段，“量乎泽”一段，“若蕉”一段。这样一个句子是很难懂的。

【民其无如矣】老百姓简直无可比喻了，找不到比喻了。“无如”就是找不到，就是老百姓有多苦我无法给你比喻。

这是颜回对着他老师孔子说的话，说卫国国君是一个暴君。

【回尝闻之夫子曰】颜回怎样办呢？颜回说：我曾经听你说过。“尝”就是曾经。“闻之”就是听说过。

【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你曾经跟我们说过，如果一个小国，要是治理得好，国家状况比较良好的话，你就不要住在那里了，你就离开。因为你去的任务就是去治理国家，国家已经治理好了，你就要走。哪里的国家搞得乱糟糟的，你就去哪个国家。“就”就是到那里去。“医门多疾”，这个也是老师你曾跟我们说的，我们都是社会医生，有很多病人等着我们去治疗。

【愿以所闻思其则】我愿意把我听老师说的这些话拿来作为我目前的行为准则，愿意把老师的教导落实到行动上。

【庶几其国有瘳乎】或许这个国家有治好的机会吧！“庶几”就是勉强的，有那么一点儿。颜回在这里把卫国及其国君看做严重的病人，他到老师这来说，按照老师说的，我要去把这个暴君治好。

【仲尼曰：譆，若殆往刑耳】“若”就是汝，就是你。“殆”就是恐怕。孔子说：唉，你恐怕是去受刑罚折磨吧。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要去？你脑袋里是怎么想的？所以孔子用一个“ ”字，意思是说你这个脑筋太不会用了，你还要去治理那个国家，恐怕你自己难免会挨刀哟！“耳”就是而已。你只是去挨刀而已。

【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孔夫子直接说颜回，说你这个人，讲道德你很厚道，你又守信用，又直矼矼的，“矼”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犟得很，转不过弯。因为颜回是孔子弟子中间道德水准很高的人，但是“未达人气”，你连人家的气味都没摸准。老好人、厚道人确实多半都摸不透人家的心思。还有，颜回你这个人，人家都要有名有闻，闻就是知名度，只有你“名闻不争”，该你出名头的事情你一样都不去做；“未达人心”，你的想法和一般社会人的心态根本无法沟通。你对社会心理简直一窍不通。

【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强”要读qiǎng，强迫的强，现在没有多少人这样读了。很多人读成qiáng，这个“强”是形容词，比如与弱者相对的词“强者”，如果作为动词就读qiǎng。“绳墨”，就是木匠用的墨斗后面弹的那根线。木匠锯一个东西，要把墨斗后面那根线拉出来弹出一条直线，从那里锯过去，这就叫绳墨。这里是做个比喻，说你过度把仁义这种崇高理想和绳墨这种严格规矩，拿去“術暴人之前者”。“術”就是展开，把这一套说辞展开在一个暴君的面前。这个“術”字有各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術”字写错了，说这个字应该是“炫”字，炫耀的意思，就是把“術”字中间的“术”改为“玄”，说庄子的原文可能是这个字，后来错写成这个“術”字。但是书上既然是用这个“術”，我们也就勉强用这个字来讲。这个“術”就是通道，一种道路，是今天“术”的繁体，你看“术”周围是一个“行”字，行就是道路。“暴”不要读成bào，要读成pù，就是暴（pù）露出来，好多人读成bào是另一种读法。

【是以人恶有其美也】这样就会导致他人厌恶你。这种美好的理想，你拿去暴露在别人面前，只会招人牙恨，对方就会说，你了不起，你境界崇高、志向远大，你就是做给你自己看，你很完善，但是招人厌。这个“恶”字是动词，读做wù。“人”指他人，在这里指的就是卫国的暴君。

【命之曰菑人】那个暴君就会给你下一个定义，说你是一个灾人。“菑”者，灾害也，和火灾、水灾的含义是通的。你看这个“菑”，中间有三个弯弯，那个指的是水灾，下面是个田，指的是蝗灾。这里的灾人，就是说害人的人。暴君会认为你不是去帮助他的，而是去害他的。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他认为你是去害他的，他反过来就要害你。

【若殆为人菑夫】若就是汝，就是你。你恐怕要被人害喽。夫是语气词。

这是孔夫子教训他的学生颜回。意思就是说，那样的暴君，不是给他讲仁义道德理想就能够起到作用的，实际上就是告诉颜回，你要养好你自己的灵魂，你去了只会给你带来无限的痛苦，还没有好的结果。无论是保养身体也好，保养灵魂也好，那样的暴君都是不值得进言的，你不要去跟他说了。颜回听了老师的话，结果就没去。

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

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

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下略“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

【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古代没有“太子”，只有“大子”，“大子”就是“太子”。老成都人把大慈寺说成太慈寺，没有说大慈寺的。颜阖也是孔子的学生，他倒是跑到卫国去了。他准备去当太子的老师，叫太傅。“傅”在这里作为动词，意思是辅导。古代有太傅，就是太子的辅导员。

【而问于蘧伯玉曰】颜阖带着任务，在去当太子的老师之前，先去了另外一个县镇，是去见与孔夫子同样有名的蘧伯玉，去请教他。

【有人于此，其德天杀】假设有这么一个人，他的道德有天生的缺损，生来就没有好的德行。

【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我要去给他做工作，但若我不讲原则，和他一起搞他圆滑的那一套，对我们这个国家就有损害，“方”就是原则。

【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如果我要是在他面前做工作，讲原则，那就对我本人有害。

【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要说这个人没有一点知识也不是，但是他的知识刚好够知道别人的过错，他的全部知识刚好就这么多，于是他就不知道到底别人为什么犯那种过错，别人犯错究竟是别人的责任，还是他的责任，他不晓得。

【若然者，吾奈之何】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的话，你说我该拿他怎么办呢?

这段是个假设，他要去做太子的辅导员了，但晓得他的工作不好做，太子简直是浑的。于是，就来让蘧伯玉教他。

【蘧伯玉曰：善哉问乎】哎，你真是问得好！

【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你要警戒，你要谨慎。“正女身也哉！”这个“女”要读rǔ，即“汝”。你要先端正你自己，不能搞歪门邪道。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你在表面上最好去将就着他，“莫若就”就是千万不要不将就他。“心莫若和”，你的心一定要保持一种中和状态，意思是说你的心不要完全去将就他。形可以去将就他，但心要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

【虽然之二者有患】“之”就是“此”。我教你的这两条也有问题，中间也会有不好的效果，但你要掌握好分寸，就不会有问题。

【就不欲入，和不欲出】你去将就他可以，但是你不要陷进去了，意思是说，你不能上了贼船。“和不欲出”，你要保持和谐的内心，但是你不要让他见外，不要让他觉得你是外人。

要做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太不容易了。处在两者中间，你哪边都不敢得罪，你又要去将就他，又不能和他混在一起。和他混在一起，他被揪出来你也要被揪出来；但是呢，你也不要与他保持两条心，离他远了，他就会整你。

【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颠”就是被打倒，倒过来；“崩”就是垮；“蹶”就是绊脚子。如果你外表将就他而且使自己上了贼船，那样你就会被打倒，就会被消灭。那个暴君的贼船不能上。“为崩为蹶”，也就是说会被弄垮。

【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如果你保持中和的心态，又完全让他觉得你是个外人，与你格格不入的话，他就会认为你这个家伙只是为了挣一个忠诚的名声，你不是来辅导他的，你是来表现你是一个很崇高正派的人的，他就会把你当成妖怪，当成罪恶。这样也不行。

所以，读到这儿，你才晓得，这个“人间世”是如何的困难。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如果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你也要跟着做一个不懂事的娃娃。如果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你千万不要做出一副大人的样子去教训他，他胡乱整你，你也就给他胡乱整，他无知，你也要学会无知才行。

【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町畦”就是田亩的界限，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田有田的界限。他跟你不讲界限，一会儿与你讲哥们，不讲君臣了，所谓的打成一片了，简直不分上下，你也要跟着不分上下。

【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无崖”就是不着边际。他要跟你不着边际，不知要搞些啥子，你也要跟他不着边际。

【达之，入于无疵】你要搞通这一套，你的这一套投入实行的时候，不要有小尾巴让人逮到。就是说你做的这一套明明是假的，但也不要让人看穿了，在暴君的面前，你要做得非常周到。

【汝不知夫螳螂乎】你没有看见过螳螂吗？你恐怕也看见过螳螂吧。

【怒其臂以当车辙】你看那个螳螂，把前面两条臂举起来，想去把人家马车的车辙挡住。这就是后人说的成语“螳臂当车”。

我们至今还有很多成语都是从《庄子》书上来的，所以庄子就光凭这点贡献，这点发明权，这点专利，他到现在都还吃不完。我们口

语中很多通俗说法是从《庄子》来的，包括我们骂人骂得比较多的叫“舔屁眼儿”，就是从《庄子》书里边来的，是庄子骂一个叫曹商的人的话。秦国的国王得了痔疮，喊一个人去舔痔疮，舔得好的就给二十辆车子，庄子说曹商你有一百辆车子，说明你舔了五次。这些都是庄子的发明。先秦诸子，至今在我们生活语词中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庄子》里面的词汇，这就是为什么说庄子的文章好，你们读《红楼梦》都晓得，那个妙玉都说“文是庄子的好”。

从前的车子都要走车辙。车轮在地上压的那个槽，就叫“辙”。所以从前的规定，车子都要在辙里面走，车子在地面上不能够随便走，是因为车子在石板路上压了个槽，以后所有的车子都按照那个槽走，所以凡是有车，就有一定的轨道。

【不知其不胜任也】螳螂哪里会知道它自己的臂根本就抵挡不住马车的力量。这就是说有些忠臣，他以为自己完全可以阻挡邪恶，结果什么下场大家都晓得。

【是其才之美者也】老实说，像螳螂这样的，都是些有优秀品质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就是说你那个优秀品质有什么用，螳螂把它的前臂拿去挡马车，它还不勇敢吗？它的品质还不优秀吗？但是，优秀又能怎样，可能最后连自己小命都保不住。

【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你没有听说过人家动物园里是怎样养老虎的吗？

【不敢以生物与之】喂老虎的时候要喂它肉，你不能拿一只活物去喂老虎，只能够把动物杀了，拿肉去喂，为什么？

【为其杀之之怒也】前一个“之”是代词，后一个“之”是“的”，就是考虑到你如果放活物进去，老虎要把它咬死，老虎咬死活物的时候，它要发怒，你不要让老虎发怒，因此不要用活物去喂它。

【不敢以全物与之】不要把一整块肉给它，要把它切成碎块。为什么?

【为其决之之怒也】“决”就是撕开。老虎用牙齿撕这块肉的时候，它会发怒，你不要让老虎发怒。

【时其饥饱】“时”在这里是动词，把握时间的意思，要掌握时间，看它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饱。

【达其怒心】“达”是通、疏通，老虎被关在动物园里是很愤怒的，你应该疏通它的愤怒，让它的愤怒不要爆发出来，养老虎的人是这样养的。

【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老虎和饲养员不是同类，饲养员是人，二者没有共同语言，但是老虎为什么还要给饲养员献媚呢？是因为饲养员顺着老虎的本性，没有去触怒老虎。这也就是蘧伯玉告诉颜阖，如何伺候一个暴君。

【故其杀者逆也】那么，老虎为什么也咬死人呢？就是因为你惹它发怒了。然后蘧伯玉又接着举例子。

【夫爱马者】“夫”就是那个，有那么一个爱马的人，养了很多马，他怎样养呢?

【以筐盛矢】在马的屁股后头放一个编好的竹筐，盛马拉的粪。马粪是很宝贵的。说他的马待遇高，粪不是直接屙到地下，而是在马的屁股后头挂一个很精致的竹丝编的筐，一屙就屙到筐里了。

【以蜃盛溺】“蜃”就是海中大的贝类，海中蚌壳海螺那一类。从前这些东西是宝物啊，在春秋战国时代很不容易弄到，但是这个爱马者太爱马了，他认为他的马应该有很高级的享受，就在马腿中间挂一个非常大的海螺，尿就可以直接尿到海螺里。

【适有蚊虻仆缘】“仆”就是附着，“缘”就是在它身上爬。恰好这个时候，蚊子和牛虻附着在马的身上或者在马身上爬。

【而拊之不时】“拊”就是拍，“不时”，不是时候。意思是蚊子和牛虻叮马的时候你没有拍，而蚊子和牛虻没有叮的时候你拍了，拍得不是时候。这样就会导致事故，比如那个牛虻还没来得及叮，你上去叭就一拍子，就把马惊了。

【则缺衔毁首碎胸】马的嘴上含着一块嚼铁，马要是没有这个含着，它便不会听人的话。结果你拍得不是时候，一下就可能把马嘴里含的嚼铁弄坏，嚼铁就滑出来了。因为马的头上还挂了各种装饰品，弄不好就会给马带来伤害。还有吊在它肚皮底下的那块大的贝壳，如果马一挣扎，把那个贝壳挣成两块，有可能割伤马的腹部。

【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就说他这样养一匹马，你不能说他不爱马，他把他的马爱得不得了，连盛屎尿都用高档奢侈品，用心已经足够了。但是你真正的爱抚不够，结果反而会弄糟。

这是告诉颜阖，你去给那个太子当辅导员，也是像养虎养马一样，你要万分小心。这也是说明“人间世”之困难。

那么，是不是说小心谨慎，按照老师的教导做，就行了呢？庄子最后的意思是说还是不行。题目叫“人间世”，是说人如何介入社会，最后庄子告诉你一个结论：最好还是不要介入。这就等于是他在教你，如何赌博才能光赢不输，他教了你好多办法，但他最后给你加一句，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参加赌博，这样永远都不会输。因为在最后一段，他就说了，不管怎么样，处在乱世，都会有危险。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

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

【宋有荆氏者】庄子就是宋国人，因此他说的都是宋国的事。宋国有一家姓荆的。

【宜楸柏桑】他们这家的领地最适合种楸树、柏树、桑树这三种树。于是荆家就栽了很多楸树、柏树、桑树。

【其拱把而上者】结果这些树才长到两手拱起对合那么粗。

【求狙猴之杙者斩之】这些树都还没有长大，还没有成材，就被砍了，因为家家户户养猴子做宠物，要用木材做笼子。“杙”就是关猴子的笼子。

【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三围”不是现在说的身材的“三围”，而是两手拱起对合的三倍那么粗。“丽”就是房子上面的栋梁。“高名”就是“高门”，名者，门也，有些很有钱的豪门就叫高名。有些豪门富贵人家要修房子做梁，把三围四围的树也砍了。

【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椫傍者斩之】什么叫“椫傍”呢？从前做棺材，棺材的左右两边就叫“傍”，上面的盖子就叫“椫”。更大的树木，人家砍去做整盖的棺材。我当过木匠，我就晓得，讲究的人家棺材盖子要完整的，旁边左右也要整个的，不留削切的，那就必须要大树。那些七围八围的大树，都被富贵人家拿去做棺材了。

【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荆家栽种的那些树，没有活够天年的。树是很长寿的，你看青城山后面有几百棵树活了一千七百多年了都还在；从前美国有棵树活了六千年；中国台湾有棵树，据说前几年死了，活了三千年，这都是已经活够天年的，天年就是上天给它的年龄。而荆家这些树都没有活够天年，中途就被人家砍了，“中道”就是一辈子才过了一半。斧是斧，斤是斤，斧头是

短把的，还有一种长把的叫斤。在古代，斧和斤有一定的大小、厚度和重量，斤那一块铁，是拿来作为重量标准的。所以一斤重、两斤重就是这样来的。楸树、柏树、桑树在华北都算好木料，那里没有楠木。这些木料品质好，结果怎么样呢，活不到天年就被人砍了。

【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宋国那一带就在现今河南兰考的东面，宋国每一年都要去祭拜黄河。怎样祭拜呢？就是要把活的妇女沉到黄河里边去，还要把活的牛、活的猪沉到黄河里，献给黄河水神，水神要享用这些。那么就要去选牛啊猪啊还有女人。选的时候呢，凡是牛的头上有白的不要。这个说法在我们童年还有，说那是戴孝，这样的牛是有缺点的。还有猪如果是翻鼻孔的，要不得，妇女生有痔疮的也不要。“适”是一个动词，指到黄河里去。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这些，那些神职人员都懂，白头的牛，翻鼻的猪，有痔疮的女子，都是不吉利的。

【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在神仙看来，这是大吉大利的。你有痔疮，没有把你选去沉到黄河里，应该给你道喜；你这头猪算有福，你是翻鼻孔，人家说你很不吉祥，但你保住了性命；还有那头牛也是。这就是说，你在乱世里生活，且不要说伺候那些暴君是如何困难，就算是你想保留你的美好品质，都有各种危险性。

可见庄子最后的结论是，人还是应该要退回一步，去当隐士。庄子本人就是这样，情愿去过苦日子，打草鞋吃野菜，也不去当官。

第八讲 《德充符》

《莊子·德充符》摘抄

① 闉跂支離无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德充符》和前几篇的题目结构一样，这篇题目的结构也是“德—充符”。

从《内篇》七篇所起题目的名字，可以推断，这是庄子本人写的著作，所以，他才注意标题形式的统一。

什么叫“德充符”？先讲“德”，道德的“德”和得道的“得”在古代是一个字，左边是“得”的双人旁，是行走的“行”的简写，就是街道之义，另一边上面是贝壳的“贝”，“贝”字下面是“寸”，“寸”就是用手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在路上走着捡到钱，那个贝就是钱，这就叫“得”。“得”作为动词，最好理解的，就是走在路上捡到一个东西，就叫“得”。这不叫象形，这叫象意。因为得到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物体，无法把它的形象画出来，但是，它有一个意思，用象形可以来表达的，叫象意。“德”也是这样的，古人的解释是“行道有所德已矣”，就是一个人在修道的过程中有了心得，“心得”就是“德”。显然“德”属于一个人的内涵。“充”就是扩充。“符”上面是竹字头，竹子的表面那一层就是“符”。“德充符”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充满于他的体内，要很自然地表面化，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德充符》这篇我选一段来讲。

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瓮瓫大瘿说齐桓公，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

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不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

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闉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有一个人“闉跂支离无脤”，是个残疾人。“闉跂”是说他的腿有毛病，“支离”是说他的四肢像散了架一样，“无脤”是说他没有唇，长得很丑。“说”要读成shuì，说服他人。卫国是当时的一个小国，卫灵公是一个昏君。我告诉你们，古代的国王，取名叫什么灵王、灵公的，都是一些冒烟的，都是些浑虫。那么这个残疾人去说服卫灵公。

【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说”要读成yuè，通“悦”。卫灵公就很喜欢，再去看那些不残疾的普通人的时候，也不过“其脰肩肩”，就是肩膀上面长一个头，并不觉得这些正常人有什么好看。就是说，一个昏君和一个有道德修养的残疾人接触了以后，首先就不觉得他是残疾人，然后他回头再去看那些非残疾人，也并不觉得他们怎样。这就是德充于内，能够表现于外，使他人改变对一个人的印象。

【瓮盎大瘿说齐桓公】第二个残疾人“瓮盎大瘿”，他去说服齐桓公。齐桓公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过去家里装东西的坛子就叫“瓮”，“盎”就是大的盆子，这个残疾人实际上是属于大脖子病。庄子写这些东西都是寓言，你不要把他当成真有那么个人。

【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残疾人说服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一下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齐桓公也是一样的，回头再看非残疾人，也并没有觉得他们有多么好看。

举出这两个例子后，下面就得出结论。

【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所以，一个人在他的道德方面有其特长之后，那么别人对他难看的形象就会忘掉，别人就不觉得他长得特别丑陋。这说的是道德充实于内对一个人外表的影响。这跟现在人的看法不同，现在的人整了容，哪怕道德污七八糟，都会觉得自己很

好看。古人不那样看，庄子也不那样看。按照庄子讲的呢，今天搞美容的都要关门。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前面庄子说了，卫灵公和齐桓公都把说服他们的那个残疾人的形象忘了，但是庄子说什么是真正的忘呢？有些事情对你说来，本来你应该把它忘掉，偏偏你不忘，记得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同时，有一些事情是你不该忘掉的，但是你却偏偏把它忘掉了。庄子说“此谓诚忘”，这就叫真正的忘了。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齐桓公把那个残疾人的丑陋给忘了，不是真正的忘了。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游”，不是今天我们说的一天到晚去耍，从前的人把读书都叫游学，把当官叫宦游，并不是他在那里耍，是说只是在习那一门礼，做那一门工作。那么，圣人去做事情，他就需要几样东西：第一个需要“知”，在这里就是知识；“孽”如果把底下“子”字换成“米”，通这个“糵”，是媒介的意思，因为有了知识以后，才能够生发开来，就是这个“糵”。还需要遵守各种条约，这个“约”比我们今天说的两国之间签订的条约还要广泛些，包括自我约束，就是人必须要有一定的约束。这个约束就好像“胶”一样，你们看木匠做一个东西，要拿胶把各个接口黏合起来，那么约就是一定的行为准则，必须有这个才能够黏合起来，不然就散了架。还要有德，有了德才能够待人接物。“工”指的是技巧，要有一定的技巧，才会推销得出去，卖得出去。先从正面说，知、约、德、工都是如何重要，接着话锋一转，往下说。

【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不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恶”何必，为什么。如果圣人不去谋划什么事情，又何必用“知”呢？意思就是说“知”也没有用了，因为“知”是拿来出谋划策的，如果一个圣人不需要去出谋划策，那么知识还有什么用呢？庄子历来对知识抱有一种怀疑主义态度的。“斫”，用斧头砍，圣人不去做这样的事

情，何必用胶？一个圣人不会做丧失品德的行为，他还需要什么德呢？我们普通人需要这个德，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做些丧德的事情，圣人不会做丧德的事情，他还需要这个德有什么用呢？庄子这一段，简直是在自责，我们平常所看重的东西，对一个修道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货”就是卖，一个圣人不需要去推销他的什么东西，那何必还要人家给你个价钱呢？

【四者天鬻也】这个很难认的“鬻”跟教育的“育”是相通的。以上四点，作为圣人，他很自然就获得了。“天鬻”就是自然赋予了他。

【天鬻者天食也】庄子怕你不懂，接着又作解释，“天”就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就叫天。实际上这四者，对于一个正常的好人来说，他是生来就有的。“食”就是喂养、养育，是动词；“天食”就是大自然养育了他的意思。

【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受是被动得到，既然天生有了这四样，又何必再人为地去学知、约、德、工？也就是说，对于圣人来说，世间有很多事情不用他去学。

【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这两句说的也是圣人。“情”不是感情，是事情。一个圣人，他在外表上和普通人一样，但是没有我们这些杂杂草草的事情需要做。《庄子》书中多次提到所谓圣人，实际上是处于向道家过渡的很理想的英明统治者，只是说他不像君主动作那么粗糙，那么残忍，这些是《庄子》书中的一些理想人。

【有人之形，故群于人】由于他在外表上和普通人一样，所以他能够和普通人打成一片。注意，《庄子》文言文所用的这些词，非常之好。我们说“与群众打成一片”，七个字，《庄子》只用了三个字：“群于人”。“群”在这里是动词，这是文言文的妙处。

【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他没有普通人那些杂杂草草的事情，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的那些是是非非，都不会干扰到他。这也是

庄子讲的理想的统治者，就是这些圣人。理想的统治者，绝不会去统治，也不去做任何事情，就是无为，就是让生活按照自身的客观规律去运转，让各种人——工农商学兵——各人走各人自己的路，做自己的工作，这个圣人他就已经在那里了。这也是一种理想状态，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领袖。庄子说领袖越是操劳，老百姓越是苦，还不如他说的这种圣人，这种圣人就是“无人之情”。

【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对于一个圣人来说，他的外形和普通人一样，看起来都是很渺小的，意思就是说外貌长得怎么样，不要挂在心上。

【謷乎大哉，独成其天】只有什么样的才是伟大的呢？只有他的内涵符合于自然，他的作为符合自然，只有这样的才是伟大的。

《德充符》这一篇本来也相当长的，我只选了这一段。因为中间还有很多段的内容都与这段重复，多半写的是残疾人如何修道养德，使人家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庄子之所以要这样写，意思是，德充于内，必符于外，一定会表现出来。你要真正是一个君子，你才表现得像一个君子。如果你内心是一个小人，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升官发财，做的都是偷鸡摸狗的事，哪怕你装得再像，找些人来帮你炒作，或者花很多钱去美容，都是枉然。《德充符》这一篇全部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这样。

第九讲 《大宗师》

《莊子·大宗師》摘抄

①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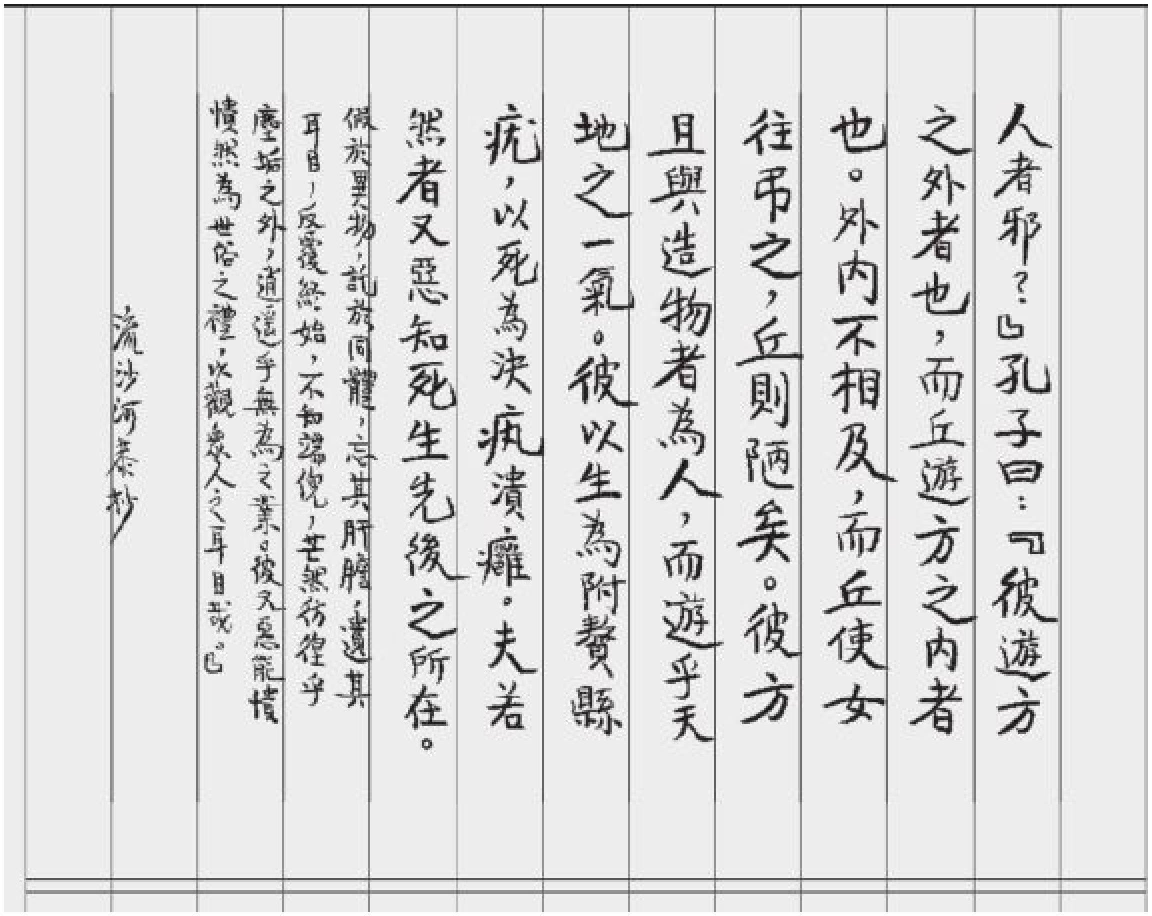
②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③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④夫道，有情有信，无為无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⑤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


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

流沙河恭抄

《大宗师》，题目的结构也是“大—宗师”。什么叫宗师？宗者太也，一种学派就叫宗，你们看佛家分什么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宗师就不是普通的师了，普通的师有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宗师就牵扯到信仰问题，他是那一个方面的领袖大师。庄子的这个题目是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看到题目，都会认为，这篇一定写到一个权威，权威型的大宗师。结果你把这一篇读完了以后，你才知道，没有大宗师。庄子所谓的大宗师是什么？是看不见的“道”。任何看得见的都不是大宗师，都是普通人。我们修道养德，要服膺于“道”，最值得我们尊重的不是某一位师傅，不是像武侠小说里见到师傅就磕头，庄子说唯一受我们尊重的真正的大宗师，是我们看不见的“道”。那个“道”就是天然，就是自然，它在那里运作着，我们看不见

它，无法把它拿到手，但我们可以学它，我们可以修道。不是说我一个人修了道你们全都修不成，没有谁能垄断它。我也无法把它拿去传给我的子女，我更不可能把它拿去卖钱，这就叫“道”。

《大宗师》里庄子提出了一种人，名叫“真人”。庄子说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假人”，这里的“假”不是指假货的假，“假”的意思是假借来的，实际上我们都是“假人”，我们是借了一些东西来组合成人的。我们全身有百分之七十多是水分，是从大自然借来的，还有钙、钾、镁、磷等各种元素，这些都是借来的，也就是说等我们死了以后，借来的这一切都要还给大自然。我们是假借来的。而庄子说的“真人”，就是后来说的神仙。庄子没有用过“神仙”两个字，但是他用过“真人”，也用过“神人”，就是后来说的“神仙”。所有关于神仙的传说，其最初的版权，属于《庄子》。庄子创造了真人、神人这种形象，使以后关于神仙的各种传说代代不绝。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下略“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古之真人，不逆寡】对着干就叫“逆”。“寡”者少也，少数派也。古代第一个真人，他尊重少数派。他不是跟着朝廷里的大官，不是哪里有少数派就欺压人家。

【不雄成】有了成就，不会拿来自我吹嘘夸大，不会把自己英雄化。自我夸张就叫“雄”。

现在，你如果不把你的长处拿去卖弄呢，人家就不赏识你，结果你连工作都找不到，所以第一件事情还得要“雄成”。去找个工作，问我有什么，我说我出了几本书，这就叫自我雄成。

【不谟士】这个“谟”本来是寂寞的“寞”，但是用在这里它不是假借，这个“谟”和招募的“募”可以通用。这句话意思就是不去拉帮结派，

不去组织集团，不去拉拢一批人。真人最瞧不起、最厌恶这个。动辄就要去弄一帮人，从小流氓起，直到上面的政治野心家，都要搞“谟士”的事情，真人反对这个。

【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一个人真正做到了这样，对他说来，一个好处和机遇从眼前跑了，他不悔。普通人一天到晚都在悔，早晨起来他去看一下股票，哎呀，昨天要是晓得这样我就该把它买了。要不就是在哪儿看到一个女子，哎呀，我本该给她写封信去，结果她跟人家好了，又后悔。普通人一天到晚都在痛苦之中。庄子教给我们，要像真人那样，“过而弗悔”，“弗”就是不，“过”就是从眼前过去了，pass了。“当”就是正好，得当。一个篮球丢过去，恰好丢到那个篮筐里头，就叫当。这时候也不要表现得扬扬得意，你不要说你百发百中，不得了，说你练这个球都练了三年了，庄子说那是你运气好，球丢过去，恰好投中篮筐里头，不要自得。

这是我选的第一段。

第二段——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其寝不梦”就是睡觉睡得很香。“其觉无忧”，醒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忧愁。“其食不甘”，他吃什么东西，并不觉得特别好吃。好吃就叫“甘”。不像我们偶尔吃到一次美食，猛吃到撑，那就叫“甘”。“其息深深”，“息”就是

呼吸，“深深”就是深呼吸。他不像我们普通人，我们身体会有个小疾小患，特别像我这样的，从前还有个气管炎什么的，说话都喘气，气很浅，但真人的气就很深。

不过，读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纠正庄子先生的一个错误。他刚才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这个是他老先生缺少科学常识。根据现在睡眠科学的研究，人在睡眠中间，有一个过程叫做快眼动睡眠。每天夜晚都有若干次，你睡着了你不知道，但是来观察你的人就看见你的眼球在那里动，每天夜晚每个人都会这样。如果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动眼睛，你把他叫醒，问他是不是在做梦，他就会说自己是在做梦。所有的人睡觉都要做梦。所以，庄子说的“其寝不梦”绝对没有那回事。只是说有些人快眼动睡眠做了梦以后，后来他又进入深度睡眠阶段，他就把梦忘了，醒来以后想不起自己做过梦。但是庄子那个时代科学水平低，庄子也不是搞科学研究的，他的很多话都是想来说的，我们也不必太认真，或者句句要落实。至于他说到“其食不甘”，这个我就做不到，我要吃到一点好吃的菜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好吃。我想，要做到“其食不甘”，除非是那个人他有胃病。这些也许和真人无关，庄子只是要告诉我们不要贪于美食，不要一说起今天晚上要烫火锅，舌头都禁不住伸出去了。人要控制自己的食欲，不要猛吃死胀，现在好多人三十多岁肚子就鼓出来了。“其息深深”，这个我也没有体会过，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不锻炼身体，也不练气功，什么叫“其息深深”，是怎样深呼吸我也不知道。

【真人之息以踵】讲养生的书里说，人的脚底下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踵”就是涌泉穴。说真人的呼吸很深，深到脚板心那个涌泉穴去了。庄子也可能不懂人体结构，气体再怎么着都不可能钻到脚板心。但是这个事也难说，研究这些的说人体经络一百零八个穴位，我没好好研究过。

【众人之息以喉】说我们普通人呼吸用喉咙。这个说得也对，有个医生就教过我们，要尽量用鼻孔呼吸，不要张着嘴巴呼吸，这样不卫生，会直接把很多有害的东西吸进去，通过鼻孔呼吸，会把一些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

【屈服者，其嗌言若哇】说的也是众人，即普通人。普通人如果和人家争论起事情来了，或者骂起架来了，人家就只好屈服。“其嗌言若哇”，意思是他的话就在喉咙里，马上就出来了。庄子写的这些细节也很有趣，讨论会上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就是“其嗌言若哇”。

【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人的各种欲望嗜好不能够没有，但是不应该深。不管人的哪一种欲望，都不要太强烈了，太强烈了，大自然所赋予他的那些良好的东西就很浅。大自然形成的那一套良好的东西就是天机。因为基本上欲望都是人心产生的，很少是人本身需要的。庄子说的“天”不是sky，是nature，大自然。庄子说人体生命本身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要让身体顺其自然，不要横加干涉，一个人的天机才能够萌发出来。但是我们成人进入社会以后，我们的嗜欲越来越深，使我们丧失了自然的天机。庄子说的虽然是真人，但实际上是借真人来说我们这些“假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短处之所在。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说”要读成yuè，“恶”要读成wù。真人对于生命并不特别留恋，对于死亡并不怎么敌视，到时候要死就去死。唐代裴度说：“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

【其出不 】你们仔细看，“讠 ”旁一个“斤”字，不是“诉”，没有那一点，这个字通欣赏的“欣”。“出”指为社会所用。他一旦被社会所用了，并不表现得那样狂喜。

【其入不距】这个距离的“距”和拒绝的“拒”是通的。如果有一天要打发他回去了，他也不拒绝。不像现在有些人，说他该退休了，结果

他就抗拒，老是赖着不走。

【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这个“翛”是风声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咻”的一声，是象声词。真人要走了就像一阵风“咻”的一声就走了，他要来了就“咻”的一声就来了。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他哪怕为社会所用，他都没有忘记他本来的理想、出发点，“始”就是出发点。好多人都说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什么，他要为国家作好大的贡献，但是等他一旦做起事情了，他就忘了出发点了，结果都是在想这回把事情弄好，好连升三级，这就叫“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就是通知真人要结束了，他马上就可以结束了。不像我们要结束了，还要求是不是给开个欢送会什么的，那个就叫“求其所终”。真人不要求这些，来就来了，走就走了，都看得很淡然。

【受而喜之，忘而复之】得到和接受了一个什么东西，就喜欢，但是很快他就忘记了，又把这个退给人家了。就是说他把得失看得非常淡，没有挂在心上。“复”就是退回去。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而喜之”，没有哪个是“忘而复之”的。

【是之谓不以心捐道】虽然修道，但是不把自己的内心一天到晚都挂在那件事情上，也不是为了修道，要把个人的内心都抛弃。他仍然有他的内心生活，仍然过得很淡然。修道本来就是锻炼自己的，不是说要修什么道了，就一下子什么都抛开了。他的这种超然的态度，就叫“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天”就是社会与自然，自然形成的规律和趋势。不要人为地去推进自然的规律和趋势，让它自然地运行。对于自然界，我们人类做不到主导，但对于社会，人有时就可以去主导周围的人与事。墙要倒了，你就让它倒，你不要去推它一把，你去推就是“以

人助天”，你不推它也会倒。庄子的意思，是极端地尊重自然，体现无为。

【是之谓真人】这就是所谓的真人。

【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颡頯】如果做到了这样，他的内心把是非、得失、利害、生死全部都忘了，没有能挂在他心里的了。他的容貌表现出安静的状态。“寂”就是安静。“颡”就是眉心这个地方，“頯”是指额头很宽大。大概古人信这个，古人认为人身上的器官中有一种叫“颡”，人不但有心灵，能够判断和思考，还有更重要的“颡”，能够给我们提供灵视和灵听，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展望未来，耳朵能够听到更多的东西，不只是普通的声音。这个好像也有些道理，因为从解剖学来说，人的大脑中间有个叫松果体的，就在眉心里边，据说这个松果体还能够感光。古人这样看重这个地方，也许是他们感觉到了，感觉到我们人体有各种器官，有一个地方是“颡”，专门管一些高级思维的事情。

【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各位，这两句是多么美啊。一个人惹上争论，如果他心境一凄凉，他就觉得是秋天了；如果他心头一温暖，他就觉得是春天了。我写不出这样漂亮的句子，为什么我要选取原文来讲，就是让各位能够记住其中的一些句子，将来能够在生活中运用它，能够在谈话中运用它，那么就是客观上传播了中华民族的语言艺术，希望你们能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写一个人的表情，庄子和我们写小说的不同，写小说写人物的表情是很细致地写，眉毛怎么跳了啊，流了一滴泪水啊之类的，庄子是从抽象的角度写，这是好句子。

【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作为一个真人，他的喜怒哀乐都和一年四季的大自然同步。还不光是真人，就是我们每个人，也会“喜怒通四时”，和自然界互相沟通。小时候，如果你起得早，到野外去，看见东方一轮太阳刚刚出来，小娃儿就忍不住大声喊叫，非常快活。反之，到了初秋的黄昏，如果又遇到夏末很多雨，碰巧那个

时候你又失了恋，就会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不用哪个来教，你跟大自然都有同步性。“物”就是指整个客观世界。一个真人，他与整个客观世界不发生冲突，一个真人，他不会今天宣布，他要改造这条江，他要改造这座山，或者他要改造这个社会，他不会这样，真人和自然是和谐相处的。“与物有宜”，和这个客观世界很合得来；“而莫知其极”，我们又弄不清楚其底牌。“极”，顶点。到底怎样的，我们无法知道。

第三段——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下略“豨韦氏得之……而比于列星。”）

本段一开始，大宗师就出来了。这个大宗师就叫“道”。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情”指实事，“信”是信用。那个“道”，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它又“无为无形”，是看不见的。任何“道”都不像我们的茶杯，拿在手里看得见，有重量。“道”没有重量，也看不见，也拿不过来的。“有情有信，无为无形”，你们注意这是个对偶句。

【可传而不可受】“道”可以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但是不可能变成某个人的所有物，不是某个人得到后就永远只属于他自己。

【可得而不可见】一个人修身养性能够得道，但是从外在看不见。我说我得了道，你们看不见，我自己也看不见。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固，本来。去追溯这个“道”的根本，宇宙空间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至少在自然界，有些基本定律，是早就有的，世界尚未形成，那些基本定律就在那里起作用，那个就是最古老的“道”。原子有原子运动的规律，

原子核中间的质子和原子核外面的电子，各有其运动的规律，而它们是在人类世界形成之前，早就存在的。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这里的“神”，是动词，由于有“道”这个东西存在，哪怕是鬼魂，都能够使它神起来，“帝”就是远古的帝王，黄帝、炎帝都叫帝。由于有“道”，能够使帝王具有神授性。“生”也是动词，天空是被“道”生成的，如果没有自然界的“道”，不可能有天空，不可能有大地。你们注意，这又是一个对偶句。

【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我们假设宇宙有一个极点，也就是最高点，相当于英文的culmination。我们不能说这个“道”高得很，它不是和你的直接距离比有多高，而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在宇宙的最高点，“道”也在那里，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说“道”很高。

【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从前把上下四方称为六极，这六个方向推到极点，“道”也在那里，但是我们也并不因此说“道”很深。

就是说，无论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的任何一点，都有“道”的存在。

【先天地生而不为久】哪怕在天地出现以前，就有了“道”，但是我们并不就说“道”是如何的悠久。“道”是无所谓悠久不悠久的，它是超时间、超空间的，是无所不在的一种永恒存在。

【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并不因为它比上古那段历史还要长，我们就说“道”有多古老，因为“道”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发挥作用。

这个“道”就是大宗师。庄子《大宗师》里面最核心的段落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段，所以庄子从来不鼓吹个人崇拜。这是庄子和那些儒家最大的不同。你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是最看重领袖的，孔子门生的一切好处，都归为老师孔子，孔子被捧为圣人。与儒家对立的墨家也是这样，墨家崇拜他们的宗派领袖“巨子”，“巨子”用白话翻译过来就是“大人”。墨家也是搞崇拜的。甚至墨子死了以后，墨家学

派还要在其中间选一个样子长得像墨子的人，每次学习理论的时候，都把他放到老师的位子上坐着，就像菩萨一样供起来。儒家也搞这套，据说孔夫子有个学生叫有若，有若的样子长得像孔夫子，有时候他的学生也把他当做夫子一样崇拜。他们的这些大宗师，都是具体的人，要拥护一个领袖，要跟着这个领袖，一切听领袖指挥。庄子不，庄子说的大宗师就是“道”，不是人。庄子崇拜的就是这个。

在先秦诸子中间，唯有庄子一个人是这样，他不崇拜某一个人，他只信仰“道”。所以，这就导致庄子所有的学说缺乏可操作性，因为要操作，就要弄一批人去实践，你都不信这个，你实践什么？让他去崇拜一个抽象的东西，他接受不了。古代的礼仪中，有一种礼仪叫“尸”，但是“尸”本来的意思不是尸体，而是“尸位素餐”的“尸”。从前的人，比如有一家人姓张，他们日子过得好，全靠他们的一个祖先，比如曾祖父吧，张大爷，发了财，后来子孙就有了钱。后来张大爷死了，他的子孙每一年都在他生日那一天纪念他，怎么纪念呢？就在后辈中间选一个小娃儿，喊他到上面去坐着，充当张大爷，接受底下的爷爷伯伯叔叔的跪拜，这个就叫“尸”。中国人完全要眼见为实，要眼睛看得见，看见有人，才会赶紧跪下去拜。如果是空的，他会说那里是空的，我又没看见我拜什么。中国人要看见有才算有，没有看见就不存在。所以庄子的学说，历来被人冷淡，他这一点不合中国国情。相反，你看中国历史，所有的民间宗教，五斗米教、白莲教等，都有个教主，要把教主供起来；包括农民革命，比如义和团也要供一个什么黎山老母啊、太上老君啊，等等。我觉得庄子因为他的学说，使所有伟人无法和他相比，他能够提出一个抽象的东西，就是“道”。不要因为看不见“道”，就认为它不存在。实际上，你想一下，有几样东西你看得见？原子的样子你见过没有？分子的样子你见过没有？更别说质子、介子，但你不能说这些东西不存在。

还有一点，庄子是信仰灵魂不灭的。庄子认为有一种东西就叫灵魂，但是这个灵魂我们又看不见。在十九世纪，法国有一些人研究灵

魂，说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称一下有多少多少克，等他断了气以后马上再称，结果就少了二十一克。法国人说，那就是灵魂的重量。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大家都信，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因为那时候的计量工具不准确，有误差。

《大宗师》所要讲的就是信仰这个抽象的“道”。

最后这一段——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

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

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覆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有三个修道者在一起修道讲德。一个是子桑户，“子”者，男子之美称也；一个是孟子反；还一个叫子琴张。这点很奇怪，因为这个子琴张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中间

的一个，历来认为子琴张是孔夫子的弟子。但是庄子写的是寓言，也不晓得这个子琴张是不是既信儒学又信道家学说。

【孰能相与于无相与】很绕口，意思是，谁能够做到我们相好于不相好，就是我们用不相好的办法来实现我们相好。君子之交淡若水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说的相好就是亲得不得了。他们是通过这种不相好的方式来相好，这个你只有去体会“君子之交淡若水”的意思才会明白。

【相为于无相为】我们彼此用不帮忙的办法来帮助对方。

实际上就是无为，顺其自然的关系。

【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登天游雾”是说人的心境与精神状态，能够放开去漫游宇宙。“挠挑”是双声词。各种姿态变化没有穷尽，从内心到行为都极其潇洒的状态。我们彼此忘掉了对方的存在，用这种办法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永远没有穷竭。这叫淡淡之交得久长，不是好了三天，到第四天就翻脸。

【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他们三人彼此都不回答，互相看了一眼，就会心地微笑。他们完全理解，用不着说了，想法都一致，这样他们变成最好的朋友。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没过多久，子桑户死了，还没有下葬。

【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孔子听到了这件事，就派子贡替他们办丧事。

【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他们是三个人，子桑户死了，显然就剩下两个了，那么这两个朋友在干啥呢？一个在编草席子，一个在弹琴，他们一起唱道……“编曲”不是作曲，“曲”是从前一种养蚕子

的席子，北方人用苇子来编的就叫曲布。所以，这里的“编曲”就是编草席子。为什么要编草席子呢？这点谁都没有说，古往今来的注解家都没有想到这个，这是因为从前给庄子写注解的都是高层人士，他们不像我，经历过各种生活，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编席子，因为他们太穷，买不起棺材，用席子裹了尸体去葬，这叫软埋。

【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这个“来”不是来去的来，是感叹词。“而”就是你。桑户啊，桑户啊，你已经返回真实状态了，只有我们还在这儿打起精神做人哟。庄子说人是假借来的，活着是假的，死了才归真。

【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子贡看见他们在那里唱歌，赶快几步走上前去，问道，你们在朋友尸体前唱歌，这合乎古礼吗？人死了，就应该有丧礼嘛，要有一定的规则。比如我们现在，人死了，搭个灵堂，大家打麻将。这也是一种礼嘛。古人的礼呢，就不打麻将，而是叫你守着。现在人觉得守着麻烦，就打打麻将吧。

【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是”，此，代词，这里指子贡。这两个人相视而笑，说，他知道什么是礼呢！很藐视子贡。

【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子贡就回去了，给孔子老师汇报，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们要修什么行呢？又没有看到他们讲提高思想道德修养的课程。不像儒家，儒家修行，孔子老在那里讲，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他们放荡自己，完全不把人的身体当一回事。人虽然死了，但也是一种存在，尸体还在这里，他们却完全不理这回事，他们纯粹追求的是精神。

【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在尸体面前居然唱歌，还脸色不变，我没有办法给他们下定义，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死了亲人都要哭，从前人们哭得还要凶，脸色要苍白，表示自己特别悲哀。儒家特别看重这个，儒家不但要求脸色变化，估计人都必须瘦下去，几顿饭不要吃，这样才算办丧事。“颜”就是脸。朋友死了，你总应该做出一副伤心的样子嘛。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好会做哟，死者家属本来都不哭，记者来采访，镜头一对着他，他哇一下就开始哭。我们都是假人。子贡说，他们居然脸色不变，我没有办法给他们下定义，他们是些什么人呢？问他的老师孔子。

【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什么叫“方”呢？上下四方的这个世界就叫“方”，世界是一个立方体。就是说他们跟我们都不同，他们是世外之人，他们是活在现实世界以外的人，孔子对此表示理解。“丘”，孔子称他自己。而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他们是生活在想象世界、精神世界里的。

【外内不相及】我们和他们不同，我们是入世的，是生活在现实社会里的，是将要建功立业的，是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总之，他们不来这一套，他们是现实世界以外的。我们和他们谈不拢。

【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女”就是汝，就是你。孔子说我让你去悼念他们，这是我没有见识。

【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他们那些人是和造物主——比方说上帝，在一起的人，他们不是我们这些学人。这个造物者也不是真正的上帝，上帝有神格，毕竟还是有神的存在。这个造物者是刚才说的“道”“大宗师”，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而游乎天地之一气】他们那些人是活在天地之间的，那一种自然界所赋予他们的状况就叫“气”，他们活在那一种状况中。

【彼以生为附赘县疣】“赘”就是人身上长的包块，附到你的身上，叫“附赘”。“县”通“悬”；“疣”，瘤子。他们认为生命的存在，只是

寄托在人体上的一个瘤子那样的东西。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寄挂在那里。

【以死为决疣溃痈】他们认为死亡就是附着的那个包块掉了，悬起的那个瘤子也破了，脓也排走了，这就是死。“疣”读huàn，疮疣了的疣就是这样写的。“痈”就是背上长的碗口大的疮。说人生等于长的瘤子，死亡不过是那个瘤子破了，那个脓排泄掉，人轻松了，就叫死了。你看，刚才那两个朋友说子桑户：你已经变成真人了，我们还要在这儿做假人。意思就是说，活着是很痛苦的，人生就像那个瘤子一样，只有脓，把脓排了，人才得快活。

【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死观都是这样的了，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这些观念，什么是生啊，什么是死啊，什么是先死啊，什么是后生啊，他们都不认为这些有多大意义，那些修道的人不看重这个。

【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假”就是借。他们认为人活在世界上，是人的灵魂从你母亲的一个卵子和你父亲的精子借来的，是从外界借来的，灵魂只是寄托在身体里，和身体在一起而已。

【忘其肝胆，遗其耳目】他们把人身上的各种器官，肝啊胆啊耳啊目啊，都忘记了，当做不存在。

【反复终始，不知端倪】人的生与死是永远在循环，没有尽头。这是庄子的看法，庄子认为，死是人的重生，死生循环。人死，但是人的灵魂永恒存在。

【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渺渺茫茫，他们的死生循环是在客观世界之外的。

【逍遥乎无为之业】他们过的是一种逍遥无为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的事业。

【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他们那样的人，怎么会昏头昏脑地像我们这些世俗的人讲那么多死亡以后的各种丧礼呢？他们又何必将那些丧礼表演给人家看呢！何必要人家说他们是朋友，够交情，说他们二位有义气?

实际上当今的人，父母死了，有几个真正悲哀的呢？有的说，老人家死了，我正好省下供养的钱，还有的说那个房子该我继承了。但是，他们样子上一定要做得够，让人家说，你看他们家办丧事办得好，人家打麻将十二桌，这叫“以观众人之耳目”。他们把做丧事表演给别人观赏。

第十讲 《应帝王》

《莊子·應帝王》摘抄

(一)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
「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
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
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
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確乎能其
事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
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
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
曾二蟲之無知！」

(二)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
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
「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
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
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
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

何寙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
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㊂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
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
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
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
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
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
者，可比明王乎？』

㊃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
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
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
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
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
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
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
而渾沌死。

流沙河恭抄
零七年八月

“应”字是很不好解释的，魏晋以来研究《庄子》的那些人，他们的那些说法，总是越读越觉得不通顺，都说不通。这个“应”在这里不是“应该”的意思。还有一派解释说“应帝王”的意思是“帝王问我，我来回答帝王”。结果这种解释跟正文的内容不一致，因此解释为“回应”也不通。这个“应”字应该怎样解释呢？后来我发现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题目，如果用我们今天使用的口语就太好解释了。我们不是经常说“你应当怎样”吗？“应”实际上就是“当”，“应帝王”的意思就是“当一个帝王”，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意思。用这个简单的办法，直接可以解释这个题目，而且这篇的内容就是讲如何当一个帝王。

第一段——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

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下略“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肩吾见狂接舆】一个人叫肩吾，一个人叫狂接舆，这两个人一般大家都认为是文学性的人物。这个狂接舆又称楚狂接舆，据说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个狂人。这个狂跟我们今天说的精神病不同，这个狂人他的精神很正常，他的心智也很正常，但是他的言行与世俗发生剧烈冲突，不被认同，大家认为他很狂，这个楚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李太白就很追慕这个人，李太白的诗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里的楚狂人，就是接舆。但是肩吾与楚狂接舆这两人在历史书上并无记载，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两个人，而传说中附会上了很多其他的故事。反正是在说他们两个。

【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去和楚狂人见面，接舆马上就问他：日中始他给你讲了些啥？“日中始”是一个人的名字。在古代，凡是姓这个“日”的，都是以其职业为姓，姓“日”的人就是算命的人，算命的人在古代被称为“日者”。为什么算命的人姓“日”呢？因为算命要报年月日时，所以姓“日”。这个日中始在《庄子》书中也是一位隐士，不但是位隐士，而且是肩吾的老师。“女”读汝，就是你。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凡是要统治老百姓的，叫君人者。大家注意，这个“君”是动词，“人”是老百姓，“君人者”就是帝王，君临众人之上。肩吾说：我的老师说，一个帝王应该把他自己推出来，推出什么呢，经式义度。这个“经式义度”是重复结构，“经式”就是“义度”。“经”是“经典的”，“义”是“起表率作用的”，这里应做“仪”，“式”是作风，“度”是风度。就是说一个做帝王的要把这种行为规则推广出去，让老百姓看见他的一切行为都非常模范。如果他这样做了，还有哪个人敢不听话呢？“化”就是接受教化，“诸”在这里就是“之乎”拼起来的，读快了就是“诸”。原句就是：人孰敢不听而化之乎。肩吾说，我的老师告诉我，一个君王应该自己做出表率，只要他这样做了，哪个老百姓还敢不听上面的话呢？大家都规规矩矩了。狂接舆马上就反驳他。

【狂接舆曰：是欺德也】这个话非常重，说这种德行是一种欺骗。为什么一个帝王做出了经典的表率行为，去感化德行，大家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听话呢？这个就是欺骗，就是说这种德行，实际上是一种欺骗行为。或者解释说，这样做，是欺骗了正常的道德。接舆主张：人的行为应该出于自然。凡是要在老百姓面前极力做出各种表现，极力做出各种榜样、模范的行为，都带有欺骗性。其实用不着这样，《应帝王》就告诉我们了，做“帝王”不来那一套，该做啥就做啥。

【其于治天下也】用这种办法来治天下。

【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什么叫“涉海凿河”，就是在海里边再开凿一条河。你认为这不可能是吗？但是有些人就认为可能，说如果把海底挖得深得不得了，那么海里所有的水都落到地下去了，那不是把海就改造成河了吗？“凿”就是挖掘。说这样做，简直就像在海里面开一条河，使蚊子都能够把泰山背在背上飞。你说可不可能？庄子善于用一些奇妙的比喻，来强调他的说法。把这个驳斥了以后，应该怎么办呢？接舆接着说。

【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楚狂接舆就反问肩吾：圣人治天下是只治表面吗？他这个是问话，不提出回答，实际上回答就在后头。就是圣人治天下，就不应该只治表面，应该治内，治实质的。从前有个医生，有人中了一箭在身上，来找这个医生，医生把箭杆子贴着肉皮剪断就拉倒了，这个人急了，说，那个箭镞还在我的肉里头没有取出来，医生说你去找内科吧。圣人治天下不应该这样治，不应该马屎皮面光，应该深入地治。

【确乎能其事而已矣】实际上，圣人治天下，非常简单，就是他能够肯定哪些事情是他做得到的，他就去做，不过如此而已。就是说圣人治天下不是那么复杂，做帝王不要去吹牛，你做得到多少，你就做多少。其实每个人，包括老百姓，和帝王一样，你能做哪些事，你要明确有把握，做得到什么才去做什么，做不到就不要去做。比如你喊我去打篮球踢足球，我又怎么行呢，人家一脚就把我踢飞了。

然后回头接舆又继续说。

【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你看那些鸟雀，没有谁教它们，但是每一只鸟雀都晓得要飞得很高很高，为了什么呢？要避开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叫矰，第二样东西就叫弋。“矰”和“弋”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矰”是一种网，因为有一种捞鱼的网叫矰，那是不是这个捕鸟的网也叫矰？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矰和弋是连在一起的，一体的。我同

意后一种解释。矰是什么呢？从前射鸟，不是用普通的弓箭，有一种弓箭是专门射鸟的，这个箭杆子就叫矰。这个箭杆子比普通的要短一些，而且它的尾巴上牵了一根很细的丝。要射鸟，先埋伏好，有鸟飞过，就把弓箭准备好，一箭射出去，箭杆子连带丝飞出去，一下射中鸟，不管鸟落到哪里，你都可以顺着丝去找到。这个叫“矰弋”。“鼷鼠”，一种很小的耗子。老鼠也分好多种。连小耗子都晓得把洞打得深到神丘之下。“神丘”，古人认为很大的山丘是很神圣的，中间供有神，不能够去伤害它。小耗子晓得躲到神丘后头去，可以避免别人拿药点火来熏，也可以避免人家来挖它的洞。那么鸟和鼠都晓得要怎样避开一些灾难，何况一般的老百姓呢？因此做一个帝王，完全用不着你去教老百姓。意思是说，要避开各种灾害，这些用不着帝王去教老百姓，他们自己晓得。“而”要读成ěr，就是“你”。这个“ér”是我们今天的读音，在古代没有ér这个读音，这个音是后来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我们的语音发生了变化才有的。从前一二三那个“二”都是读li。这里的“而”就是“你”的意思，就读nǐ。有的人不信，我告诉他，你去了解客家人，成都郊区都有，因为客家人有两个公公，一个是太公，一个是而公，这个“而”就读ni，他们读的都还是古音。“曾”就是“竟”。“二虫”指的是鸟和鼠。鸟和鼠都晓得该怎么做，用不着你去教它们。

那么，这第一段实际上就已经把怎样当一个帝王说明白了。庄子第一个观点就是，完全用不着帝王去假惺惺做什么表率，这样是走不长的，因为老百姓心里明白，你是在那儿表演，就是现在说的“作秀”，你在作些“帝王秀”，完全没有那个必要。

第二段——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

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寱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

又复问。

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讲了一个人，名叫天根。这个人不是历史人物，是《庄子》书中的寓言式的人物。为了要讲故事，庄子编了一个名字，但是这个人也有他的身份，在文章的后头知道，他是一个修道者。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天根出去旅游，到了殷水的北岸。有条河名叫蓼河，他走到那边去了。“殷”是古代的一个地方，在今天河北省，古代有一条水叫殷水，水之北、山之南叫“阳”。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商朝又叫殷朝，商纣王又叫殷纣王。商朝又叫殷朝，是因为商朝最初建都的地址，不是在今天河南的安阳一带，那是后来迁都的地址，在远古时代，他们是在现在的河北省，是在北面。所以《诗经》里面有一首《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这里的“殷土”是个地名，指的就是“殷阳”。

【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恰好碰见一个无名人，就向他提出问题。“无名人”，没有通报姓名，也不知道他是谁。天根是一个修道者，走到哪里他都想拜访一些修道养德的人，一些有成就的人，请他们指点。

【曰：请问为天下】那么他直接问的是什么呢？“为”就是做，就是治理、统治。我请问怎样治理天下。

【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去”就是不耐烦，令其走开的意思。“豫”就是美好的意思。无名人说：走开，你是个见

识浅陋的人，怎么问得这么不美好哟。你怎么问这么不值一谈、不值一问的事情。

【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这个无名人确实是个不简单的人，说我正要和造物者去管人间的事情。所谓的造物者在《庄子》书上不是指一个人，庄子认为没有任何上帝，也没有任何造物主。那么，这里的造物者是什么呢？是大自然。这个无名人说我正要和大自然一起去治理人。实际上呢，所谓和大自然一起去治理人，就是无为而治。因为大自然从来没有对我们横加指责、横加干涉，都是教我们各做各的事情，春季来了你就去播种，秋天来了你就要去收获，冬天来了你就要注意别感冒。大自然对我们人类，就只能提醒到如此的程度了。实际上就是一种无为而治。这句话意思是说：我正要和大自然打成一片，去治理人去。

【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我和大自然一起去治理百姓，如果我厌倦了的话，我就要乘一只茫茫然眇眇然的大鸟。这也是庄子的意蕴，因为这只鸟的名字叫“莽眇”，莽者茫茫然，眇者就是眇眇然，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实际中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超越现实。我来治理百姓，治得够了，治得厌了，我进入另外一种自然状况：乘夫莽眇之鸟。

【以出六极之外】远古的人不相信宇宙的无限性，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一个极点，加上上下两极，东南西北上下，就是立方体喽，就是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空间。我乘着这只茫茫然眇眇然的大鸟，飞翔在宇宙之外。这是什么状态呢？因为庄子经常强调，一个人的精神要得到自由解脱，不是说要真的飞上去。庄子还不如我们，我们还坐过飞机，庄子那个时代，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地面，那么他要周游六极上下四方，是指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究竟要怎样才能够达到呢？就是要把心中的各种烦恼排除了，进入一种内心愉悦状态，也就是周游宇宙了。

【而游无何有之乡】什么地方是无何有之乡？就是没有那个地方的地方，叫无何有之乡。所以我们说，某个人实际上不存在，那个人是个无有先生，根本就没存在过。那么，这个无名人显然是一个道家人物，他是追求精神上的解脱与自由，他眼睛一闭，就已经“出六极之外，而游于无何有之乡”了。

【以处圹埌之野】“圹埌”就是很空旷的一片原野。因为人世间的一切太过拥挤，就要发生各种摩擦，产生矛盾冲突，甚至爆发战争。那么到一个圹埌之野，一个很空旷的平原上去，才会有真正的快乐与和平。

【汝又何寱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这个“寱”就是“呓”，说梦话。你又何必说梦话来问我怎样治天下，那些都是梦话，你别谈了。我现在正在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我正在梦游六极，我的精神回归到大自然的原野上面去，我觉得非常快活，这时候你来问我怎样治天下，你这简直是在说梦话。显然，庄子用这些人物问答，已经给我们暗示了，究竟治天下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这个无名人整天精神恍惚，精神已经脱离了现实世界了，当一个帝王就要做到这样。不是说你一天到晚都去办什么公事，夜晚老百姓都睡了，你的窗口还灯火通明。你不要给老百姓制造麻烦，你应该早点睡。庄子说当帝王应该这样当。所以，看到题目很吸引人，“应帝王”，好生把它读得熟了，好像就可以当帝王，结果一看当帝王是这样子当，没的欺头[1]。

【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天根已经触了一鼻子灰了，但是又问了一次当初问的问题，就是怎样治理天下。这无名人想，我还是给他讲一点吧，因为起先我打的都是比喻，估计他那个脑筋木，他不懂，那么我就直接给他说得简单一点。无名人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你们注意，这两句话是互文，实际就是“游心合气于淡漠”。“淡”，就是把一切都看得淡，不要浓墨重彩；“漠”，就是冷漠，你不要有那么高的热

情，你不要激动得不得了，那样你是治不好天下的，你要回归到淡漠中去。怎样回归呢？“合气”，就是我们说的精神，精神和外界相印证，就叫合气。你要把你的精神和淡漠拉拢。“物”就是客观世界。就是说做一个帝王，你应该让客观世界顺着自然的规律去发展，你别今天一道命令，明天一道命令，你在那里治理，而你自己违反了自然本性，你还不知道。绝对容不下考虑你自己的私利，包括你的命、你的位置，你别想要千秋万代不朽，要把它抛弃，那些都是私。如果你做到了这些，天下就自然治理好了。

第三段——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斄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下略“阳子居蹴然曰……而游于无有者也。”）

【阳子居见老聃】阳子居就是杨朱，子是先生，阳子居就是阳先生居，即阳居。阳居就是杨朱，居和朱的音可以转，你们去听京戏唱那个《空城计》，“诸葛亮”都唱成“诸（jū）葛亮”。我们讲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是孟子骂杨朱和墨翟，说他们无父无君。这个阳子也不像孟子骂的那样，阳子也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

【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杨朱说，假设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反应很敏锐，他说话三言两语、干净利落。“向”通“响”；“疾”，很快；“强梁”就是很硬。

【物彻疏明】“物”，世间的各种事情；“彻”“疏”，通；“明”，目光敏锐。意思是说，这个人通晓世间各种事理，且眼光敏锐。

【学道不倦】而且非常努力地学“道”，不知道疲倦。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杨朱就问：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这几个条件，就是一个英明的帝王了吧？

【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胥”指小公务员，“胥易”指小公务员都做得到。老聃说，你说的这些，全是一些连小公务员都做得到的技术性问题（反应灵活，人很干练，通达事理，头脑灵活，又很努力学习，实际上这些连一个小公务员都能做到，这不是圣人），这些东西只能把人折磨得很累，伤害人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需要付出精神代价，不符合人的自然的精神状态，不合养生的原则，所以你说的这三个特征，都是“劳形怵心者也”。

【且也，虎豹之文来田】“虎豹之文”的“文”就是花纹，皮毛漂亮；“来”就是招来；“田”就是田猎。而且，老虎豹子不是长得很漂亮吗？不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人，很了不起吗？但不是招来猎人来捕杀它们吗？这个“田”字也涉及文字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凡是认识汉字的都知道，这不是象形字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初文字的出现是在华北平原，不是在四川这里，华北平原的田地上种庄稼不是这样方方正正的。研究古文字发现这个“田”，是一张网。“田”字中间的四个洞洞就是网眼儿，这个网是拿来捕兽的，捕兽的网就叫“田”。

【猨狙之便执斄之狗来藉】“猨”是灵长类动物，包括猩猩在内；“狙”就是猴子；“便”要读pian，很灵活；“斄就是牦牛；“执斄之狗”就是能够抓住野牦牛的狗，就是今天说的藏獒。“藉”就是人家设计来抓。猩猩猴子都很灵活，藏獒能抓住野牦牛，它们都有长处，结果还是被人类捕捉，然后，要么拿来看家，要么放在动物园供观看。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它们都有很多了不起之处，难道它们都是伟大的帝王吗？

这一段庄子说明，一个伟大的帝王，不是有三头六臂，眼光有多敏锐，能够预见未来，也不是一目十行，如何聪明，一皱眉头就计上心来，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等等。这些长处一只猴子都有，一只藏獒都有，不值得拿来夸耀，英明的帝王恰好没有这些长处。没有这些长处，免得他去无事生非、横加干涉，跑去干涉老百姓的生活，去开倒车，因为一个帝王越有本事，越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秦始皇、汉武帝就最有本事，结果给老百姓带来什么灾难呢？汉武帝打匈奴，不但给另一个民族带来灾难（匈奴民族是华夏民族中的一个），汉朝也伤亡了很多人。汉武帝三次打匈奴，最后一次，出关的战马十一万匹，结果只回来了四万匹，剩下的七万匹战马和那些军人，埋骨黄沙之中，这就是伟大的帝王吗？这个帝王能够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还不如一个浑沌帝王。

第四段——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一段千真万确是《应帝王》的最后一段，但这一段不仅是《应帝王》的最后一段，也是整个《庄子·内篇》七篇的结尾。如果说《内篇》七篇，完全是庄子自己写的，那么这一段就是庄子对他的著作来个结尾。《外篇》和《杂篇》中也有庄子本人写的文章，只是不全罢了。因此，这一段作为《内篇》七篇的结尾，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这一段说得非常简单，庄子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听了，我自己心里都很迟疑，应不应该这样讲，应不应该这样理解。庄子说的是在人类出现以前地球上的事情。

从前，地球上有三个帝王，一个在南海，一个在北海，一个在中土。庄子所构想的这个世界图形：中间是一片陆地，北面是海，南面

也是海。北海有一个帝王，南海有一个帝王，中土也有一个帝王。

【南海之帝为倏】这个“倏”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注意，这个字底下是一个“犬”字，就是我们说的“刷”的一声跑了。为什么有个“犬”字呢？因为狗跑得快。因此，要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倏”就是“刷”的一声跑过去。

【北海之帝为忽】你看到这里你就晓得了，庄子是跟我们开玩笑的。这两个帝王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我们说的“倏忽”，他把“倏忽”这两个字拆成两半。我们说的“倏忽冬去春来”，很快一下就过去了。“倏忽”实际上是一个联绵词，它们是同一个韵母，是叠韵联绵词。一般说来，联绵词是不能拆开讲的，庄子有意把它们拆开，表示他讲的这个故事是他编的。“倏忽”现在来解释就是高速度。北海这个帝王和南海这个帝王，都是高速度。今天不是要求一切都要抓紧时间，大干快上嘛。

【中央之帝为浑沌】北海的南面，南海的北面，有一大片土地就叫中土。中土的帝王叫浑沌。“浑沌”这个词和“倏忽”一样，都是叠韵联绵词。“浑沌”就是糊涂，头脑不清。浑沌帝王这个人整体是怎么一回事，别人简直说不出来，别的人眼睛是眼睛，耳朵是耳朵，肚子是肚子，浑沌帝王就是什么都混在一起，好像一个圆球，每个部分都一样。骂人说“浑蛋”，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人浑沌。“浑沌”就是“糊涂”，都是叠韵联绵词，意思都是通的。

人家南海和北海的国王都是高速度，唯有中土的国王是个浑浑沌沌不开窍的。

【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倏”与“忽”两位帝王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喜欢到处跑，到处视察工作。两位国王还经常开会，在中土国那里开会，就是在浑沌的地盘上开会，也不晓得开会讲什么事情。反正是高速度，到处跑。

【浑沌待之甚善】他们每次到浑沌国王的土地上开会的时候，浑沌国王作为主人，对待倏和忽很尽地主之谊，把他们招待得非常好。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他们在背后商量，怎样报答浑沌国王。

【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俩人商量说，其他的人都有七窍，有两窍是拿来看的，有两窍是拿来听的，有一窍是用来吃东西的，还有两窍是拿来呼吸的，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有七窍，有了七窍才能看得见、听得见，才能吃东西享受，才能呼吸。唯有这个浑沌，上面连洞洞眼眼都没有，浑然一个圆球形，既看不见又听不见，还没有办法吃东西，也不能呼吸。倏和忽就商量，干脆我们两个开了会以后，还有时间，拿来凿子，给他开了七窍。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于是他们天天凿，整整弄了七天，一天开一个窍。第一天戳了一只眼睛，浑沌原来啥都看不见，突然看见光了，突然看见物体了，但是一只眼睛看见的是平面图像。能看见了，浑沌一下明白，我当了好久国王，还不晓得原来外面是这样的。第二天给他戳另一只眼睛，两只眼睛能够看见立体图像，平面图像是二维的，立体图像是三维的，人为什么要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眼睛看过去，才能够看到鲜明的立体。第三天，又给他戳了耳朵，听见外面好嘈杂，大堂那里李宇春正在唱，但是听的只有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还听不到。后来又给他另一边戳了一只耳朵，嚯，听到帕瓦罗蒂的歌声。人要有两只耳朵，才能够判别声源，一只耳朵是无法判断的。这就四天了。第五天，又给他戳了一个鼻孔，阿嚏，浑沌打了个喷嚏，新鲜空气一下就冲到鼻眼儿后头去了，浑沌原来从没有感受过外面的新鲜空气，突然感受到了，新鲜空气对他有刺激，他精神一好，打了个喷嚏。第六天又把另一边鼻孔打通了，他不但闻到了新鲜空气，还能闻见花的香，回锅肉的香味、洒香水的味道他也闻到了。第七天又把嘴巴戳了，浑沌晓得了，闹了半天人还可以吃东西，啥东西都吃，鲍鱼啊火锅啊往里整。到第八天浑沌就死了。

为什么我说这个寓言使我感到恐惧，它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糊糊涂涂的反而永远能活下去，一旦有了视觉听觉嗅觉，还要吃东西以后，很快人就死了。这个事情可怕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庄子的思想，我都不敢接受他的这种思想。他的意思是说，人类只有在史前文明的那一个时代，在蛮荒的时代，是真正糊里糊涂，才能活得好的，人类一旦产生了文化，一旦明白了很多事情以后，一旦听到了美好的东西，看到了漂亮的东西，吃到了美味的东西以后，他的生命就结束了。这和庄子在他的书中反复表达的对文明的怀疑是一致的，《庄子》书中不断地说，在远古时代，有一个时代叫“至德之世”，那是一种美好到了顶点的时代；后来出了些什么伟人啊、圣人啊，就变成“有德之世”了，至少那时世界上还存在道德美好的东西；再后来，强盗昏君一出来，天下就大乱了。这一切，都是人类不停地开发文化，进行制度建设的后果，人类要走上一条死路，这就是庄子真实的意思。

浑浑沌沌的，什么制度都没有建设起来，人类处于一种像伊甸园里边亚当夏娃吃苹果以前的状态，才是永恒的，一旦他们明白了很多事情以后，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矛盾、冲突、纷争和你死我活，出现了各种主义、各种斗争，最后战争什么的都来了。我有时觉得庄子有这样的思想真是非常奇怪，究竟是谁教他这样说的，好像有外星人给他提了个点子，让他这样说。你别以为，他只是在吓唬你，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首先是核武器，从前有核武器的只有一个大国，后来有两个大国，现在起码有八九个国家都有核武器，而其他没有的还在那里拼命地弄。这不是文明发达的结果吗？不就跟儵和忽这两个帝王相似吗？他们不是高速度吗？他们不是给人家戳些眼眼吗？浑沌被戳了眼眼就大不同了。太平洋上面有一些荒岛，上面的土人，最初白种人去的时候，他们就是处在浑沌状态，现在他们唱歌跳舞，是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是在那里表演，是靠旅游赚钱来生存。现在岛上的土著

人，你去和他合张影，他都要美元，这就是你给他戳了七窍的结果。而且，随着各种现代物质文明传进去，卡拉OK就取代了他本民族的歌舞，连吸毒也有了，强盗也有了，说谎也有了。落后的部落如此了，先进的又怎样呢？先进的国家落入一种无休无止的竞争之中，发展越来越快，人均消耗的物资量越来越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美国人一年制造两吨垃圾；现代的中国人，平均一个人一年制造的垃圾是多少，请你们去算一算。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中有弟兄，和父母亲住一起，我们天天要扫地，将一些渣渣扫到撮箕里头，要三天才出去倒一回渣子。现在，就拿我来说，我和我爱人两个人，每天都有一袋垃圾，每天如此，已成为常态。再以汽车工业的发展举例，如果每个人都去购置一辆汽车，那么再宽的停车场都不够用。但是从理论上说，这种无休止的发展，总有一天会如此。这样一来，就只有把地球上的资源提前用完，最后人类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只留下少数精英，让他们坐上火箭，呜，飞到外星球去，让我们就在这儿等死。

如果人类文明这样无限制地发展，就等于你给它不停地戳那个眼儿，越是给它戳，它的胃口就越大。比如说戳两个眼睛吧，最初我们还看黑白电影，后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五彩电影了，现在彩电还不只五彩了，这种要求是没完没了的。再说吃的方面吧，也是越来越不得了，最初吃猪肉，要我们自己养猪。我在农场还养过猪。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农场的猪肉真是好，后来猪肉就越来越不好吃了，现在好的猪肉要几十块钱一斤，你去吃吗？这样社会不停地开发，不停地高速度发展，不停地戳些眼儿，不停地开了窍，没完没了，请问要到何时才能停下来呢？至少我们看不到有停下来的一天。空气污染，某一个局部可以得到治理，比如伦敦泰晤士河，两百年前河水中还有鱼，后来搞工业化，河水被污染，就没有鱼了，直到二十年前，英国花很多钱不断地治理，泰晤士河又算有鱼了。但是这个鱼的价格好贵，平均每条鱼要好多美金。从前我们的河里都有鱼，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我住的那一带的河边，还看见有人钓鱼，用网网鱼，现在没有鱼了，污染了，偶然放了些鱼下去，报上还发了消息，说河里又有鱼了，欢喜了几天，后来水位一落下去，氧气不足，所有的鱼都翻了白肚皮，又死光了。

所谓开发，就是戳些眼儿，就是开些窍，越开发越没有完，人类正面临这些问题。最奇怪的就是庄子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叫你去慢慢体会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这样尊敬这位古代的哲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在于他的这些地方。但是我也不敢完全赞同他的这些说法，因为要完全赞同，首先得把很多东西都毁了。比如说，我去给大家讲课，把话筒毁了，大家听不到，我就只好一个一个讲，那样我这一辈子就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去戳些眼儿。那么，我也怀疑他这样说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可以适当地戳一些眼儿。如果我是一个国王，说这样的话也还可以，但是后来一个国王把我取代了，说要多戳几个眼儿，结果民众就欢呼，说生活好安逸哟，他给每个人发了一辆汽车，民众就拥护他。结果还是要戳很多眼儿，我们无法制止这种趋势。所以，对于这一切，每个人都应该反求诸己，就是我们应该反省自己，我们自己应该怎样行为，好使我们的社会不至于进一步拉开贫富距离，好使我们的自然不要受到乌烟瘴气的毒害，好使我们的庄稼不要受到有害的农药的毒害，那这一切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就必须要俭省。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对物质不尊重，衣服裤子还没穿旧，他们就不要了，我都捡了好多衣服裤子穿。但是，我如果要宣传节俭的观念呢，人家会说我土，我总觉得人类总要有个应对办法才行。我的儿子给我买过一个钱包，我女儿也给我买了一个，我有两个，但我不用，我揣钱是用人家给我寄信的信封，把那半截拆下来，每回我到超市去买东西，把这个摸出来，人家都在那儿盯着看，心说这个人好怪的，他拿个纸的封封。大家都这样，便可以俭省，好把戳的这些眼儿补一下，不要眼儿戳得太多了，最后浑沌就完结了。浑沌完结的事情，我们见得多了。我在几十年前年纪轻的时候，有时

候出差也到乡下去，也跟农民接触，后来我当了右派以后，跟更多的劳动人民接触，我发觉那个时候的人要老实些。那时我曾经搭个架架车，拉米啊煤啊，我拉不动了，后头总有人给我推，现在就不会有人帮忙推了。没有了，浑沌已经死了。

【注释】

[1] 欺头：四川方言，意为占便宜。

附录

附录一 发挥二十二题

〇一 鹏飞也不逍遥

国人取名鹏者不少。张王李刘百家诸姓皆可缀一鹏字，取成单名，以为嘉祥。复名鹏飞、鹏高、鹏举、鹏远、鹏翮、鹏程、一鹏、大鹏、小鹏、征鹏、学鹏之类亦多有之。最可笑者，初中毕业屁事不懂，同学们互相题纪念册，也晓得写“鹏程万里”。鹏之高飞，前程远大。取名为鹏，家长有厚望焉。鹏之意象，早已纳入中华文化传统，成为公共精神财富。穷鬼庄周活到今日，一定会去申请专利，因为这个意象原属他的艺术创造，版权归他享有。用鹏为名，得先付酬给他。不给钱，他要告。

那么列子呢？《列子》一书上不是早就写过鹏吗？

是的。《列子·汤问》确实写过鹏。论人，列子比庄子早。论书，《列子》比《庄子》晚。《列子》被怀疑为后人伪作，属于打假对象。《列子·汤问》写的那个鹏是从《庄子·逍遥游》抄袭来的。

先秦儒家典籍有凤，无鹏。固然，有个鹏字，那是凤字的古文。《说文解字》认为鹏就是凤，其言曰：“凤，神鸟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可知凤是东国飞西山，而鹏是北冥飞南冥，各不相同。何况“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躯体比凤大亿亿倍，哪能是文绉绉的凤呢？鹏是庄子奇丽的想象物，长鲸变成的大鸟，双翅拍海水三千里方能起飞，然后驾乘龙卷风，盘旋升空九万里，活生生的宇航母舰，怎样的壮观啊！

难怪两千三百多年之后，还有那么多人取鹏为名，认鹏为伟大的象征，望子成鹏。可叹的是他们都不读《庄子·逍遥游》，或读了而未懂，所谓拿起半截就开跑是也。如果懂了，就会明白，庄子眼中，夏蝉、斑鸠、鹌鹑之流短程飞翔固然可笑，大鹏长程飞翔同样可笑，便是列子乘风旅游亦可笑也，因为他们都“有所待”。所待者何？待空气的浮载，待风。立身处世，若有所待，便不逍遥，也就是不自由。见那大鹏高翔远翥，以为这是逍遥游了，纯属误读。《庄子·逍遥游》中说得清清楚楚，只有那些对人一无所求，于人一无所用，远离红尘的高士，才算真正的逍遥。

国人深受儒学浸染，厚望子孙立大志，做大官。赐以嘉名曰鹏（也有曰龙、曰麟、曰骏的），本来就是断章取义，用其所需，故意误读。是的，他们故意误读，儒学有此伎俩，何况更多的人根本不读。我在这里纠正他们，未免太书生气了。

〇二 飞仙仿佛外星人

道家始祖老聃谈哲，不说神仙。神仙之说从何处来？或以为来自齐国濒海地区，说是海边看见蜃景，猜想海上仙山，便臆造出神仙形象。神仙形象深深印在吾人脑幕，构成三魂之一。仙魂梦想长生不老，官魂渴慕富贵荣华，匪魂准备造反为王。此三魂者，轮流坐庄，

支配吾人一生，莫不如是。秦皇汉武这类独夫，迷信暴力的同时，还迷信神仙的存在，足见神仙之说是如何得势了。那么神仙是何模样？

神仙，我心目中，就是鼎湖飞升的轩辕黄帝、御女人功夫好的容成、汉武帝拜见的西王母、骑鹤的王子乔，以及《封神演义》打仗的神仙，以及过海的八仙。差点儿忘了，还有印象更深的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头戴鹗冠，身穿八卦道袍，手摇麈尾，川戏舞台上的神仙。这是近代的神仙形象。至于当代的活神仙，那些气功大师，玉照常见报刊，是何模样就不说了。

最早的神仙形象，窃以为当推《庄子·逍遥游》的神人。他们住在九州外北海中遥远的姑射山上，不食五谷，餐风饮露，或骑飞龙，或乘白云，遨游四海。完全出乎我的臆想，他们皮肤若白雪，肌肉若凝冰，不冠不袍，似乎穿着透明衣裳（不然怎见肌肤若冰雪呢）。尤可惊者，他们身躯柔弱，近似处女（会不会是中性人呢）。他们刀戳不入，水淹不溺，火烧不焦，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使人失望的是这些超人不想为人类服务，没有兴趣干预我们的社会生活。但是，他们具有特异功能，能用意念给动物治病，使五谷丰登。你不觉得有点像传说中的外星人吗？

这个最早的神仙形象，恐非纯粹的艺术想象，或许有目击报告做依据吧。外星人从前到过地球吗？人类用外星人做原型，塑造了最早的神仙形象，又被庄子写入书中，这有没有可能？

《庄子·逍遥游》的神人，后来叫仙人，再后来合称为神仙。何以名之曰仙？平地升高曰山。下级以言犯上，曰讪。有人平地飞升上天，就是仙了。阅读飞碟案例，多见目击者、飞升人、飞碟之记载。古人若见这种异事，便说那人“仙去矣”“升仙矣”。舞姿轻举，今说“飘飘欲仙”，正用仙字本义。现在神仙之说又热起来，活神仙挣大钱。偶见报刊广告，某大财团公司中榜书“偓佺佑之”。偓佺者，古仙人之名也。居士婆婆喊“菩萨保佑”，庶几近之。真热得发昏了。

〇三 洗耳与舔臀

对对子玩，“洗耳”可对“溜臀”。溜，河南土话，舔也。彼省骂小人阿谀拍马，曰溜沟子。吾蜀亦有此骂，曰舔屁股。苏联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诗骂彼邦之小人，也有“舔腰部以下”句，亦颇恶毒，可资玩味。舔臀之骂，在吾国骂典中，已臻极品，料不到这是庄子即兴之作。试想，有何骂词能流传两千三百多年，广被华夏，共赏雅俗，如舔臀者？第一个挨骂的是宋国穷小子曹商，事见《庄子·列御寇》中。话说曹商出差秦国，嘴甜，讨得秦王欢喜，赐车百辆，回宋国夸耀，蹋躞庄子说：“困守贫民区，打草鞋糊口，面黄肌瘦，若比这种本领，我确实不如你。不过，出国办外交嘛，会晤大国之王，后头就能跟回轿车百辆，若比这种本领，你就，嘿嘿，不如我了。”庄子一边打草鞋一边说：“听说秦王生疮，背生痈，肛生痔。给背痈吮脓舔血的，每次赏车一辆。给肛痔吮脓舔血的，每次赏车五辆。你恐怕吮舔了二十次，不然怎赚得那么多车呀？你真行！”曹商听了有愧。若是现在肯定无愧，还会检举庄子语言污染。这庄子也真是一不小心便立言不朽了。

再说洗耳，也是《庄子》书中牵连出来的。今人说的“洗耳恭听”，不是洗耳朵碗碗和耳朵背后，而是洗耳内塞的脏话。脏话者何？《庄子·逍遥游》写尧帝让江山给许由坐，许由不坐，诙谐说：“炊事员罢工了，神职人员也不至于下厨房呀。”意谓各有职守，倒不认为叫自己接班是脏话，亦未跑去洗耳。洗耳一事，首见赵岐《孟子》注释文内，显系艺术想象，平添趣味。后又有人再添趣味，说许由跑到河边洗耳，巢父正在饮牛，抗议说：“你把水弄脏了！”当即牵牛走了。事见晋人皇甫谧《高士传·许由》。编这些笑话，间接反映了政治的肮脏，是后代的事。

古代生活简陋，尧帝茅草盖屋，土阶三尺（合今半尺），没啥特权，值不得羡慕。许由或许懒惯了，怕挑重担吧。《庄子》有《内

篇》《外篇》《杂篇》三部分。杂篇中有《让王》一篇，专写古代让王不做、让官不当、让爵不受、让地不争、让粮不食种种事例，皆可视为古代生活简陋的投影。庄周生逢战国乱世，举揭禅让美德，宣扬理想主义，也算是委婉的抗议吧。

〇四 天籁没有声音

半个世纪以前，川剧名伶天籁先生唱《长生殿》之唐明皇，其词云：“秋光灿，碧澄澄，万籁声静。望银河，映北斗，点缀双星。”先生唱腔潇洒清澈，使你感受到秋风透脊凉，仿佛听见银河流水声。先生是读书人，取《庄子·齐物论》中天籁一词做艺名，以表白艺术上追求自然。庄周发明此词以来，后人多用天籁指称大自然的声音，迄今如此，然而这是误读的结果。

籁是古之三管排箫，亦即《庄子·齐物论》的“比竹”，比排竹管而制成的一种乐器。所谓人籁，泛指人为的声音，例如语声、歌声、乐声、器声、车声、枪声。所谓地籁呢？庄周以风为例，说大地嗝气成风，风吹窍孔成响，这响声便属于地籁了。推而广之，大自然非人为的声音，例如雷声、瀑声、潮声、鸟声、兽声、虫声，皆得谓之地籁。可以这样说，人籁加地籁，包罗了地球上能听见的一切声音。人籁和地籁之外，天籁又是什么声音呢？按《庄子·齐物论》的意思，天籁没有声音。天籁不是用耳朵聆听的一种声音，而是用心灵聆悟的一种存在，非常神秘。

天籁没有声音，这和老聃讲的“大音希声”不同。老聃的意思是一切事物推到极端便会逆转，正如大智近愚，大德不德，大音也就稀闻其声了。这是纯思辨的推演，亦并非无依据。如果要猴扯楼（四川方言，指胡扯一气），还可以给“大音希声”找出物理学的依据——音频超过人的听阈，不是就听不见声音了吗？美化古人，以为今用，这也算一法吧。《庄子·齐物论》的天籁是冥冥中神秘的存在。用心灵去聆

听这种存在，便能悟到庄周心中的上帝了，那就是道。在这点上比较老庄，老近唯物，庄近唯心。

天籁虽然没有声音，却隐藏在能听见的一切声音之中。无声依托有声，亦如意蕴依托事物。任何人籁地籁，其发声也，好像自由，貌似自主，实则皆有某种不得已的隐情，促使其发声焉。此隐情非天籁而何耶？钟声听见天国，潮声听见永恒，秋声听见杀戮，《二泉映月》听见莫可奈何，皆天籁也。你信仰它，它便是造物主，是天。你聆悟它，它便是大自然，是道。你阐释它，它便是知识，是学。你感受它，它便是艺术，是诗。但它毕竟不是一种声音。

常人欣赏优美的声音，动辄誉为天籁。其实皆属于人籁和地籁，不过比较悦耳而已。就是天籁先生的唱腔吧，若不听之以灵耳，亦无天籁可感受也。

〇五 环中与中庸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一开口便大是大非，一交锋便你死我活。孟轲最会给人上纲上线，动辄骂论敌是禽兽。杨朱墨翟两家被他蹋蹬惨了。《孟子》一书不骂庄周，真是怪事。朱熹推测说，“他只在僻处自说”，未被孟轲听见。庄周当宋国漆园吏，管理林场，又不到外国去游说诸侯捞官做，所以知名度低，躲过了大批判。地位寒微，眼睛雪亮，他看透了儒家，特别是儒家的孟轲派，他们急功近利，以中庸判是非，横扫论敌，以霸腔唱王道，讨好诸侯。

儒家的立场，用直尺为喻。直尺横置面前，两端便是矛盾双方，各站立场，一左一右。左边的杀过来，右边的杀过去，都说自己代表真理。你是儒家，应该站在哪边？答曰：两边都不站，尺中点上，实践你的中庸之道。中则不偏，不偏就正确了。庸则不变，不变就坚定了。中庸乃儒家立身处世的根本守则。“执其两端用其中”，把握着左

右两端的矛盾双方，采取中正态度，统而一之，调而和之，往往捞到好处。其实，直尺中点仅存在于几何空间，在现实斗争中，你只能一脚左一脚右，脚踏两只船，玩狡猾而已。中庸是典型的伪善经。经念好了，升官发财。经念坏了，左端骂你右，右端骂你左，左右不是人。此庄周之所不取也。

《庄子·齐物论》说立场，用圆环为喻。圆环悬浮面前，矛盾双方在圆环上打架，此追彼逃，此退彼进，其实在转圈圈。左边的忽然跑到右边去了，右边的忽然跑到左边来了，战无常垒，立无定场。你是庄周，应该站在哪边？答曰：圆环上站不得，因为环上任何一点都可能是矛盾双方中之某一方的立场。你应该站在圆环中央的虚空处，如门轴可以随意转动，以便取得三百六十度全方位视角。《庄子·齐物论》说把握“道枢”就是指站在圆环的中轴线上。枢者，轴也。你能“得其环中”便能“以应无穷”，此则“道枢”之妙用也，可保证你永远不站错队。但是，环中既然蹈空，蹈空则不踏实，不踏实则休想荣华富贵，正如只抱膀子不上牌桌，固可保证不输，然亦休想赢钱。自古到今，正人君子不取“道枢”而取中庸，其故在此。环中的中，中庸的中，各有所指。不过，有趣的是，“中”字篆文是画一个椭圆（正圆从旁看去便成椭圆），圆面中心画一根垂直线，这正是用环中的概念来表达中的意思，似乎仓颉预先给庄周留下了一个启示。

〇六 天府与葆光

任何一种社会，在上升期，到处可遇见乐观主义者，使你坚信明天必定比今天好。似乎一切疑问都扫除了，天下已没有不能认识的事物。你宣称你已经捉住了阴阳鱼，或曰“牢牢地掌握了主要矛盾”，就像京剧《借东风》诸葛亮唱的“论阴阳如反掌算定了乾坤”那样，未来种种都被你算定了。口口声声你在呐喊必然必然，有人回答只说可能，你就骂他悲观主义丧失信心动摇立场，弄去办罪。后来星移物

换，上升期跌落入平稳期，想不到的麻烦纷至沓来，若猿扪虱，愈扪愈多，你才改口了，谈认识的局限性。此时庄周在一旁微笑说：“晓得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你真不错。”原话见《庄子·齐物论》，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紧接上句，庄周推出两个概念，一曰天府，一曰葆光，以说明面对着认识的局限性，吾人应具有之智慧。

天府，天子的府库，原指周朝的中央档案馆，后泛指皇家的仓库。《晋书·陶侃传》说：“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正用后义。引申而言，物产丰富，陕南八百里秦川被称为天府之国，后来蜀地也叫天府之国。庄周说的天府乃指悟道之士，他们立言而不见章法，传道而不事宣讲，就像大自然的秘密仓库，储藏万有，无所不知，而又不为俗人所识。这类天府之士，全知全能，纯属理想人格，实际上不存在。吾辈既非天府，所以都有局限，至多半知半能，更应该学他们立言不见章法，亦即不成一套体系，不阐一板主义，传道不事宣讲，亦即不办一个讲座，不搞一场运动，这样方可少犯错误。此之谓真智慧。反之，拼老命鼓蛮劲在那里成体系，阐主义，办讲座，搞运动，便是真愚蠢了。

骄傲自满，出发点在自身的利益。骄傲了自满了，下面不投你的票，上头不提拔你，你就惨了。一心要向上爬，不得不假谦恭假虚心，做伪君子挣表现，真是求善反得恶，做美反丢丑！庄周批评骄傲自满，出发点在认识的局限性，承认事物难以透识，明天难以预测，前头只有可能，没有必然。儒道泾渭分明，读者不可不察。此外，庄周还有导人全身远祸的意思，所以又推出葆光的概念。葆，遮蔽也。光，智慧也。葆光就是后世说的韬光养晦，民间说的“有宝不献”，为了避祸。我看葆光就像宇宙中的黑洞，具强引力，使光线都射不出来，吸吞周围星球“注焉而不满”，辐射巨量中子“酌焉而不竭”。黑洞的那一头是白洞，一个新宇宙。葆光的那一头是庄周所说的大道。

〇七 以梦境喻人生

行文设辞，以梦境喻人生，李白有“浮生若梦”，坡仙有“人间如梦”，为后人所祖述，影响至今。然则开先河者谁耶？佛经说事物“如幻梦如泡影”吗？非也。还要早得多，当首推《庄子》。《齐物论》有一段写隐士长梧子对孔子的学生瞿鹊子谈人生之祸福无常，其言曰：“有一夜，梦饮酒，好快活，哪知早晨醒来大祸临门，一场痛哭。又有一夜，梦伤心事，痛哭一场，哪知早晨醒来出门打猎，快活极了。做梦时不晓得是在做梦。梦中又做了一个梦，还研究那个梦中梦是凶还是吉。后来梦中梦醒了，才晓得那是梦啊。后来的后来，彻底清醒了，才晓得从前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啊。蠢人醒了，自以为真醒了，得意扬扬，说长道短，谈什么君王尊贵啦、牧夫卑贱啦那一套，真是不可救药的顽固哟。你老师孔丘，还有你本人，都是在做梦，自己不晓得。我说你们在做梦，其实我也是梦中说梦话啊。所谓吊诡，亦即悖论，这就是了。”以上引自拙著《庄子现代版》，不引《庄子》原文，以利广大读者。

庄周看来，世间没有真正的成功者，有所得必然会有所失，某方面的成功总是以另一方面的败绩为代价。成功者回首往事，都不免怅然若失，何况失败者，当然要感叹“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如李煜的了。无论成败，人生转入某个阶段，都会觉得“从前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但将此话说透了的乃是庄周，是他发明大梦一词喻指人生，而为后人沿用至今。

《齐物论》以庄周自述梦蝶结尾，漂亮之至。原文是“胡蝶”，不是蝴蝶。胡者，黑也。后人妄加虫旁成蝴，遂失黑色原义，而孳乳出“白蝴蝶”“黄蝴蝶”不通的词组合。胡蝶即凤车蝶，学名玉带凤蝶，黑衫花裙，比粉蝶和黄蝶大得多。梦见自己变蝶，飞舞花间。醒来还是庄周，睡在床上。不免吃惊，弄不明白自己是谁。是庄周做梦变了胡蝶，还是胡蝶做梦变了庄周？梦境与现实一旦混起来，醒了正是梦

中，做梦才是真实。以梦境喻人生，至此推入深层，恍然大悟，惚然忘我，而臻文章之绝妙矣。

然而庄周的本意只在齐死生罢了。死之苦，生之乐，反差大，本不齐。庄周劝人等量齐观，乃设梦蝶之喻。人死如梦变蝶，花间舞着，有另一种形式的生之乐。蝶死如人梦醒，床上躺着，亦有同样的生之乐。既然如此，死固不足畏，生亦不必恋，忘怀死生，便活得潇洒了。

一个自我，两种状态，或为庄周，或为胡蝶，轮回变化，这便是庄周说的物化了。后世讳言死亡，谓之物化，已失原意。

○八 笼养野鸡想故林

庄周在天之灵大概会羡慕我，因为我虽瘟症，却是专业作家，不但领工资领津贴，还要领稿笺领墨水，且拿稿酬，他一件也领不到，拿不到，枉自当大文豪。宋国又穷又小，地在今河南省东角再搭上安徽省西北角。他在宋国做漆园吏，管理国营林场，职卑位鄙，业余作家。稿笺在那时是竹简，宋国不产，须从江南进口，价贵，要他自己掏钱。幸好墨水在那时是漆汁，可揩油，不花钱。竹简贵，必须省着用，想好一句，挤干水分，才写上去。所以《庄子》原文简古，段段之间，句句之间，字字之间，常有跳跃，易致后人误读错解，妄生歧义。例如《养生主》中有说野鸡不愿笼养的一段原文："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说野鸡觅食劳累，但仍不愿笼养，吃现成食。蕲，通祈，求也。畜，养也。樊，笼也。这两句的意思清晰，且与庄周本人行为一致。他不但这样说，还这样做，情愿陋巷吃苦，不愿官场玩格。他本人就是一只智慧的野鸡。成问题的是下一句"神虽王，不善也"所指为何，是说栖息山泽，啄食饮水，自由自在，精神虽有畅旺之态，生活毕竟不好，还是说饲养樊笼，不劳不累，吃现成食，表情虽有王长之状，内心毕竟不乐？郭象

注，成玄英疏，皆主前一说。我取后一说。引起误读错解，皆因行文跳跃。这下句若补上四个字，变成“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就好了。庄周或出于省竹简之故，让上句结尾的“畜乎樊中”兼领下句，做了开头？果如此，穷作家俭省得未免太可笑了。

庄周以天为真，以人为伪。何谓天？他说：“牛马四足是谓天。”何谓人？他说：“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他认为天真便是善，人伪便是恶。所以，野鸡栖息山泽，十步一啄，百步一饮，觅食劳累，正是天真，是善。一旦笼养，虽然作王长状，但是内心不乐，也就不善了。“神虽王”的“神”乃表情，非精神。“不善也”不是指生活不好，是指内心不乐。有些人久矣乎习染人伪，放他出笼，自由觅食，他反而不适应，拼命想钻回笼，吃现成食，作王长状，这样他才快乐。他之所谓善者，非野鸡之所谓善也。可悲的人，竟不如鸡！

这段原文被汉代的韩婴加水分改写入《韩诗外传》：“君不见大泽中雉乎？五步一啄，终日乃饱，羽毛泽悦，光照于日月，奋翼争鸣，声响于陵泽者何？彼乐志也。援置之囷仓中，常啄粱粟，不旦时而饱。然独羽毛憔悴，志气益下，低头不鸣。夫食岂不善哉？彼不得其志也。”这该算是原文的扯长。韩婴可能用公家的竹简吧？

〇九 养好生命的火灶

《庄子·养生主》结尾一段短极了：“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历来注解，聚讼纷纭，然诸家皆同意堆薪烧火之说。薪，柴薪也。指，手指也。说意思是用指折断柴薪，薪尽火传，永不熄灭。所以老师教学生谓之“传薪”。难解的是伐薪用斧，划柴用刀，安用指耶？纵是小枝细柴，折断入灶，亦当用手，不用指也。指字不好讲，所以有人说，应该是脂字的假借。既然如此，这就是说用柴薪裹脂肪燃成火炬，使火种传下去。对，这还差不多。不过我想爬上前人肩头，升高一层，大叫：“不对。是用油脂点灯！”

请详陈之。先说薪为何物。草木之可供燃烧者，皆可做薪。置之灶内，是为柴薪。置之烛内，是为烛薪。置之灯内，应该是灯薪吧。果然，写成灯芯便是。《诗经·凯风》首章云“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次章云“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意义相同，可见薪即心也。《正字通》“草部”引《六书故》说：“凡函蓄于中者皆谓之心。草木花叶之心是也，别作芯。”灯芯草的茎内有髓，剥出，置之油灯盏内，供人点火照明，是为灯芯。“指穷于为薪”即脂穷于为芯，油脂为灯芯所穷尽。“火传也”即灯火相传也。“不知其尽也”是说相传无穷尽，油脂有穷尽而灯火无穷尽也。所以拙著《庄子现代版》把这一段改写成诗：

燧人氏的第一盏灯，

灯油早被灯芯燃尽。

可是灯火传遍九州，

灯光夜夜照明，

从荒古，照到今。

灯之为物，大可喻指文明，小可喻指生命。作为《养生主》的结尾，宜作生命喻体理解。本篇谈养生，养生就养生嘛，为啥要“养生主”？人答曰：谈养生之主旨也。或人又答曰：精神为生之主，养生须养精神也。二说皆失之于牵强。窃以为《说文解字》在这里还用得上。主字象形，上头那一点像灯中火炷，下面像油灯盏，非王字也。主乃炷之本字。生主者，生命的火炷也，须善养之。《养生主》通篇谈的就是人应该怎样养好自己生命的火炷，使之永不熄灭。庄周比譬生命如灯，油脂是躯体，火炷是灵魂。油脂有穷尽之日，灵魂能附丽于另一形态的躯体，如灯火之辗转相传，故可永恒。

佛门传法谓之“传灯”，与庄周之传火相似，所取象征同一。火就是灯。犹记儿时大人喊“拿火来”，意思是点灯来。谈禅的《五灯会元》说：“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真有趣。

一〇 心斋与拍马术

《庄子·人间世》篇名，昔贤多以人间与人世解释之。人间指空间，社会也。人世指时间，时代也。恐怕解释错了。这个间是动词，读去声，介入也。查此篇之内容，前半篇正是教人怎样介入官场斗争，方可远祸得善终的。庄周一肚皮的圆滑，篇中昭然若揭，读了使你吃惊。官场之可怕，他是看透了。纵你不想当官，也不妨听听他的教导，或可资谈助吧。

先教你怎样侍候暴君。暴君面前，切勿坚持仁义原则，惹得他不高兴，怀疑你是在用你的善良映衬他的丑恶。龙逢、比干，夏商两大忠臣，越位施仁义给百姓，触怒桀纣，所以被杀。百姓是他的百姓，要你越位去关怀吗！当然，更不要去纠正暴君的过失了。钳制言论，堵塞诤谏，不听那些詹詹费话，他才活得称心如意。与其冒险去纠正他，还不如回家去闭门心斋。所谓心斋，就是静坐瞑目，排空思想，停止意识，忘掉国事民事，虚寂中生出智慧，正如空房中生出光明——“虚室生白”。心斋了，你就“吉祥止止”了。反之，下班后还操心朝廷大事，思考不已，心灵塞满了，生出昏暗来，非遭凶不可。庄周的心斋，目的在远祸，求自保而已。平息火气，自我消防，乐乐和和，混迹朝廷，这和儒家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比较起来，确实藐小。藐小又怎样？庄周声明说，他是“散焉者”，身既不在朝廷，生便不属君王，杀了白杀，舍了白舍，那才枉自为仁义殉葬呢。今蜀人称无官职者为散眼子，或当源于“散焉者”之讹读。由此可见庄周“流毒”之深远矣。

然后教你怎样陪伴太子。太子面前，猫毛必须顺着抹；切忌螳臂当车，被他轧死。他无知像婴儿，你也来小儿科。他不摆官架子，你也别敬畏他。他放荡不受管，你也去凑热闹。但是，“就不欲入”，迁就他，可别投靠进去，上了他的贼船；“和不欲出”，亲和他，可别显耀出来，成了他的帮凶。你要做得非常完美，“入于无疵”，不露痕

迹。庄周以拍马做比喻，说有个爱马者给马拍虻，殷勤之至，这当然好。奈何这位老兄“拊之不时”，也就是没有拍在点子上，无虻叮咬之时，他也去拍，且猛然一挥掌，狠狠地拍下去。他是爱马恨虻之情太急迫了，反而惊坏了马，被马踢伤，效果不好。今人嘲讽乱拍马者，盖出自此。因《庄子》原文用的是拊字，未用拍字，所以人多不察，乃至数典忘祖，把庄周的发明专利错判给马贩子，说什么马贩子夸马好便拍拍。细心读者应注意到成玄英疏：“拊，拍也。”陪伴太子，小心拍马。你那一腔忠爱之心，亦须留意方法问题。可不慎哉。

一一 身处有用无用之间

黄河一改道，宋国就被淹。官府治水乏术，只好年年祭河。祭河要用牲畜，还要用女人。庄周提醒众生，变牛要变白额牛，变猪要变翘鼻猪，变女要变痔疮女，因为此三者不是好东西，不能被光荣选去沉水祭河。幽默近乎残酷，亦可悲也。变男要变谁呢？《庄子·人间世》中又提醒说，要变支离疏那样的残疾人，背驼成锐角了，下颏俯向肚脐，脊柱弯成问号。支离是他的姓，意思是残缺不全。疏是他的名，意思是稀松无用。这当然是寓言式的漫画人物了。变支离疏有四大好处：一是政府照顾残疾人，他扬糠簸谷能养活十张嘴；二是国家抓丁打仗，人人都躲他不躲，还跑到征兵站去呼爱国口号；三是上有劳务摊派下来，残疾免役，唯他优游自在；四是慈善机构扶贫慰疾，他能领米百斤，领柴十捆。人笑支离疏无用，支离疏不答，心头明白，于人无用，于己正是有用。

《人间世》前半篇教人小心混迹朝廷，远祸自保，已言之矣。后半篇以支离疏为例，教人努力做到无用，苟全性命。其间尤着墨于以树喻人，阐明无用之用。话说木匠师傅路过齐国曲辕，看见土地庙前一棵神木，是栎树，很大。徒弟赞美木材。师傅却说：“那是散木，做船易沉，做棺速朽，做家具要裂缝，做门板要冒油，做栋梁招白蚁。

不成材的栎树啊，所以长寿。”是夜栎树显梦，说：“散木又怎样？你以为我想变文木吗？从做小树起，我多次遇险，差一点被误认为文木，遭到砍伐。我若有用，还能活到今天，长这样大吗？”师傅梦醒，告知徒弟。徒弟质问：“它要做到无用，去做好了，为啥又来冒充神木，接受众人跪拜？”师傅悄声回答：“绝密，不要外传！冒充神木，借房子躲雨罢了。当初他若不投靠土地庙，挂一个保境安民的虚职，恐怕早就被砍来当柴烧了。蠢物以为有用就能保命，慧物以为无用就能保命。而他，身处散木无用与神木有用之间，赖以苟全性命，具独创性。你用道义去责备他，未免外行。”这里涵藏着深刻的讽刺。昔时人言：“小隐隐在山林，大隐隐在朝廷。”这棵神木栎树正是躲在朝廷做隐士，狡猾之至。比较起来，支离疏更值得同情。隐在朝廷，遇事件不表态，见任务便推诿，虽不作恶，亦算是可耻的寄生虫。

《庄子·山木》中也说大树因无用而安享天年，家鹅因无用（不能鸣叫防盗）而被杀待客，弟子问庄周站哪边。庄子笑答：“站在无用与有用之间吧。扮演似是而非的角色，所以活得很累。要想活得不累，还需修道养德，跳出有用无用的范畴。”

一二 内德充实之美

签名售《庄子现代版》，有气功师来买书，认同说：“庄子是我们道家的圣人。”还赠我一本谈气功与健身的流行读物。那时忙于应付读者，不暇向这位气功师解释，至今遗憾。我应该告诉他，庄周不练气功，也不重视健身。《庄子·刻意》列出了五种人，其一为“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亦即做深呼吸，通丹田气，打太极拳，练鹤翔桩，求自身的延年益寿罢了。这种人挂靠在道家的彭祖派，和庄周没关系。庄周关注的是内德，是心灵，非外形，非身体。《庄子·德充符》中，写了六个残疾人，三个是所谓刑余之徒，皆斩一脚，三个是所谓丑八怪，驼背歪脸的，瘸腿豁

唇的，颈项上长了个大瘤子的。论外形，他们六人糟透了，没改了。论内德，却充实，光辉照人，可敬可爱，能使孔子心仪，遥尊为师；能使相爷改容，当面道歉；能使君王信任，委以国政；能使民女追求，欲嫁为妾。庄周仿佛在开玩笑，表揭出残疾人丑怪人内德之美，以此向百代后我们的选美活动提出挑战，或可唤醒愚氓，识迷途于未远。当今两股热潮，气功与健身，化妆与美容，庄周如果活着，会笑掉牙齿骨。社会物质化了，愚氓热得昏聩，于是所谓美者，专指外形漂亮，既不涵蓄真理，亦不滋养善心，不过能娱俚耳悦俗目，供感官之享受而已矣，焉得谓之美耶。

《德充符》通篇说内德充实之美，慨叹俚俗只看外形，不顾内涵，说蠢猪都懂得内涵之重要，偏偏人不懂。便利广大读者，我就不引原文，仍引拙著《庄子现代版》吧。庄周假托孔子之口，说："有一次我出差去楚国，路边看见一群小猪吃母猪奶。那母猪已死了，刚断气，小猪们不知道，还在那里争着吮吸，急得叫喊。过一会儿母猪的体温转凉，小猪们一个个瞪大眼，不再叫喊，抛弃母亲的遗体，乱纷纷地逃散。为什么逃散？因为小猪忽然发现，眼前这个肉堆不再活动，不再温暖，不再泌奶汁，不再哼哼唤，不再像咱们猪族的一员，显然属于异类兽，不可亲，有危险，所以惊惶逃散。由此可见，小猪爱的不是一堆死母猪肉，不是外形，而是亲爱的猪妈妈，而是内涵。"这里的内涵也就是内德。

儒家同样讲德，在官方为仁政为亲民，在民间为孝悌为忠信，都是看得见的"表现"，乃外德也，非内德也。内德必须"不形"，看是看不见的，想表扬都无从下笔。笔下能够写具体的就不是内德了。儒家重功利，所以讲外德，看"表现"。庄周讲内德，倡"不形"，对政治家而言，就是弄活了民生，搞好了国政，却又闹不明白是谁弄的是谁搞的，也就是无为而治了。

一三 以失为得说坐忘

读《庄子·大宗师》想起了近十年冒出来一些大师，红遍九州，光被海外，很是热闹。他们学道，都用加法。方其始也，白丁一个。加师父的秘传，加仙翁的指点，加信徒的拥戴，加报刊的宣传，加首长的接见，加进京的轰动，加巡回的表演，加名声，加金钱，加公司，最后加成大款。庄周显然落到时代后边去了，他说学道该用减法，也就是用忘掉和失去作为办法。《大宗师》中，颜回学道的过程便是连串的三个减。一减忘礼忘乐，忘了行为规范。二减忘仁忘义，忘了思想体系。三减达到坐忘境界。坐忘，不但忘掉了外物的存在，连自身的存在也忘掉了。这就要求停用肢体，关闭耳目，心境扫除思维，灵魂脱离躯壳，同大道保持一致。这和《人间世》的心斋差不多。心斋要求静坐瞑目，排空思想，停止意识，忘掉国事民情，其目的亦在于同大道保持一致。坐忘反面，是为坐驰，心猿意马，灵魂特忙，好比房间塞满，不见阳光。常人天天坐驰，你叫他坐忘，谈何容易啊。那些大师，猎名渔利之欲比常人强多了，你叫他们学道用减法，坐忘减到零，比白丁更白，做得到才怪！

《大宗师》中，偊女士教卜梁倚学道的过程比颜回的坐忘走得更远些。据说是三天忘掉社会，七天忘掉环境，九天忘掉自身，达到坐忘境界。接下去还有“后坐忘”阶段，分四步走。一，进入朝彻状态。所谓朝彻，好比早晨梦醒，豁然贯通。二，贯通而后见独。一切事物皆摆不脱因果关系，所以独不起来。唯大道乃真独。见独就是见道，悟了。三，由此突破时间，打通古今，无古无今，完全逍遥。四，最后看破生死，等同生死，非生非死，跃入玄境。不瞒读者说，鄙人怀疑这一套。庄周可能犯了他批评过的错误，那就是交代得太明白太具体，反而令人生疑。道不明白的，说不具体的，方是真道啊。

但是，他说学道该用减法，毕竟不错。在他之前，老聃就说过“为道日损”了。学道必须日日有损失，方能常常有心得。“日损”就是天天用减法。岂止学道，立身处世也该用减法嘛。贪欲不减，何以洁身？野心不减，何以正行？享乐不减，何以励志？威福不减，何以亲民？

心斋说到“虚室生白”，房间内的家具腾空了，自然就亮堂了，正是用减法嘛。拿写诗来说，也是用减法。如果把想到的清词丽句和妙喻奇想全都塞进去，还有什么好诗可言。必须减，一减再减，方显出葳蕤之美质来，正如蓬头剪掉多余，方显出好看的发式来。可笑那些自封的吹牛大师，气质差，文化低，术或有，道全无，只晓得渔猎名利加加加，不懂减法。

一四 编曲不是作曲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是三个隐士的姓名。他们亮相在《庄子·大宗师》篇内，都不合群，也不惹是生非；惹不起，躲得起。三隐士宣言说：“我们互爱，看不见爱在哪里。我们互助，说不出助了什么。我们皈依大道，忘却自身，心向永恒。”这些话俗人听了莫名其妙，觉得可笑。不久，子桑户死了，孟子反和子琴张跑来治丧。孔子闻讯，派子贡来吊唁。子贡入门大吃一惊，见遗体放院中，治丧的二隐士坐在地上，“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贡觉得太不像样，走上前去制止说：“对着遗体唱歌，啥丧礼呀！”二隐士相视一笑说：“他懂啥礼嘛。”继续弹琴，一唱一和。

这段叙述简洁，交代清楚。二隐士对坐着“临尸而歌”，一个在“编曲”，一个在“鼓琴”，这还不好懂吗？是的，真不好懂，因为唐人成玄英疏曰：“曲，薄也。或编薄织帘，或鼓琴咏歌，相和欢乐，曾无戚容。所谓相忘以生，方外之至也。”原来编曲不是给歌词作曲，而是编薄织帘。薄是啥？就是帘。《庄子·达生》说到“高门悬薄”。成玄英疏曰：“高门，富贵之家也。悬薄，垂帘也。”可知薄就是帘。编曲就是编薄，亦即用苇织帘。疑问由此生焉：人死在那里躺着了，不去治丧，坐着编织苇帘做啥？另一唐人陆德明释文曰：“曲，蚕薄。”蚕薄，薄通箔，即蚕箔，养蚕用的器具，用苇或竹编织成长方形的席箔，育蚕于其上，可卷起，可展开，又名蚕帘。此物我未目睹，但曾

植棉三年，见过晒花帘子，亦可卷起，亦可展开，宽一米半，长三米，竹篾编织而成，晒棉花用。蚕箔之形制，或近似之吧。但疑问仍在焉：人死等着埋，养蚕又做啥?

悬谜两千年后，清人宣颖解说：“编曲，编次歌曲。旧云织薄，非是。”近人陈启天说是编挽歌。近人张默生《庄子内篇新释》也说是编歌曲。不过疑问仍在。细读原文，二隐士一个在弹琴唱歌，另一个在帮腔相和，同时又在编曲。歌词只有四句，已唱完了，也和过了，还作曲做啥呀？为挽歌作曲吗？挽歌有现成的，何必再作曲呀?

窃以为成玄英“编薄织帘”之说不错。曲是借字。本字要添草头，或添竹头。曲就是薄，但非蚕薄；也是帘，但非门帘。曲在这里该是一张苇席，裹尸用的。须知隐士家贫，无力置棺，苇席裹埋了事。旧时此类葬法常见，谓之藁葬。藁葬也合乎道家的观念（三隐士皆道友）。庄周本人主张丧葬从简，遗嘱云：“天地做棺椁，日月做双璧，星辰做珠宝，还有万物陪我殉葬。”其实就是抛尸野外，喂乌鸦和老鹰。他在笔下总算给子桑户织了一张苇席，用来裹尸，够迁就书中的人物了。

一五 浑沌一开窍就死了

《庄子·应帝王》属《内篇》之第七。从《逍遥游》到《应帝王》通称为“内七篇”，说是庄周亲笔撰写，乃全书的内核。应帝王者，当帝王也。应就是当。《应帝王》教人怎样当帝王。可笑的是从梁惠王到宣统帝似无人听得进庄周的穷唠叨，也许是白说了。但不妨听听，当做警钟吧。

哪个帝王不想振作有为呢？你看，办事敏捷果断，见识广博通达，学习勤奋踏实，这不就是英明帝王的三项标准吗？你错了。庄周讪笑提醒你，这是干练的吏员，不是英明的帝王。帝王要想英明，首

先就得无为，切忌没事找事。施政要顺应事物的自然，不要横加干涉。还必须让百姓只受惠不感恩，只饮水不思源，都能自豪宣称：“不必靠帝王，靠我们自己！”这般高境界的帝王，古今中外，凤毛麟角。接着还有进一步的要求：“无为谋府”，“无为知主”。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撤销思想库，解散智囊团，这等于剜他心割他睾，帝王他甘愿吗？庄周的学说吃不开，那是当然的了。

《应帝王》中，庄周阐述道家政治哲理，其核心是反对依靠智能治理天下。在任何问题上，这家伙都是敌视智能的。当今信息社会，智能挂帅，要给这家伙戴反动帽子，也不冤枉他。他警告统治者，切莫开发智能，否则要命。为此他编了浑沌凿七窍而亡的寓言。话说北海王名倏，南海王名忽，中土王名浑沌。倏忽者，快速也。浑沌者，糊涂也。倏忽二王见浑沌囫囵一团，便给凿七窍，让他也能目视耳闻口食鼻息。七日凿毕七窍，浑沌受不了外界的刺激，当场毙命。你看，糊糊涂涂，长久生存，一旦开窍，死亡来临。含义至深矣，能不三思耶？自然界和人文界的某些原生状态，一“开发”便毁了；再恢复也只算假文物，陋不忍睹。我想起俄罗斯现代天文学家C·什克洛夫斯基对智能的看法，愿转贩之。他认为地球生命现象在宇宙中乃属唯一“例外”，地球之外再无生命存在。他说：“地球上的智能生物乃是生物演变走入死胡同的一个发展的分支。”人类之有智能，原是生物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发明”，正是这个“发明”使人类这一生物物种走入演变的死胡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智能正像中生代爬行动物的犄角和甲壳，或像剑齿虎那奇大不相衬的獠牙，终成为自身发展的障碍。他举核武器为例，说这就是人类智能的獠牙或犄角，害了人类自己。比较起来，庄周反对开发智能，只是因为觉得弓箭、戈矛、车辆、宫室、服饰、礼仪、计谋、韬略之类的低级智能之应用，有害于社会之安定与人心之淳朴而已。还在智能萌芽的早期，他已察觉到危机之暗伏，敲响警钟，回声反复，折射至今，听不听由你了。

一六 并趾与歧指

《庄子·骈拇》一篇，堪称个性至上者的宣言。文章结构严密，环环紧扣，层层紧逼，直捣儒家的老招牌——仁义礼乐。篇中张扬战斗激情，雄辩之至。惟其太雄辩了，不像前七篇之深蕴厚藉，遂启疑窦，所以王船山《庄子解》认为这篇不是庄周写的。是耶非耶，全凭推断。公说婆说，俱乏证明。与其臆创新说，不如维持原案。古今作家风格多变者代有之，哪能仅凭文风断定作者。篇中强调世间万物天生不齐，各具本性，这正符合庄周崇尚自然之旨。何况批判儒家，痛斥仁义礼乐之失，亦庄周之擅长，不像假冒。

文章一开头就很妙，先拣“骈拇”“枝指”说起，使你猜不出他扣的底牌。脚趾有畸形的，大趾二趾合并成一个趾，是为“骈拇”，亦即并趾。手指有畸形的，大指顶端分歧成两个指，是为“枝指”，亦即歧指。并趾人，歧指人，世俗多以异类视之，口虽不言而心疑焉。庄周替他们辩护说，畸形对畸形者自身而言，同样是其本性实现，用现代话说吧，就是基因表现，乃自然也，非过失也，理应受到社会尊重。推而言之，任何个性，若与概念化的共性作比较，莫不具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畸形。其“骈”不必非在脚趾不可，别的器官也可以“骈”。其“枝”不必非在手指不可，别的器官也可以“枝”。对于概念化的共性而言，任何个性皆有“例外”表现，也就是某方面的畸形。庄周巧用相对主义翻出底牌，原来他是在为个性争取存在的权利。朝廷要治安，所以倡导共性，纳百姓入仁义礼乐的仪范。民间要发展，所以追求个性，望国王行舒缓宽大的政策。庄周站在民间，强调万物长短不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分明是在提醒朝廷，不要妄动外科手术，害得野鸭忧歌，仙鹤悲舞。

刚刚宣言个性至上，笔锋一转，挑起诙谐，说有人“骈”在心、“枝”在肝所以成仁取义，有人“骈”在目、“枝”在耳所以制礼作乐，皆属不可

见的畸形，以此嘲笑儒家的那一套仁义礼乐亦“骈拇”“枝指”而已。儒家不承认自身的畸形，他们说仁义出乎天性，礼乐合乎常情。庄周反问：既然出乎天性，为何仁人义士那么少，而不仁不义之徒那么多？既然合乎常情，为何难以推广，要你们去拼命宣传？

文章结尾转回严肃，声明抵制仁义并非不讲道德，反对礼乐并非不要规矩，他庄周只不过不愿意迁自己的个性，就别人的个性罢了；不愿意弃自己的生活，过别人的生活罢了。

一七 人伪摧残天真

《庄子·内篇》篇篇有题，皆庄周亲笔拟定。外篇本来无题，但用每篇文章首句中的字样权充题目，如前篇《骈拇》，本篇《马蹄》。这是不是庄周的意思呢？难以回答。我只晓得用“马蹄”做题目没道理，因为本篇首句若加标点该是这样：“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这是从蹄毛两方面说马，非说马蹄者也。拔掉那个逗号，硬给连成“马蹄”一词，有道理可讲吗？

《马蹄》文章短，仅有553字，控诉了人伪对天真的摧残，向一部辉煌的文明史提出挑战，使两千多年来有识之士梦魇不安，憬悟到文明的野蛮性，感受到深刻的历史悲观主义情怀。篇中以野马代表天真，以伯乐代表人伪。野马成群，生活在大草原，自由自在，无求于人，渴饮清泉，饥啮茂草，高兴了交颈摩擦，生气了转身踹踢，完全保持天真状态。直到有一天文明人跑来捕捉野马，牵进城去交给伯乐整治训练，“烧之，剔之，刻之，烙之”，弄死两三成；“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又弄死两三成。可怜野马，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的历程。所谓整治训练，就是强迫异化，亦即人伪对天真的摧残。天真的野马被文明的伯乐人伪化了，改造成厩马了。其恶果，引一段《庄子现代版》吧：“马失群而孤绝，用阴险的目光看周围的一切。扭颈缩项，诡计脱轭。猛拖蛮撞，皮带断裂。偷咬缰绳，暗

吐嚼铁。鬼鬼祟祟，似人做贼。朴素天真，完全毁灭。谁逼马学坏的？伯乐伯乐，难逭罪责！”

五百多字短文章，察其结构，如听二部轮唱，前部高亢，控诉文明的野蛮，后部低回，咏叹蒙昧的幸福。《马蹄》就这样循环以终篇。庄周一相情愿，他把蒙昧的远古氏族社会，也就是“至德之世”的大酋长“赫胥氏之时”，想象得太幸福。那是理想国，经不起考证。但他不管，他是诗人，他要驰骋想象，找来快乐，娱己娱人。咏叹一回，他又控诉一番。控诉未完，他又咏叹起来。一个人演二部轮唱，俨然绛树两歌，一歌在喉，一歌在腹，妙哉。蒙昧虽未必真幸福，文明或确实很野蛮。

一八 圣人帮助盗贼

《骈拇》《马蹄》《胠箧》三篇文章，一篇比一篇激烈，该是战国时代最锋利的匕首，直刺夏商周三代的圣人，明显具有异动倾向。尤以《胠箧》为最，《红楼梦》叛逆的贾宝玉都会引用，其普及可知矣。

“胠箧”就是撬箱。胠和撬，箧和箱，皆双声，可对转。庄周睡到今日醒来，定将废置“胠箧”改用“撬箱”，以利吾辈阅读。这篇《胠箧》奇文，从小偷撬箱子说起，说到土匪抢劫财物，说到强贼扯旗造反，说到大盗窃国篡位，眼光特异，看透实质，得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

结论一，知识帮助小偷作案。知识就是力量吗？当然是力量。这个力量既可行善，亦可作恶。古人有言，饴糖，孝子拿去养双亲，偷儿用来粘门闩，正是如此。锁钥知识，杠杆知识，枪械知识，电脑知识，皆可帮助作案。岂止小偷，便是大魔，也需要有科学知识才能够作大恶。科学发明有机磷农药杀害虫，纳粹用来杀囚徒六百万，力量不可谓不大也。幸好原子弹只行过一次善，算例外吧。

结论二，积蓄帮助土匪抢劫。辛辛苦苦囤积起来，储蓄起来，正好引土匪上门来。如果是零散的碎银子，他何苦上门来。谢谢你帮他积蓄了，锁好了，捆紧了，他只需提起走就行了。长辈教你一勤二俭三积蓄，说是美德。你的美德正好是土匪的利益。

结论三，圣教帮助强贼造反。圣人执掌教育，号召大家，一要圣明，二要勇敢，三要义气，四要智慧，五要仁爱。你能说不好吗？不能。可是盗跖对部下说："咱们服膺圣教，盗亦有道。确估室内财富，这是圣明。领头破门杀入，这是勇敢。撤退主动断后，这是义气。抢掠适可而止，这是智慧。实行公平分赃，这是仁爱。没有这五条，只配做小偷，不配做大盗。"真是绝妙的反讽。

结论四，圣法帮助大盗窃国。圣人建立法制，意在巩固江山。你能说不好吗？不能。可是奸臣夺权篡位，圣法连锅端走，倒成了他手中的武器，正好用来收拾忠良，强化统治。细想古往，莫不如此。岂止圣法，就连圣人本身也被抬来替大盗作陪衬。李闯王坐金殿，有降臣叶水心上书歌德，文曰："一夫授首，万众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竟把远古圣人都抬来垫脚了。这该是明末的大笑话吧。

《胠箧》捅穿了一层纸，点明"圣人生而大盗起"，两者具有同步性。庄周敢于声讨儒家圣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中国思想史留下一笔异彩，炫灿至今。

一九 审视无为主义

天下这东西，儒家说，必须整之治之，才得太平。庄周说不，天下只能"在之""宥之"。《在宥》一篇说的就是这个。宥之，宽宥它，对它高抬贵手，这好讲。在之，什么叫在之呢？这就不好讲了。在，我们习惯做介词用，表明时间位置，例如在今朝，在昔日，在黎明前，

在黄昏后，在月初，在年终，在唐以前，在宋以后，在明清之际，在世纪末；或者表明空间位置，例如在天上，在地下，在云里，在水中，在海底，在山间，在门外，在室内；或者表明社会位置，例如在朝，在野，在基层，在正处级与副厅级之间。在，如果不做介词用，而做动词用，我们就少见了。有做动词用的在吗？有。“在意”的在就是动词，其含义为“放置”。在意者放置心上也。《逸周书·小开解》已有“翼翼在意”之句。《资治通鉴·五代后汉》又有“大须在意”之语。可知“在”具“放置”一义，其来久矣，并非现代口语才有。庄周说的“在之”，当训为“放置之”才好讲。放置亦即搁下。天下这东西，搁下它，别去整；宽宥它，别去治。这就是“在之”和“宥之”了。

如果当国王的“在之”“宥之”，天下就太平了，那就太美妙了。奈何这是幻想，仅具思辨价值，没法实际操作。天下总是乱纷纷的，国又不可一日无王，所以他还得坐在宫殿上，做点什么。庄周对他说：“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

《庄子》书中的得道者分三类人：一是神人，二是至人，三是圣人。“临莅天下”的“君子”就是道家的圣人，而非儒家的圣人。这圣人就是从政的神仙，庄周要他推行无为主义。

推行无为主义，在庄周已经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妥协办法，因为有所推行就不能一味地“在之”“宥之”了。何谓无为？郭象注解说：“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定矣。”不是拱手不做事，不是缄默不发言，还得办公，还得行政，哪能是贬义的无所作为，放弃领导？但是，办公行政只是为了让百姓“自为”。这就是说，整治还是要整治的，不过是让百姓自整之自治之而已。自整自治又是为了使民各安其生，各乐其业。无为，放弃他整他治，采用自整自治，乃出自圣人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亦即对道的信赖。庄周的无为主义应该被视为社会自治理论的滥觞，如同孟轲的“民贵君轻”应该被视为社会民主理论的滥觞一样，皆属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理应受到尊

重。认为无为便是消极，有为才算积极，未免失诸皮相之见，抠字眼儿罢了。不过《在宥》一篇表揭出的国王形象，什么“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巫术气味太浓，近乎妖矣。在合理的自治社会，国王应该起怎样的作用，庄周的见识局限于时代，他设计不出来。

二〇 抱瓮老人如是说

看见过出土的双耳陶罐吗，汲水用的？双耳系绳，放入水井，提水上来，这是古代一大发明。双耳陶罐用了数千年后，又发明木桶，井中汲水更方便。今日用自来水，轻轻一扭，汩汩而出，岂但汲字作废，连水井都废了。抚今思昔，吾人受惠于科技发明者多矣。

《天地》篇中楚国汉阴城外有个菜农老头儿，与众不同，拒用双耳陶罐。他在井旁挖掘一条露天隧道，斜面砌以石级，通向井下。他到井下舀满一陶瓮水，抱在胸前，拾级而上，浇灌菜园。孔子门徒子贡上前去告诉他：“你这样太辛苦。今有提水装置，一天灌溉百畦，用力少，功效多。老人家，你不想试试吗？”他询问怎样装置的。子贡回答说，井旁立两柱，柱间置横梁，梁上悬横杆，杆头吊水桶，利用杠杆原理提水，又轻又快，就像用瓢舀汤，谓之桔槔。这老头儿听了，很气愤，冷笑说：“我记得我老师的教导：使用机巧之器，必有机巧之事；机巧之事渐多，必生机巧之心；胸藏机巧之心，纯洁性就坏了；纯洁性一坏，灵魂就动荡了；灵魂一动荡，大道就背离了。你所说的那种装置，太可耻了！我懂得，不愿做！”

在这老头儿看来，凡科技发明皆投机取巧，极有害于世道人心。上纲全凭推论，定罪不需实证，非特《庄子》书中之惯技，盖亦先秦诸子之通病。认为机巧之器必然养成投机取巧之心，所以骂人“巧佞”“巧伪”都和机巧扯在一起。传统士大夫多不习科技，以此。妇女七夕乞巧，他们都要讽刺，诗曰：“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

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这是一首宋诗，感叹世风巧伪太盛。清末士大夫骂洋人“淫巧奇技”，谁引进谁汉奸，其口吻与这老头儿遥遥呼应。

科技发明间接促进社会变革，厥功甚伟，有目共睹。机巧之器与投机取巧之心亦无关系，自不待言。至于世道人心，何谓之好，何谓之坏，亦因价值判断不同而互异焉，难说得很。《庄子》阐述道家政治哲理，其核心是反对用智能治天下，而且反对开发智能，要求回归蒙昧。怎样回归？抱着满满一陶瓮水，从井下爬出来，所谓一步一个脚印，便是回归的实践了。你别认为这是笑话，下个世纪一定会有生态环境保护主义人士，对抗科技滥用成灾，做出相类似的实践。

多管闲事的子贡挨了那老头儿一顿骂，回去报告孔子。孔子说，那是修习浑沌氏族道术的人，所以拒绝科技文明。查《内篇·应帝王》之结尾，说浑沌生活在蒙昧中很幸福，七窍一旦凿开，便呜呼哀哉了。结合着读，就知道庄周根本质疑整个文明，岂止科技一枝而已。

二一 古之读书无用论

真想不到，“读书无用论”源于《庄子》。《天道》篇尾讲了一个故事，说斫车轮的工匠，名扁，看不惯齐桓公高坐堂上读书，上前去问：“老爷，你那书上写些啥呀？”齐桓公答：“圣人之言。”又问：“圣人还在吗？”又答：“逝世多年了。”轮扁说：“老爷，你读的是古人的糟粕嘛！”齐桓公怒，叫轮扁说清楚。轮扁说：“我是大老粗，只懂斫车轮。最关键的技巧，心头明白，没法说给徒弟。古人死了，最关键的心得便失传了。留下的书，你正在读的这一捆竹简，据我看只能是一堆糟粕。”

本来嘛，迹非鞋，鞋非脚，由迹而脚，其间已隔两层，够远的了。六经不过是先王的鞋印，并非先王自身，读了未必有用。世人迷

信书中有道，所以读书求道。道受崇敬，书也跟着受崇敬了。书不过写语言成文字而已，崇敬书又不如崇敬语言。语言受崇敬的原因，又全在所蕴藏的意思。可见应该崇敬的仅仅是意思。意思的背后还有难以表达的玄妙，语言说不清楚，文字写不明白，却又正是最关键的东西。所谓妙不可言，指的就是这类东西。庄周在《天道》中不视书为珍贵，宣言说："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公开同世俗唱反调。吊诡的是，读书既然无用，他做《庄子》三十三篇干啥？他在《天下》篇中，自夸《庄子》一书"下可配合读者调谐人生，上可帮助读者憬悟天道"，明明是说读书有用。

话说转来，那些说不清楚写不明白最关键的东西确实存在，但不能成为不读书的借口。读书譬如秉烛，固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但总比摸黑好。轮扁说古书皆糟粕，乃庄周"片面的深刻"。吾人可领会其指归，不可据此推演下去，堕入荒谬。

二二 庄周笔下之龙

旧时李姓人家，堂上悬匾，多书"犹龙世泽"四字。此乃标榜老子。老子姓李，大圣人也，所以李姓人家多认他做始祖。"犹龙"一词，算是典故，出《史记·老子传》。据载，孔子见老子，出来赞叹说："其犹龙耶！"意谓老子修养极深，似龙变化叵测。《史记》所载：原出《庄子·天运》。《天运》篇尾，孔子见老子，大吹仁义，碰钉子后，哑闷三日，叹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亦谓老子见识高超，变化无常，犹龙之可大可小，可飞可潜，可显可隐。非实指其为龙，譬喻而已。先秦典籍，比某人为龙者，自《庄子》始。《庄子》书中又两次说圣人"尸居而龙见"，端坐入定，忽显龙形。事涉神秘，又不像譬喻了。但在书中别处却明白说，龙乃仙人坐骑。乘龙遨游四海，好比乘坐现代波音飞机，龙不过是交通工具罢了。稍晚于庄周的屈原说"驾飞龙兮翩翩"，亦坐骑耳。道家宣传黄帝宾天，也是骑龙去

的。古人想象龙为坐骑，所以《尔雅》说“马八尺为龙”。龙毕竟属牲畜，但具神性，异于牛马而已。是庄周第一个比圣人为龙的。此乃文学譬喻，个人创作，并非当时民俗有此观念存在。弄清楚这点，我看很重要。

古者政教合一，皇帝兼做圣人。秦始皇被呼为祖龙，意即头号圣人。汉继秦后，刘邦无赖，也充圣人，编造神话，说他爸爸野外看见龙交配他妈妈，怀孕后，生下他。他当然是小龙，完全不顾虑他妈的名誉。从此以后，代代帝王以龙自拟。庄周比圣人为龙，谓其见识高超，变化无常。后世拟帝王为龙，谓其具有神性，权威可怖。前后不同若此。庄周泉下有知，定当悔恨。

有趣的是，孔子明喻老子是龙，楚狂暗指孔子是凤。《人间世》篇尾，楚国狂人接舆跑到孔子门前唱歌：“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何如”的“如”就是“尔汝”的“汝”。呼凤兮而汝之，孔子便是凤了。你看，一老一孔，一道一儒，一龙一凤，配得多巧！闻一多说中国文化就是龙凤文化，极确。凤有文采（纹彩），比于孔子儒家学派，谁曰不宜。历代帝王不取象于凤而取象于龙者何？威怖较之赏美，毕竟更具实用价值。

附录二 讲座问答

问：人既然活着太累，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答：实际上我们人活着，不是因为有意义才活着，而是活着以后，人类在反省自己，才思考什么是意义。人类不是先要确定什么意义，再来活。

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们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按照庄子的意思，庄子认为，有一些责任，我们是不可推卸的，比如作为子女，有对父母的义务，这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作为人，有对朋友的义务；作为丈夫，有对太太的义务，或者太太有对丈夫的义务。这些都不是说有什么意义我们才去做，我们不能推卸要承担的事情。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能够自由选择的。庄子说这两方面，前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地去做好；后一方面，我们可以选择。按照庄子的意思，所有的大小、多少、长短、得失、荣辱、贵贱、贫富，这些概念都是相对的。甚至死与生，在庄子看来，都很可能是一回事。就是说，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上帝让我们出生，并不是对我们特别好，让我们死，也不是对我们特别坏。庄子认为，这是个不可知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活着，是不可知的。这样，就只有靠我们自己才能够“悟道”。所谓“悟道”，就是能够“齐物论”，能够把得与失、贫与贱、生与死，看成一个过程中间的两个驿站，这样我们就能抱有平静的心态去对待生活，活着的意义也就在此了。

问：砍树的声音，是人籁还是地籁?

答：这当然是人籁。砍树，《诗经》里说的“伐木许许”。“许许”那样的声音，是人制造出来的，因此是人籁。庄子对人籁的评价非常低。庄子认为人籁都是人工制造的声音。庄子追求的是天籁，就是大自然从“道”那里传来的听不见的声音。其实它不是一种声音，它是一种觉悟。庄子以天籁喻道之存在。

问：道家的逍遥怎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答：我就讲我自己。我是1979年最后落实政策的，我从家乡县文化馆调回来，仍然做我1957年做的《星星》诗刊编辑工作。二十多年后我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已是八十年代初期。我工作非常卖力，星期天我都在上班。每天抽很多烟，夜晚都在写，早晨又起得早，拼命地工作。不久，我就得了严重的胃病，痛起来很难受，那时候我上班

在红星路二段，胃一痛起来就没办法停止，就用手压着胃部狂走，从红星路二段一直走到新南门大桥，然后又走着回来。显然那时候一点都不逍遥。而且，心态也不好，有时候情绪会一下热起来，热过后又冷下来，冷热相激很痛苦，这些都是不逍遥。直到后来退休了，我回头去写那一本《庄子现代版》，书写完，我的胃病完全好了，心态也好了，也就逍遥起来了。这是后退一步得逍遥。

问：两千三百多年前，庄子的思想和丰富的想象力，今天也难以超越。联想到三星堆的文明，今天也难以想象。请问，到底是两三千年前的人聪明呢，还是现代人聪明呢?

答：我告诉你，“知识”和“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人的知识，远远超过古人。我的知识远远超过庄周，但是我的智慧连他十分之一都赶不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些知识，都是一些小聪明。这些小聪明可以拿来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但是不足以使我们的心境真正达到逍遥。真正要达到逍遥，不是靠聪明，有时候越是聪明越是痛苦。聪明使我们学了一些知识，不一定使我们快乐，只有智慧才能够使我们快活。智慧非知识，始于悟道。

问：庄周达到他所说的“逍遥游”没有？古往今来，有哪些人达到了那种精神自由?

答：庄子要宣传他个人的见解，有时候把话说得非常绝对，他把一些情况推到了极端。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庄子在书里说逍遥，是不是他真正逍遥呢？我推测，他可能很逍遥，是因为他一直活到八十三岁那一年，宋国亡了国。我们可以将庄子和屈原比。庄子的年龄比屈原大二十九岁，庄子也比屈原多活了二十多岁。可以推测，庄子是很快活的，虽然他很贫穷。屈原虽然当那样大的官，三闾大夫，而且起草宪令，就是楚国的第一支笔杆子，但是活得那样痛苦。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谁快活。庄子在书中也写到了像屈原那样的人，说有一些人满腔抱负，难以实现，就去投了江，当然

他不是说屈原，因为他在写书的时候，屈原还在得到楚王的重用。我们只能推测，庄子是快活的。

那么，古往今来，逍遥的人有没有呢？也还是有的。《庄子》这一部书在魏晋时期就突然一下火起来了，是因为当时司马氏专权，政治黑暗而且恐怖，朝廷上的知识分子万分小心，弄不好就把脑袋丢了。比如嵇康，嵇康不愿到朝廷去规规矩矩当个官，他回家打铁，结果引起朝廷的怀疑，最后朝廷把他杀了。阮籍就聪明些，因为当时他已经很有名气，皇室想和他攀亲，想把一个女子嫁给他，像我们这些凡人听到后心里边会高兴得很，但是阮籍不是那样，阮籍听到后感到恐怖。阮籍说，那样我将来不会有好死，怎么办？那头说亲做媒的天天上门来，他就天天喝酒大醉，大醉六十天，说媒的每回来都看到他醉了，不好跟他说，他就躲过了。在魏晋那一段时期，北方有少数民族侵扰，天下不太平，且有司马氏专权，天下黑暗，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苦闷，于是退后一步爱好《庄子》。《庄子》这部书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一篇一篇搜集来，最后搜集了五十二篇，不是我们现在的三十三篇。《庄子》在那个时候走红，走红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内心感到痛苦。有一些人，比如后来的陶渊明，他的曾祖父本来是当宰相的陶侃，他的父亲是贵族，但是他放弃了官宦生活，彭泽县令不当，回到老家去种田，春耕秋收都要自己下田，他算是醒悟到庄子的一些思想，借此避祸。你看他写《桃花源记》，实际上那种意象，《庄子》书上早就暗示过了。《庄子·外篇》写到南越有一个建德之国，老百姓和睦相处，没有社会冲突，不用给政府交农业税，日子过得好。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里边的老百姓就是不上农业税，也没有人来管他们。

问：庄子的“无待”和“无为”是人生的解脱之道吗？

答：无为思想是《庄子》书中的重点。对于“无为”的意思，大家不要误解了，不是说大家不做事情，一天到晚在那儿唱卡拉OK，不是

这个意思。“为”这个字的繁体是“爲”，是左手牵着一只象的象形字。古代最初是用象来耕田的，牵着象来耕田做劳动，就叫“爲”。“爲”就是做，就是劳动，就是通过人工去做。那么庄子说的“无为”，不是说不做事，而是说不要人为地去节外生枝，找些事情来添麻烦。比如农业，难道老百姓不会种田吗？要你把尺子拿来，要求农民插秧要有多宽，挖土有多深？不要来这一套，让农民自己去种庄稼，你不要去横加干涉，这就叫“无为”。庄子说的“无为”就是不要横加干涉，要让事物按照它的道理自己在那里变化，就叫“无为”。而“无待”则是俗话说的“人不求人品自高”，求人便无快活可言。

后记 四面看庄子

此人活在距今两千三百多年前，人们叫他庄子。子者，男子之美称也。庄子，这是尊敬的称呼，亦即庄先生。庄先生活着时，履历不显，声名不彰，又厌烦交际，所以除了随身的几个弟子，少有人认得他。他死后两百年，司马迁著《史记》写《老子韩非列传》，顺便把他的小传附录在老子列传之后。附录小传当然简略，仅有235字，字虽然少，也算难为司马迁了。你要知道，司马迁那时搜集庄子的材料，庄子已死近两百年了。两百年间，经历暴秦焚书，又遭楚汉厮杀，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史料星散，搜集工作多么难做。试看我们今日，搜集一些两百年前曹雪芹的材料，立个小传，多难。偏偏传闻比事实更有趣，向声背实，误假为真，笔下哪能无讹，又添益了存真之难。由是观之，这235字的庄子小传，真实程度恐怕不高。尤以其后半部分102字写楚威王派人来请庄子去做相爷一事，最受今人质疑。的确，这像传闻，不像事实。由于所写庄子的答话很有趣，又能映照出庄子的清高与诙谐，便误假为真，被司马迁看晃眼了。235字减去102字，可怜仅剩 133字，小传就更小了。

庄先生的为人，概言之，四句可以说透。一曰立场，站在环中。二曰方法，信奉无为。三曰理想，追慕泽雉。四曰修养，谨守心斋。四句分说，唠叨如后，读者其谅。

“环中”一词，《庄子》书中两见。见于《内篇·齐物论》者云：“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见于《杂篇·则阳》者云：“得其环中以随成。”庄先生用一只圆环比喻社会。人间一切冲突搏杀，你死我活，血溅泪洒，皆在环上进行。环上每一点都可能成为斗争双方之任一方的立场，所以你不要站上去。环上既然站不得，有危险，你只好悬浮在圆环中的空虚处了，这就是“得其环中”。动词的“得”做名词用就变成“德”。得了环中，算是有德。环上是非无穷，矛盾无穷，斗争无穷，都拿你莫奈何，你就能够活满天年，不亦乐乎。待到乱世转入治世，斗争缓和些了，秩序安定些了，你仍须谨守环中的空虚，切勿蹈实。环上的是非，你不必参与。对事物的演变，既不应去推动，也不应去抵制。最好是顺其自然以成之，这是“随成”。用儒家观点看，庄先生太滑头，算不得大丈夫。

“无为”一词，《庄子》书中频见。无为绝非是袖手不做事。你要吃饭穿衣，娶妻养子，成家立业，哪能不做事呢？无为的这个为，相当于加人旁的那个伪。伪者何？人为也。不要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着似的，凭你那古怪的思想，今日红花，明日紫草，做不完的社会实验，违戾自然，折腾百姓。这是对官说的。你若做老百姓，亦宜各治其事，少去管东家长西家短，这也是无为嘛。作为行事接物的方法，无为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要违反规律肆意妄为，徒孳人祸，贻笑青史。不过，用激进观点看，庄先生太保守，算不得革命家。

“泽雉”一词，出自《庄子·内篇·养生主》，今呼野鸡者是。野鸡觅食林中，十步才得一啄，百步才得一饮，十分劳苦。虽然劳苦，也不愿被关入养禽苑，吃自来食。关在苑中，不愁觅食，精神旺盛，但是不自由，终归不快活。庄先生的理想就是做一只自由的野鸡，再劳苦也心甘情愿。在他眼中，自由比面包更重要。用市侩观点看，庄先生太愚蠢，算不得聪明汉。

“心斋”一词，出自《庄子·内篇·人间世》，是指心灵的大扫除。心灵塞满种种成见、种种欲望、种种俗情，便昏暗了，这和房间塞满家具，室内光线便昏暗了，道理一样。家具搬走了，房间腾空了，室内就亮了，这便是庄先生“虚室生白”之说。心灵犹如室，扫除一空后，才亮得起来。所谓道德修养，绝不是叫你往脑袋里塞，愈塞愈满，而是叫你往外扫，愈扫愈净。心斋须用减法，修养并不麻烦。用实惠观点看，庄先生太自苦，算不得享福人。

庄先生为人既然是这样，必然上不受青睐于庙堂，下不被拥戴于闾阎，唯有贫穷退隐一途，愈走愈窄。他在世时，名利两空，一样也未捞到，已经非常寥落。身后寂寞，意料中事，无怨无尤。死后又过了大约六十年，秦朝统一天下，中华古文明的载体，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百家诸子，除了法家著作和实用的技术书籍，悉被查抄，聚而焚之。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庄子》文章太漂亮了，民间有人暗藏，烧是烧不完的，居然残留下来。魏晋之际，忽畅玄风，崇尚清谈，《庄子》可以提供谈资，乃大流行。此后千载以降，历代总有极少数的士人，不满现实，藐视权威，挑战礼法，又从《庄子》援引论点。更多的读书人惊讶于庄先生奇妙的想象与生动的描写，《红楼梦》的妙玉都晓得“文是庄子的好”，所以《庄子》终于享誉文坛，得以不朽。只是那穷老头历经万劫转化，“为鼠肝”，“为虫臂”，为鸟羽，为蚁脚，天知道他变成何物了。